

传统方志设“艺文”一门，以辑历代佳作。滁州自古为山水形胜之地，人文荟萃之邦。历代先贤鸿儒灿若星辰，经史文艺兴于唐，盛于宋，繁于明清。欧阳诗文，东坡墨宝，天下称奇，堪为中华文化史上之瑰宝。本志重续“艺文”一卷，意在补前轮修志之缺憾，裒辑历代旧志艺文精粹，收后来发现之新资料，分为“古代著作存目”、“历代文选”、“历代诗词选”、“历代石刻选”四个篇目，爰以寻绎文脉，传承后世。

古代著作存目

北 魏

李谐著 《李氏文集》十余卷

宋 代

曾肇序、徐徽编 《滁阳庆历集》十卷

冯翊严著 《滁州琅琊山古今名贤文章》一卷

（见《光绪·滁州志》）

林礪著 《永阳志》三十五卷

（见《宋史·艺文志》）

曾旼著 《永阳（郡县）图志》四卷

（见《宋史·艺文志》）

张洎著 《贾氏谈录》《张师暗集》五十卷

（见《宋史·艺文志》）

张本冉著 《遗稿集》

王彦成著 《荣遇集》

吴蔚著 《龟鉴堂诗集》

吴玕著 《於越题咏》三卷

吴开著 《优古堂集》《养正训类》二卷《优古堂诗话》一卷

吴朋著 《寄楼经说》

吴玠、张康朝、王彦成合编 《滁阳庆历后集》十卷
（以上见《民国九年·全椒县志》）
张岩著 《调谱》四卷、《琴操谱》十五卷
陈振孙著 《直斋书录解题》
（以上见《光绪·滁州志》）

欧阳修居滁著作篇目

表 52-1

篇名	体裁	时间 (庆历)	篇名	体裁	时间 (庆历)
永阳大雪	古诗	五年	与章伯镇（二则）	书简	六年
石篆诗并序	古诗	五年	与梅圣俞（二则）	书简	六年
走笔答原父提刑学士	律诗	五年	与曾舍人巩子固	书简	六年
滁州谢上表	表	五年	与曾巩论氏族书	书	六年
贺二皇后祔庙表	表	五年	曾公致尧神道碑铭	碑铭	六年
贺祔庙银五百两状	状	五年	重读徂徕集	古诗	七年
上提刑司封启	启	五年	汝癭答仲仪	古诗	七年
回校理邵学士必启	启	五年	沧浪亭	古诗	七年
回河北安抚王骥骥书	书	？	丰乐亭小饮	古诗	七年
与李吉州宽启（二则）	启	五年	四月九日幽谷见绯桃盛开	古诗	七年
与许发运启	启	？	秋怀二首寄圣俞	古诗	七年
与韩忠献王稚圭（二则）	书简	五年	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	古诗	七年
与曹宣靖公明仲	书简	五年	拒霜花	古诗	七年
与章伯镇	书简	五年	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	古诗	七年
送章生东归	古诗	六年	琅琊山六题	古诗	七年
啼鸟	古诗	六年	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	古诗	七年
游琅琊山	古诗	六年	拜赦	古诗	七年
读徂徕集	古诗	六年	别后奉寄圣俞	古诗	七年
大热二首	古诗	六年	紫石屏歌	古诗	七年
幽谷泉	古诗	六年	丰乐亭游春三首	古诗	七年
百子坑赛龙	古诗	六年	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	律诗	七年
憎蚊	古诗	六年	送张生	律诗	七年
秋晚凝翠亭	古诗	六年	田家	律诗	？
菱溪大石	古诗	六年	别滁	律诗	七年
送孙秀才	古诗	六年	答谢判官独游幽谷见寄	律诗	七年
新霜二首	古诗	六年	招许主客	律诗	七年
题滁州醉翁亭	古诗	六年	全凤花	律诗	？
幽谷晚饮	古诗	？	鹭鸶	律诗	？

篇名	体裁	时间 (庆历)	篇名	体裁	时间 (庆历)
会峰亭	古诗	？	野鹄	律诗	？
晚步绿阴园遂登凝翠	古诗	？	木芙蓉	律诗	？
试笔	律诗	？	樵者	律诗	？
书王元之画像侧	律诗	六年	谢赐庆历七年历日表	表	七年
送京西提刑赵学士	律诗	六年	慰申王薨表	表	七年
寄题宜城县射亭	律诗	六年	贺鸿庆宫成奉安三圣御容表	表	七年
谢判官幽谷种花	律诗	六年	谢加上骑都尉进封开国伯表	表	七年
画眉鸟	律诗	？		表	七年
丰乐亭记	记	六年	回贺李待制柬之启	启	七年
醉翁亭记	记	六年	贺文参政彦博启	启	七年
菱溪石记	记	六年	回贺集贤韩学士绛启	启	？
偃虹堤记	记	六年	上致政王太保启	启	？
梅圣俞诗集序	序	六年	回泗州通判勾龙都官书	启	？
书韦应物《西涧》诗	题跋	？	回和州通判启	启	？
唐李阳冰庶子泉铭	题跋	六年	谢黄岩李主簿启	启	七年
谢赐庆历六年历日表	表	六年	与晏元献公同叔	书简	？
回贾状元黯启	启	六年	与杜正献公（二则）	书简	七年
回贺杨翰林察启	启	六年	与梅圣俞（二则）	书简	七年
上都运待制启	启	六年	送杨置序	书简	七年
与许发运启	启	六年	修城祈晴祭五龙文	序	七年
与韩忠献王稚圭（三则）	书简	六年	又祭城隍神文	祭文	七年
			祈晴祭城隍神文	祭文	七年
			又祭汉高祖文	祭文	七年
			祈雨祭汉高皇帝文	祭文	七年
			汉高祖庙赛雨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注：本表篇目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辑录汇集。

范西新著 《孝行诗》
(见清光绪《滁州志》)

谢敬辑、王祎序	《孝威录》
任昉著	武信著
骆俊著	杨贲著
	石玺著

《玉山樵唱
集》

《静中自乐诗
集》

《节斋诗》二
卷

《春庵集》

《寄篱稿》

《食色绅言》

- 刘清著 《樗庵集》
- 邵廷相著 《石屏集》
- 朱勋著 《逊泉诗集》
- 于鳌著 《六书文义》
- 孙存著 《大明律读法》
- 孙孟著 《环山集》
- 张廷佐著 《客窗漫兴集》
- 尹洪著 《书经训解》
- 田鳌著 《倦吟集》
- 胡松著 《胡庄肃集》《良知议辩》
- 冯震东著 《人鉴录》《养初堂诗集》《粤中稿》《红姜馆词钞》《文征录》
二十余卷
- 米倬著 《辛壬癸甲吟》四卷、《闽中吏治录》一卷、《味外味诗集》三卷
- 吕潜著 《四书心义》《易经剖疑》
(以上见清光绪《滁州志》)
- 赵廷瑞 《南滁会景编》十二卷
(见《四库全书总目》)
- 曾显编 《醉翁亭集》
(明弘治三年至七年(1490—1494年)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 文林著 《琅琊漫钞》
(见百家出版社1998版《文徵明年谱》)
- 僧德清著 《老庄影响论》一卷、《楞严通义》十卷、《金刚经解》《长松茹退》
二卷、《华严法界镜》《观楞伽记》四卷、《肇论略注》八卷
《憨山绪言》八卷、《梦游集》五十五卷
- 僧行荦著 《介庵诗钞》
- 费玠著 《窥天管见》
- 彭璩著 《无毡堂集》《卧游楼史记》《说剑馀草》
- 彭璨著 《渔窗吟草》
- 彭光祖著 《白凤馆集》《四书训钞》
- 彭昌鼎著 《西湖游记》二卷、《云母山房稿》《江上草》
- 乐韶凤著 《唐宋名臣奏笺》
- 乐韶凤奉敕编 《洪武正韵》十五卷
- 邵溶著 《味泉诗稿》
- 胡廷桂著 《据心言行录》
- 屠昆著 《笔峰集》
- 张柄著 《东涧草》
- 江以东著 《岷岳文集》
- 杨于庭著 《春秋质疑》二十卷、《杨道行集》三十卷

- 杨崇著 《寄傲山人集》
- 金滢然著 《人物考》《全椒风土记》《金季白文集》
- 金九殿著 《舆地形势要说》
- 金光辰著 《双岩诗文全集》四十卷（清代）、《金御史奏疏书牍》五十六卷
- 金光昊著 《尽性斋文集》（清代）
- 金辉鼎著 《四书述》《休休轩集》八卷（清代）
- 吴璋著 《孝惠先生诗文集》十六卷、《孝惠先生表奏杂议》四卷
《成弘两朝首辅纪事》二卷、《滇书》四卷
- 吴岫著 《颐性遗草》
- 吴枋著 《敬业录》六卷
- 吴枋编 《罗念庵文编》十三卷
- 吴中英著 《万竹山房集》八卷
- 吴士炳著 《诗经广训》四卷
- 吴居美著 《礼酌》二卷
- 吴志粹编 《诸葛忠武陶靖节合选集》
- 吴亮明著 《春秋表微》十二卷
- 吴沛著 《西墅草堂集》十二卷、《诗经心解》六卷（明代）
- 吴国鼎著 《邁园集》《诗经讲义》（明代）
- 吴国鼎编 《唐代诗选》（明代）
（以上见《民国9年·全椒县志》）
- 戚继光著 《纪效新书》十八卷、《止止堂集》五卷、《练兵纪实》《横槊稿》
- 沐英著 《滇南本草图说》
- 赵震著 《伤寒类论》
- 彭仕章著 《诸稼诗集》
- 黄金著 《有明功臣录》
- 黄淮著 《蛙鸣集》《梅峰随笔》
- 徐榛著 《覆瓿集》
- 陈恭著 《沧州集》《青州集》
- 陈佑著 《漆园稿》
- 陈灼著 《蓬庄集》
- 许鹏著 《竹庄诗集》
- 沈朋著 《坚白集合》
- 周惟著 《松轩漫稿》
- 凌烟臣著 《解愤草》
（以上见清道光《定远县志》）
- 钱昕著 《文峰遗稿》
- 钱旸著 《鹭州遗稿》
- 王浩著 《直养遗稿》

- 王心著 《周易本义衍翼》
 戴愬著 《凤巖集》
 钱岳灵著 《大易通信》
 唐尧智著 《吴臯集》
 王遵道著 《王仲子集》
 戴纓著 《日警编》《横山集》《泗州志》《南谿馆四书》《诗经说意》
 王綉著 《蓼莪堂稿》
 许学古著 《庭训录》
 吴从仁著 《蜀游草》
 马鸣泰著 《易经辨疑》
 周天奎著 《堪輿秘要》
 陈一新著 《湖南草》
 （以上见清嘉庆《天长县志》）
 朱棣著 《救荒本草》四卷、《普济方》四卷
 朱权著 《太和正音谱》
 朱载堉著 《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乐学新说》《律历融通》
 （以上见《滁州历史文化遗存》）
 朱有燉著 《诚斋乐府》
 清 代
 吴湘著 《尚友录》
 吴钺著 《爱棠诗存》
 吴秉仪著 《松崖诗文集》
 吴载基著 《嗇夫诗草》四卷
 吴政庆著 《左氏传通论》六卷、《绎史补》二卷
 吴秀良著 《环青山馆诗钞》
 吴宣明著 《春秋公羊解补正》二卷（明代）
 吴克昌著 《清远堂全集》八卷
 吴廷望著 《虚直斋诗钞》四卷、《虚直斋骈体文钞》六卷、《石屋居士诗集》
 《伏氏尚书图注》四卷
 金涓著 《纫兰室稿》
 吴震声著 《抱秋生遗稿》
 吴震昕著 《廉卉轩文集》四卷、《敦庸堂家仪》二卷
 吴震淦著 《逸园诗文集》四卷、《尚书本义》十卷
 吴宣国著 《述本堂诗集》四卷、《述本堂经说》
 吴宣国女懿著 《冰雪轩集》四卷
 吴定国著 《北谯诗文集》八卷
 吴春藿著 《通雅堂文集》四卷、《壮游记》二卷
 吴元铸著 《漱玉馆集》二卷

- 吴国缙著 《诗韵正》五卷、《世书堂集》四十卷
 吴国对著 《赐书楼集》二十四卷
 吴国龙著 《心远堂集》三十四卷、《吴给谏奏稿》八卷
 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五十卷、《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诗说》七卷
 吴槃著 《清耳珠谈》《衢谣集》《阳曲词钞》《溪山草堂集》十二卷、
 《咫闻斋诗钞》四卷
 吴焘著 《杉亭词》《周髀算经图注》一卷、《勾股算法》《五音反切图说》一
 卷、《学宋斋词韵》一卷、《杉亭集》十卷
 吴昺著 《卓望山房集》《玉堂应奉集》《宝稼堂集》十六
 吴旦著 《月潭集》
 吴鼎著 《夕葵书屋诗文集》十六卷、《经疑余言》十卷、《自惜斋集》
 《五经辨讹》《百萼红词》一卷、《八家四六文钞》八卷
 郭崇珂著 《半山斋诗文稿》八卷
 薛金台著 《周官注疏撮要》《近泉诗稿》
 薛鑫著 《念鞠斋文稿》
 薛春黎著 《薛御史奏稿》《秦汉魏晋大事表》《味经得隽斋诗文集》
 薛暄黍著 《龙桧山房全集》
 薛时雨著 《藤香馆诗》删存四卷、《江舟乃词》二卷、《烟云过眼图录》
 薛葆楹著 《五杏山房诗稿》
 薛葆楹著 《仍园诗稿》
 薛冰阳著 《煦堂文集》
 金望欣著 《春秋日月食草》《周易汉唐占义》二十卷、《清惠堂文集》二卷、
 《清惠堂词》二卷、《清惠堂诗集》六卷
 金望华著 《笔峰书屋词稿》《笔峰书屋诗集》一卷
 金璩著 《泰然斋集》
 金兆燕著 《国子先生古文钞》十卷、《诗钞》十八卷、《骈文钞》八卷、
 《赠云轩同钞》七卷
 金台骏著 《小村诗钞》
 金珉著 《金石楼诗钞》《金石楼词钞》
 金醒著 《吟窝小草》一卷、《萍梗集》、一卷、《白荷吟榭文钞》一卷、
 《邗江压线集》一卷、《短钉集》一卷
 金镇南著 《醒南醉北斋诗草》
 金梦麟著 《洗墨轩诗钞》
 金岷著 《耐斋诗钞》一卷
 彭倬著 《赤石山房诗钞》
 印廷琛著 《笔峰山房诗》六卷、《笔峰山房文》六卷、《同治中兴名臣轶事》一卷
 印崇龄著 《佚堂诗文稿》
 印大煊辑 《椒城文钞赋钞》

- 印大焄著 《铁砚山房诗》四卷 《铁砚山房尺牋》六卷
 邱华著 《丧祭礼则》一卷
 邱景章 《蟠窟诗文稿》
 郭谔著 《通鉴提要》《匿采书屋全稿》
 郭应辰著 《瀛海诗钞》《农务须知》
 郭士松著 《双峰文集》
 郭肇璜著 《佛香阁集》八卷
 郭元溥著 《莲须阁集》
 郭伯寅著 《安受忍斋集》
 江临泰著 《弧三角举隅》一卷、《中星图表》《揣钥小录续录》《浑盖通论》
 江敬宗著 《研精室文稿》二卷、《梦花轩尺牋》六卷
 江舟著 《艺圃碎金录》
 江朝举著 《鹤汀诗文全集》
 江彭龄著 《寄庐丛稿》
 汪履基著 《溯回草堂济文集》
 汪履基妻郭芬著 《望云阁诗钞》
 汪履成著 《二芝轩诗文集》
 汪甲著 《列岫楼诗集》三十六卷、《爱日编珠》《万里新草》八卷
 汪壬著 《蜀游草》六卷
 汪彬著 《钟鼎考异》
 汪烜著 《补种梅花书屋诗钞》四卷
 汪鏊著 《枕襄吟社诗稿》《空谷传声》一卷
 汪鸿海著 《饮绿山房诗文稿》二卷
 汪翥著 《史牖捷览》十二卷
 汪永寿著 《是亦园诗稿》
 汪承福著 《馀生诗草》
 王赐钰著 《春秋纪年表》《左国分编》《乐馀涛稿》
 王晋槐著 《定庵诗钞》
 王懋骧著 《云涛诗钞》二卷
 王肇奎著 《小容膝楼诗文集》十二卷
 王肇奎妻张佩兰著 《吟香阁诗钞》
 王城著 《香无忝斋词》四卷、《青霞仙馆诗文集》二十八卷
 王城女仲徽、叔慎、季钦合著 《三珠阁诗》存一卷
 王承序著 《振裘诗文集》
 王燮臣著 《种竹轩诗稿》
 孙森著 《地理醒世》
 孙淳著 《四书句读析疑》
 孙岷源著 《鹤洁堂涛钞》

- 孙承祖著 《馥生草》《丹岩文集》
孙绍祖著 《两宋堂文稿》
朱照藜著 《丛云精舍诗集》《冰玉词》
朱思绶著 《漱云阁诗集》
朱瓚著 《周易辑要》五卷
章铭著 《晚香馆诗文稿》
张保衡著 《鉴古斋文稿》
俞邦彦著 《小学识小录》
冯科伦著 《煮字轩诗钞》
晋骐著 《悟斋述言》
晋丽明著 《经书掌录》
杨攀龙著 《稀微子诗》二卷、《稀微子词钞》一卷
杨金墀著 《寄园文集诗钞》
李耀著 《诗词偶刻》
李日观著 《达园诗集》
李龙光著 《寄桥诗集》
李映芳著 《怀淡草堂文集》
盛应明著 《韶石子》一卷
石照远著 《了我轩诗稿》一卷
鲁金銮著 《秋潭樵唱诗稿》
许如兰著 《香雪庵集》十二卷、《乾象拾遗》
许颐著 《林屋山人诗文集》
(以上见民国9年《全椒县志》)
潘运皞著 《颇遁斋易说》《西沅杂纪》《五待吟》
潘绍征著 《惜阴集》
张葆光著 《竹轩集》四卷
冯祚泰著 《治河前后策》
章家琮著 《嗽雁轩集》一卷、《鸣秋阁剩句》一卷
侯甸著 《寄生诗草》十卷
李如梓著 王赐魁重修《滁州续志稿》二卷、《小容膝楼骈体文》四卷、
《小容膝楼词》二卷
(以上见清光绪《滁州志》)
方浚颐著 《二知轩诗钞》《梦园书画录》
方浚师著 《蕉轩随录》《蕉轩续篇录》《嵯政备览》
方浚益著 《定远方氏吉金彝器款识》
(以上见《滁州历史文化遗存》)
陈丹著 《阴符经论》
何陞著 《志草》《文辩》《濠上吟》《庭议十训》

- 蔡洁净著 《鸿庵制艺》《考鉴录》
 王溥著 《云涛制艺》
 杭迪超著 《传家十集》
 陈元中著 《觉非斋诗集》
 王璫著 《古堂诗钞》
 凌燾著 《粤西游草》
 萧比捷著 《需郊制艺》
 凌和铃著 《牧岚小草》
 方積著 《敬恕堂诗钞》
 彭殿勋著 《竹铭诗集》
 吴錞著 《自怡斋诗稿》
 王显祖著 《晚香草》
 方学海著 《梦余草》
 （以上见清道光《定远县志》）
 王贞仪著 《德风亭初集》十三卷收刻《金陵丛书》
 宣鼎著 《夜雨秋灯录》
 胡姚著 《渔山诗集》七卷
 唐开陈著 《游草》
 袁元著 《忝庵诗草》
 程瀚著 《蚓园全录》三卷
 董官治著 《锦树山庄诗》
 殷峰著 《樊桐草》
 刘学广著 《藜余诗草》
 张振先著 《因柳草堂诗》
 陈以刚著 《觅闲草》
 陈以明著 《翠微山人集》
 苏有梅著 《竹墅诗草》
 刁琢著 《鹤轩蠹蚀诗》
 王云鹤著 《性理大全纂述》
 徐佳著 《鹤峯诗钞》
 陈佩著 《闺房集》
 吴文淇 《漪园焚馀文》
 韩鼎佑著 《莘菴诗草》
 陈人杰著 《蝶菴诗草》
 施庭琮著 《笔误八卷》
 周瑶著 《伤寒指南》
 崇十锦著 《滇吟》《黔吟》《豫吟》《白下吟》共十集
 崇一沆著 《薛湄遗草》

- 刁瑞梁著 《虹渠遗稿》
（以上见清嘉庆《天长县志》）
- 吴棠著 《望三益斋存稿》
- 李泽同著 《群经诂幼》《二南浅解》《秦汉史要》《历史纲要》《古文杂录》
《汉书地理志表》《清地理志》《府厅州县考》《明光乡土志》
《明光十六景诗》
（以上见汪雨相《嘉山县志稿》）

附：《南滁会景编》简介

《南滁会景编》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此后又有万历、崇祯两种版本传世，书中专载有关滁州景物的诗文，由于滁州在宋代文化史，乃至明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该书的价值并不仅限滁州一隅，书中诗文多为别处不载，不但具有辑佚名人诗文的功用，也体现了宋明以来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价值不容小觑。

滁州始设于隋开皇初年，距今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唐代韦应物，宋代王禹偁、欧阳修、辛弃疾先后出任滁州，尤其是欧阳修《醉翁亭记》名满天下，奠定了滁州突出的文化地位，文人雅士流连于此，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佳作。为了保存文献、防止诗文散佚，历代学者、官员都有将这些诗文汇编成书的传统。目前所知，最早的滁州诗文合集有两种：《滁阳庆历集》与《滁阳庆历后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载：“《滁阳庆历集》十卷、《后集》十卷。朝散郎滁州人徐徽仲元集。断自庆历以来。曾肇子开绍圣中谪守，为之序。其《后集》则吴珣、张康朝、王言恭所续，宣和四年，唐恪钦叟序之。未及绍兴，盖又后人续入之尔。”^①可惜这两种诗文集并未留存至今。这一时期的滁州多为文人贬官之地，南宋初年更因抗金前线而倍显荒芜，欧阳修所称“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滁州在明代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明太祖朱元璋“龙飞淮甸”，第一个占领的城市就是滁州，故有“开天首郡”之名，^②加之对南京的拱卫作用，政治、军事地位凸显。特别是朱元璋在滁州设立太仆寺主管马政之后，滁州人文环境得以极大提升。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改称南京太仆寺，仍主管南直隶马政。^③太仆寺为从三品衙门，最高长官太仆寺卿为从三品官；又有少卿、寺丞等官，这些官员多是科举出身，文化修养深厚，为政之暇，乐游山水，留下了大量的诗文。滁州又当南北孔道，官员途经滁州不免游览滁阳美景，兴之所至，诗文也不可少。

明弘治三年至七年（1490—1494），江西泰和人曾显任滁州知州，^④就将有关醉翁亭的诗文编成《醉翁亭集》三卷，^⑤在其岳父撰写的《醉翁亭集后序》中说：“亭之兴废，岁千百年，古今名人题咏亦多，皆揄扬公（欧阳修）之风度形容，山川之幽胜铿锵，金石卓卓滋世之音，第以散逸他籍，漫无归宿”，保存文献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又说：“使好奇之士得于诵读之余，则公当时之乐与夫山川之胜宛然在目，虽不能造其地，可似释然而无所恨矣”，意在广宣教化。《醉翁亭

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3页。

②（明）戴瑞卿修：万历《滁阳志》卷三《封域·坊牌》：“开天首郡坊。旧在州治东，大观楼前。初名‘江淮名郡’，已更曰‘龙飞名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1册，第30页，中国书店，1992年。

③ 参见（明）申实行等修万历重修本《大明会典》卷二百十八《太仆寺》，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6页。

④ 万历《滁阳志》卷十《官师表·国朝·知州》，第119页。

⑤ 该书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醉翁亭集》三卷。明曾显辑，明弘治刻本。清梁同书跋。”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地方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89页。

集》卷一为文集，除欧阳修《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丰乐亭记》之外，仅收曾巩《醒心亭记》一篇宋人文章，其余皆为杨士奇、陈循、宋濂等明人作品；卷二为宋人诗集、卷三为明人诗集。该书收录有限，不足之处显而易见，但实为《南滁会景编》之先声，首创之功值得肯定。

明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直隶开州人赵廷瑞由通政使司提督眷黄右通政升任南京太仆寺卿。^①赵廷瑞出身科举，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评价道：“滁故有《醉翁亭集》，刻在官寺（南京太仆寺官署），嗣弗葺者，四十祀矣。《集》祇醉翁亭，自余名胜未经采汇。……遂使海内学士、词客思览滁胜，概有不备见之惜，而哲踪逸响亦就湮郁，其旷典欤。”正是由于《醉翁亭集》的不足，赵廷瑞决定重编滁州诗文合集，他搜集诗文的工作做得异常细致，“搜猎山馆之作，皆《集》中所无，而穷岩幽坞、断碣残碑采摭靡遗，然至不能辨焉者，抑多矣。居无何，滁中大夫士闻之，咸出所藏相视，刺目快心，应接弗皇，于是古今作者稍用表见。”^②工作进展非常顺利，至次年夏，已经基本编成，赵廷瑞即于“嘉靖丁酉夏六月望”为《南滁会景编》作序，但并未说明书名的涵义。南京太仆寺少卿朱廷立在《后序》中为之一一点破：“夫谓‘景’者，滁山水也；‘会编者’文以言乎景也。何莫非景也，何莫非文也，而独于滁？盖曰：地以其文，文以其人，滁有是焉，是之有编焉。……彼役于泥景，于文必曰：‘临丘壑而后知其胜，接须眉而后定其交’，是众人之观也，非大观也。大观者，不役于景、不泥于文，自得于其心者也。”^③这既深化了欧阳修“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的内涵，又反映出阳明心学对于士大夫的深刻影响。“南滁”则是指南直隶滁州。

赵廷瑞《南滁会景编序》后列《古今题名》，以唐、宋、元、明为序，分列所收诗文作者姓名、籍贯、官职，如韦应物、独孤及、王禹偁、欧阳修、苏轼、宋濂、杨士奇、王守仁、文徵明等；较《醉翁亭集》，另增柏子潭、丰乐亭、琅琊山、龙蟠山、环山楼等处，终成十二卷之巨。该明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滁州原刊本大陆已不存，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检索得知：该版本分为八册，匡18.4×14.4cm，十一行，行二十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黑鱼尾。另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合肥张氏味古斋藏书印”朱文方印、朱文卷形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南滁会景编》十二卷。明赵廷瑞辑，明嘉靖三十四年高□刻本”，^④实为“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京兆高氏重刊、万历间增补本”，该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皆有藏，后因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为读者所常见。

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604～1606），福建闽县人林烜出任南京太仆寺卿，^⑤林氏续辑诗文，增补《南滁会景编》，仍为十二卷，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柏子潭、丰乐亭、醉翁亭、琅琊山四景均有《文集》《诗集》两卷，第九卷为《龙蟠山诗集》，《环山楼文集》《诗集》分列第十、十一卷，第十二卷为《杂景》。《四库全书总目》载：“《南滁会景编》十二卷，明赵廷瑞

① 参见（明）雷礼《南京太仆寺志》卷七《官寺·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7册，第537页，齐鲁书社，1996年。

② （明）赵廷瑞《南滁会景编序》，见明万历间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第509-510页，齐鲁书社，1997年。

③ （明）朱廷立《南滁会景编后序》，见明万历间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末。《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736页。

④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地方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89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九载：万历三十二年八月甲辰，“升太仆寺添注少卿林烜为南京太仆寺卿”；同书卷四百二十四载：万历三十四年八月戊戌，“升……南京太仆寺卿林烜为南京大理寺卿”，在任两年时间。分别见《明神宗实录》，第7497页、第8007页。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瑞编。林烜又增以《十景图》。自宋至明，篇什略备。”^①但现存版本中不但《十景图》无存，本该列在卷首的“林烜序”也不知所踪，这或许是旧时书商以万历增补本冒充嘉靖丁酉滁州原刊本，以图高价故意抽毁造成的。万历《滁阳志》卷二存有《滁阳十景图》，分别为《柏子灵湫》《丰岭祥云》《酿泉秋月》《琅琊古刹》《龙蟠叠翠》《石濂飞琼》《菱溪夜雨》《西涧春潮》《清流瑞雪》《花山簇锦》，即是“就《会景编》旧本命工校讹重梓”而来，多少留存了《南滁会景编》中《十景图》的原貌。仔细观察万历增刻本会发现，虽然增补部分刻意模仿嘉靖乙卯刻本的形制、字体，但不似后者自然方正，刻工多有不足。万历增补本最大的特点是收录诗文数量极多，诗文优劣亦不加取舍，尤其是一人为题，众人唱和的次韵诗，连篇累牍，令人目不暇接，艺术内涵乏善可陈，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时近明末，士大夫们一种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心态。林烜本人也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崇祯年间的太仆寺卿、广东东莞人李觉斯就曾引“仲山林公原序有曰：‘芟其芜秽，撷其菁华，尚有俟于君子’”，进而推测“然则林公当日已有芟裁之意，而特未暇及乎？”^②

崇祯丙子（九年，1636）所刻《南滁会景编》，是最为优秀的版本。崇祯八年（1635），李觉斯出任南京太仆寺卿，^④李氏认为：“地以人重，而人更以文重。滁之名胜闻于天下，虽其洞岩泉谷，奥境玄区，相错列哉”，加之唐宋以来帝王、学者、墨客“多所纪述，是则滁之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清者，皆此往哲名贤有以互相成也”，景色与人文相得益彰是滁州的重要特色。在阅读林烜续编《南滁会景编》之后，眼见“长篇短什，无一不有，甚至非滁中题咏亦纷然杂载，昔虑其简，今又觉其烦”，遂决定“率意裁节，而搜其新旧未备者增入之”，命门人孟光昭重修编次，修成崇祯本《南滁会景编》。

该书开篇为《南滁会景编序》，落款为“崇祯丙子之秋七月既望，南回卿岭南李觉斯伯铎题于栖云楼”，下有“李觉斯印”、“玉堂青琐”二印。《序》后为《环滁十景图》，并称“此旧迹也，迩年来又创幽栖寺及重熙洞，至今年崇祯丙子之春，重熙洞之南又新开有普救洞，皆海内奇观也，其图并列于后”，增加《幽栖寺》《诸洞外景》《普救洞》《蜂洞》四图，可谓与时俱进。《图》后则是李氏重订的《古今题名》。再后为《目录》，崇祯本《南滁会景编》与万历增补本有着较大差异，在《目录》上即显而易见。第一卷，文集，柏子潭，绎思亭；第二卷，文集，丰乐亭，阳明祠；第三卷，文集，醉翁亭；第四卷，文集，琅琊山，龙蟠寺，重熙诸洞，清流关，菱溪石，幽栖寺，环山台；第五卷，诗集，柏子潭，梧桐冈，龙泉寺；第六卷，诗集，丰乐亭，阳明祠；第七卷，诗集，醉翁亭；第八卷，诗集，醉翁亭；第九卷，诗集，琅琊山；第十卷，诗集，琅琊山；第十一卷，诗集，龙蟠寺，重熙洞，熙阳洞，普救洞；第十二卷，诗集，西涧，石濂洞，菱溪石，幽栖寺；第十三卷，诗集，清流关，花山，白云庵；第十四卷，诗集，环山台，附诸亭景。每卷卷名下，都署有“回卿岭南李觉斯订辑、门人孟光昭编次”双行题名。该本虽有十四卷之多，但是内容排列要而不繁，如第一卷《柏子潭文集》，仅保留《高皇帝御制文二道》《柏子潭神龙效灵记》、陈琏《柏子潭记》、章焕《柏子龙潭铭》、周世选《重修柏子潭祠记》、章焕《绎思亭记》，这六篇皆是以元末朱元璋求雨柏子龙潭之事为背景的，而删除了万历增补本中与主题无关的文章。《诗集》中则务取菁华，次韵作品大量删减。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反映现实社会的变迁，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明末社会动荡、滁州深受战乱袭扰，离城最近的幽栖寺是滁州百姓精神世界的新寄托、普救诸洞则成为城外百姓躲避战乱的藏身地，景物变迁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①（清）永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集部·总集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746页。

② 万历《滁阳志》卷二《滁阳十景》，第18至23页。

③（明）李觉斯《南滁会景编序》，见崇祯《南滁会景编》卷首，崇祯九年刻本。

④ 参见清康熙《滁州志》卷二十一《名宦·太仆寺卿》中“李觉斯”条。

⑤ 参见李觉斯《南滁会景编序》，崇祯《南滁会景编》卷首，崇祯九年刻本。

编者能在书中以图、诗文的形式积极回应现实生活是非常有眼光的，也为后人留下了明末社会的生动画面。

崇祯本《南滁会景编》仅南京图书馆有藏，堪称善本中的孤本。^①分为十二册，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另有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蓝色方印及书号、登记号标识。

《南滁会景编》是一部地方文献，但是也是一部值得文史学者重视的文献。宋代是继唐之后诗歌发展的又一高峰。传世作品众多，仅今人所编《全宋诗》即录宋诗二十万首有余，但亦未能全数尽收，多有遗漏。《南滁会景编》即有填补遗漏的价值。试举几例略作说明：北宋龙图阁学士、通州静海人施昌言任滁州通判时，有《惠觉禅师》诗一首；南宋武状元、福清人林嶧出任滁州知州时有和欧阳修《归云洞》《琅琊溪》《石屏路》《班春亭》《庶子泉》《方丈》六首及《日观亭》诗一首，^②《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皆有收录，《全宋诗》虽收施昌言、林嶧诗，但上述诗未收。^③又如，政和六年（1116）初春，提点淮南东路刑狱、吴兴人刘焘游览龙蟠寺，有《游龙蟠山》诗云：“幽谷琅琊遍上方，偶闻名胜未能忘。漫山兔径春泥滑，十里龙蟠晓路长。积雪正开银世界，初阳还放佛毫光。平生最有云泉兴，谁信全于出使偿。”此诗见卷九《龙蟠寺诗集》，^④《全宋诗》则未收刘焘诗。

另一种情况是《南滁会景编》的错误一直没有订正，以致错上加错。卷八《琅琊山诗集》有署名“王吉”所作《游琅琊山呈锐公长老》《雨中寂乐亭》二诗，《古今题名》中称王吉为“淮东人，试校书郎”。^⑤清人厉鹗引《南滁会景编》将《游琅琊山呈锐公长老》诗收入《宋诗纪事》，^⑥而《全宋诗》更为王吉作传：“王吉，淮东人。试校书郎（《南滁会景编》卷首《古今题名》）。与吕陶同时，尝荐举王庠（《宋史》卷三七七《王庠传》）”，^⑦实为大谬。该诗作者实为“王古”，《宋史》有传。王古，字敏仲，名相王旦曾孙。第进士。神宗熙宁中，为司农寺主簿。历提举淮、浙四路常平，湖南转运判官，提点淮东刑狱，历工部、吏部、右司员外郎、太府少卿。绍圣初，迁户部侍郎，详定役法。^⑧王古《游琅琊山呈锐公长老》等三首诗被锐公和尚刊刻入石，碑刻至今保存于琅琊寺中。碑文抄录如下：

游琅琊山呈锐公长老

试校书郎 怀州修武县令 司农寺主簿 相度发运司文字 淮东役法 王古

踏石披云一径通，翠微环合见禅宫。峰峦郁密泉声上，楼殿参差树色中。

午夜千溪分水月，清风十里韵松风。平生久有名山约，吟赏今才信宿同。

雨中寂乐亭

洞壑生云结暝阴，秋风飞雨响千林。红尘扰扰人间世，谁识峰前宴坐心。

①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地方艺文》载：“《南滁会景编》十四卷，明李觉斯辑，明崇祯九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89页。

② 分别见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36页、第632至633页。

③ 参见《全宋诗》卷二六四《施昌言》，册5，第3362-3363页；卷二七二三《林嶧》，册51，第320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 参见《南滁会景编》卷九《龙蟠山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71页。

⑤ 参见《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及卷首《古今题名》，《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35页，第511页。

⑥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十八《王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1页。

⑦ 《全宋诗》卷一二一三《王吉》，册21，第13834页。

⑧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二十《王素传》附《王古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05-10406页。

晓光亭

林间泉石竞清幽，野鸟鸣声亦自由。钟梵不闻人迹少，黄花红叶四山秋。

因王古题名刻画偏浅，《南滁会景编》误为“王吉”，陈陈相因的错误一直延续到《全宋诗》中，而《南滁会景编》未收《晓光亭》，《宋诗纪事》未收《雨中寂乐亭》，最终造成《全宋诗》仅收诗一首且署名错误。

《南滁会景编》是明人所编，该书的最重要的价值也体现在明代诗文上，尤其是对王阳明佚诗文辑校与补正具有重要意义。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是明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王阳明由考功清吏司郎中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八年冬十月至滁州。^①九年三月有《琅琊题名》见《南滁会景编》：

正德癸酉冬旱，滁人惶惶。迺正月乙丑，雪；丁卯，大雪。太仆少卿白湾文宗严森与阳明子王守仁同登龙潭之峰以望，再明日霁，又登琅琊之峰以望；又登丰山之峰以望，见金陵、凤阳诸山皆白，喜是雪之被广矣！回临日观，探月洞，憩了了堂，风日融丽，泉滴鸟嚶，意兴殊适，门人蔡宗充、朱节辈二十有八人，壶榼继至，遂下，饮庶子泉上。及暮，既醉，皆充然有得，相与盥濯咏歌而归，庶几浴沂之风焉！后三月丁亥，御史张侁、行人李校、员外徐爱、寺丞单麟复同游，始刻石以纪，余姚王守仁伯安题。^②

这篇《琅琊题名》未见旧刊三十八卷本《王文成公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新版《王阳明全集》也未收录。即便是收入《全集》卷二十《外集二》的《滁州诗三十六首》，^③与《南滁会景编》对校后也发现一些问题。如《梧桐江用韵》，诗名有误，《会景编》作《坐龙潭梧桐冈用韵》，^④梧桐冈实为柏子龙潭不远处的山冈名。又如《山中示诸生五首》，《会景编》则将这五首分为两部分，第一首《全集》作：“路绝春山久废寻，野人扶病强登临。同游仙侣须乘兴，共探花源莫厌深。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从前却恨牵文句，展转支离叹陆沉！”此诗在《会景编》中题名《琅琊山中书示从游者》，且尾联作“却怜疾首灯窗下，展转支离叹陆沉”，^⑤与《全集》不同；后四首《会景编》题名为《坐龙潭溪边四绝》。^⑥再如《琅琊山中三首》，《会景编》也将其分为两部分，第一首题为《琅琊山中茅亭》，首句“草堂寄放琅琊间”，《会景编》作“寄傲”，此诗用“删”韵；后两首题为《雪后游琅琊用韵》二首，用“蒸”韵。因为用韵不同，《文集》将这三首归为一处也值得商榷。由此可见，《会景编》所收王阳明诗的诗名、内容更为合理，更为准确。

王阳明《琅琊题名》中所称“太仆少卿白湾文宗严森”，即是文森，字宗严，号白湾，南直隶长洲人，是文徵明的叔父。文徵明的父亲文林，也曾于成化年间任职南京太仆寺，任寺丞一职。文徵明随父在滁州生活多年。弘治辛亥（四年，1491）秋，文徵明有事过南京，九月十四日至

①（明）钱德洪编《王阳明先生年谱》上卷，页二十四至二十五，明嘉靖四十三年毛汝麒刻本。

② 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55页；又见崇祯《南滁会景编》，卷四《文集·琅琊山》，页八。

③（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2-810页。

④ 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二《柏子潭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532页。

⑤ 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41页。

⑥ 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二《柏子潭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525页。

⑦ 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41页。

至滁，重游琅琊山。^①《会景编》有《九日游琅琊》（应为九月）、《九月廿日重游》二诗，^②未见文氏著《甫田集》收录，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文徵明年谱》亦未收录。如王阳明、文徵明这样知名的学者，不但旧有文集，且后人辑校之力甚勤，尚且未能全数尽收，大量没有文集传世的明人则更是不可胜数，而他们的作品能在《会景编》中找到，实乃幸事，《会景编》的价值也得以凸显出来了。

《南滁会景编》的价值不仅是诗文辑佚与校勘，更为重要的是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的明人思想与文化内涵。阳明心学的发端、嘉靖时期的兴盛，乃至万历中期的衰落，主张实学的士大夫对于心学的批判，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都隐现于《南滁会景编》中，那一篇篇关于醉翁亭、琅琊山的诗文，虽是写景，实是明中后期学风、世态的反映。崇祯九年李觉斯重辑《南滁会景编》或可看作学风丕变的产物。

《南滁会景编》在明清各种藏书书目中多有收录，但大多只列书名，或寥寥数语。明人晁琬《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下《图志》列《南滁会景编》书名，^③钱谦益《绉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也仅列书名；^④朱睦㮮《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南滁会景编》十卷，赵太仆。”^⑤祁承㯿《澹生堂藏书目》载：“《南滁会景编》，十二卷，六册，赵廷瑞。”^⑥清人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卷四《地理总志》载：“《南滁会景编》十二卷，四本。”^⑦记载也很简略。较为详细地记载有两条。明人张萱、孙能传等撰《内阁藏书目录》载：“《南滁会景编》四册全，嘉靖丁酉南太仆寺卿赵廷瑞辑，南滁古今名贤题咏也。”^⑧清人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一《进呈书目》载：“《南滁会景编》十卷”；卷二《史部·地理类》又载：“《南滁会景编》十二卷，刊本。明赵廷瑞著，嘉靖丁酉朱廷立序。”^⑨上述《书目》将《会景编》视作地方文献，多归入地理志、图志一类，因装帧不同又将全书分为四册（本）、六册；除十二卷本外，两处提及十卷本，这是令人疑惑的，据目前所知版本，恐怕已很难廓清事实。但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称：“赵廷瑞《南滁会景编》四卷。嘉靖丁酉编，南京太仆寺卿”，^⑩“四卷”说必定有误，当作“四本”或“四册”。因黄虞稷入明史馆，撰有《明史艺文志稿》，又将这一错误带入署名万斯同所撰的《明史》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王浩远）

①（明）文徵明《重游琅琊山记》，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九十二卷《琅琊山部艺文》。

② 万历增补本《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四库存目》集部第300册，第640页。

③（明）晁琬《晁氏宝文堂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第85页。

④（清）钱谦益《绉云楼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20册，第348页。

⑤（明）朱睦㮮《万卷堂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第468页。

⑥（明）祁承㯿《澹生堂藏书目》，《续修四库全书》卷919册，第624页。

⑦（清）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20册，第456页。

⑧（明）张萱、孙能传等撰《内阁藏书目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第116页。

⑨（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20册，第19页、第110页。

⑩（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清）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四《史部·地理类》，《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第374页。

历代文选

唐 代

琅琊溪述并序 独孤及

独孤及（725—777年），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大历五年（771年）九月，任舒州刺史。大历六年（772年）三月，应旧友、滁州刺史李幼卿之邀，游琅琊山作此文。

陇西李幼卿，字长夫，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乃至无讼以听，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凿石引泉，酹其流以为溪。溪左右建上下方，作禅堂、琴台以环之，探异好古故也。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长夫名溪曰“琅琊溪”，他日赋八题，题于岸石，及亦状而述之。是岁大历六年，岁次辛亥，春三月丙午。

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造物遗功，若俟后贤。天钟灵奇，公润饰之。流为回溪，削成崇台。不过十仞，意拟衡霍。溪袤数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适，境不在大。怪石皴皴，涌湍潺潺。洞壑无底，云兴其间。仲春气至，草木华发。亘陵被阪，吐火喷雪。公登山乐，乐者毕同。无小无大，乘兴从公。公举觞酒，酒酣气振。溪水为主，人身为宾。舍瑟咏歌，同风舞雩。时时醉归，与夕鸟俱。明月满山，朱幡徐驱。石门松风，声类笙竽。于戏！人实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浹。岷山寂寞，千祀谁纪？彼美新溪，维公嗣之。念兹疲人，繫公其肥。后之聆清风而叹息者，挹我于泉乎已而。

（选自独孤及《毗陵集》卷十七，《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庶子泉铭 李阳冰

李阳冰（724—786年），字少温，赵郡人。著名书法家，擅篆书。大历六年（772年）三月，应旧友、滁州刺史李幼卿之邀，游琅琊山有作。

贤哉宫相，牧此滁上。政成务简，心闲迹放。
探幽近郭，选奇迭嶂。疏石导泉，飞流泻涨。
蓄泄潭洞，嵌空演漾。澄注悬瀑，千名万状。
能谐吏隐，吻合意匠。退食自公，尔和予唱。
遗检舍局，体逸神王。勒铭层崖，来者斯尚。

（选自董诰编《全唐文》卷四三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

怀崧楼记 李德裕

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赵州赞皇人。宰相、诗人。开成元年（836年）三月壬寅，以袁州长史改滁州刺史，同年作此文。怀崧楼，一作怀嵩楼。

怀崧，思解组也。元和庚子岁，予获在内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数十年间，零落将尽，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书韦公、镇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庾公、舍人李公。泊太和己丑岁，复接旧老，同升台阶，或才叹止輿。已协白鸡之梦，或未闻税驾，遽有黄犬之悲，向之荣华，可以凄怆。况余忧伤所侵，疲薶多病，常惊北叟之福，岂忘东山之归。

此地旧隐曲轩，傍施埤垵，竹树阴合，檐槛昼昏，喧雀所依，凉飙罕至。余尽去危堞，敞为虚楼，剪榛木而始见前山，除密筱而近对嘉树。厅事前有大辛夷树，方为草木所蔽。延清辉于月观，留爱景于寒荣，晨憩宵游，皆有殊致。周视原野，永怀崧峰，肇此佳名，且符凤尚，尽庾公不浅之意，写仲宣极望之心，贻于后贤，斯乃无愧。

丙辰岁丙辰月，银青光禄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记。

（选自《全唐文》卷七百八）

苕溪新亭记 李 漬

李漬，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由洛阳令，迁滁州刺史。苕溪即菱溪，五代时，避吴王杨行密讳，改称“菱溪”。

上临御明年，漬自洛阳令之太守。诏牧滁民之三月，得古溪郡之东北十里。按《地图志》：在皇道山之右。昔始皇途经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永阳岭，进溪（按：一作“流”）于苕溪，此溪是也。不浚川，导广泉，演漾潭岛，影溢江汉，埏中流，袤平坛，四浪滉朗，双派委输，襟带一川，斜界千亩。无芟苗苹萍之杂，其淼练如也；有废亭占胜之地，其状依然也。照晴而空水相鲜，澄远而霁山泻色。趣向奇状，不可穷竟。

访郡之长老，考亭之废兴，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由来矣！验图籍，亦昧其始兴之岁也。秋七月，前河中监察汝南公况、前武宁军殿中陇西公拱、州迁客司马宏农公绍复咸以胜概为宴之须，乃卜于亭，是咨是谋，遂古创今，金曰惟目（按：一作“日”，又作“允”）。不越月，他工具，泊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茆茆，昭其俭也；甍不仳仳，示无僭也；内不重门，旷其景也；外不崇墉，达其望也。繇是四时之气，成象不绝。春木秀容，夏云奇峰，秋天爽空，冬日暖浓。触类有景，与溪无穷。虽羊公岷溪，曷足以加其胜矣！于戏！物之废兴，时也！苟非共时，圣人微言，矧其蒙者乎！

时会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选自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八二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

蔡城北门文为濠州刺史作 白居易

按：据朱金城《笺》，此文作于贞元十六年（800年）以前。蔡，古代一种祈求神灵消除灾祸的祭祀。濠州州治于今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币蔡于外城北门：某闻北墉四门之神，有水旱之灾，于是乎蔡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将害于农，垫于民。惟城积阴之气，惟北太阴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门，惟门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是邦。大惧天厉之不时，俾黎民阻饥。敢以正辞告神，神若之何不听？敢以至诚感神，神若之何不吊？尚克阴沴不作，时阳咸若，百谷用成，庶民用宁，实惟墉之神，门之灵。于戏！北墉北门之神，明听斯言。罔俾雨水昏垫，以作某之忧，神之羞。

（选自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

濠州刺史刘公善政述 卢子俊

按：卢子俊，滁州长史。此文约作于大和六年（832年）年末，所述濠州丧葬习俗颇有价值。卢氏又撰《彭城公写经画西方像记》，亦记濠州刺史刘茂复事。见《文苑英华》卷八百十九。

客有自濠梁来者。余讯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刘公，始受命至徐方，与廉使约曰：‘诏条节度团练兵镇巡内州者，悉以隶州。今濠州未如诏条，请如诏条。廉使多称军须卒迫，征科若干，不如期以军法从事。皆两税敕额外也。自今请非诏敕不征。’廉使曰：‘诺。’濠州每年率供武宁军将士粮一十万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给他费，吏因缘而更盗，则三倍矣。自今请准仓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诺。’刘公至止，坚守不渝，由是州无他门，赋无横敛，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台矣。

濠在战国时为楚地。天文记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亲戚不敢穿斲事葬，相传送小屋，号曰“殡宫”焉。虽在城郭而为之，有土牛鬻蠹，棺槨巍然者；有棺槨分圻，骸骨纵横者。不独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刘公惻然曰：“非礼也，吾忍不导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毕，其家不阙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独、力不任者，绝嗣无主，傍无近亲者，刺史以俸钱为营之。”讫事。人无犯令，野无殡宫焉。

卢子曰：“异乎哉！刘公今日能以礼导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奈何夙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奈何夙昔濠之人不以礼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观之曰：‘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奈何夙昔濠之人丧其父子昆弟不葬之于土中耶？”又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奈何夙昔濠之人不归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今刺史彭城刘公，教生者以礼，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义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难乎哉！”

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适至濠上，目睹其事，秉笔者不载。余惧夫识者讥焉。刘公治郡，嘉绩长美，详举则繁也，亦取大遗小之义耳。其书以备太史氏采录焉。

（选自《全唐文》卷七四六）

四望亭记 李 绅

按：此文作于大和七年（癸丑，833年）二月，李绅赴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路经濠州有作。四望亭在濠州故城西北，为刺史刘茂复所建。

濠城之西北隅，爽耸四达，纵目周视，回环者可数百里而远。尽彼目力。四封不阅。尝为废墟。无所伫望。郡守彭城刘君字嗣之理郡之二载，步履所及，悦而创亭焉。丰约广袤，称其所便，栋干梯陞，依墟以成。崇不危，丽不侈，可以列宾筵，可以施管磬。云山左右，长淮萦带，下绕清濠，旁阗城邑，四封五通，皆可洞然。大和七年春二月，绅分命东洛，路出于濠，始登斯亭，周目四瞩。美乎哉：春台视和气，夏日居高明，秋以阅农功，冬以观肃成，盖君子布和求瘼之诚志，岂徒纵目于白雪，望云于黄鹤？庾楼夕月，岷首春风，盖一时之胜爽，无四者之临眺。斯亭之佳景，固难俦俪哉！淮柳初变，濠泉始清，山凝远岚，霞散余绮。顾余尝为玉堂词臣，笔砚犹在，请书亭表事，刻石记言。癸丑岁建卯月七日，赵郡李绅书。

（选自《文苑英华》卷八二五）

宋代

醉翁亭记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人，文学家、史学家。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贬为滁州知州。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赴任扬州。在滁州期间，多有佳作传世。此文作于庆历六年。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燕也。燕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

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眉山苏轼书。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内宝宋斋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抄录）

丰乐亭记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数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滢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何可胜数？及宋受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划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云。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明嘉靖知州陈则清重刻《丰乐亭记》碑抄录）

菱溪石记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漬为《苕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苕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

杨行密有淮南，淮人为讳其嫌名，以苻为菱，理或然也。

溪傍有遗址，云故将刘金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肥，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尚有居溪傍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选自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中华书局，2001年）

修城祈晴祭五龙文 欧阳修

（庆历七年作）

雨泽于物，博哉其利。及其过差，患亦不细。民劳于农，将熟而败。吏勤于职，已成而坏。龙于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乐可潜戏。宜安尔居，静以养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润收畜，足支一岁。早则来告，否当且待。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四九）

祈晴祭城隍神文 欧阳修

（庆历七年作）

昨者王伦为盗，攻劫城市，州民被虐，余毒未瘳，非待修言，乃神所见。近蒙朝旨，许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爱福此州，必有阴助。今兴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归。惟修不能事神治民，当有明罚。而城之成否，自系神民。惟神之灵，敢以诚告，数日之内，豁然阳开，尚不失时，在神而已！尚飨！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四九）

祈雨祭汉高皇帝文 欧阳修

按：滁州有丰山，山有汉高帝庙，庆历七年作此文祈之。

维年月日，具官欧阳修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汉高皇帝之灵曰：吏有常职，来官于滁者，不三四岁而易也。神食于此，无穷已也。神与吏，于滁人孰亲且久，孰宜爱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闻有敢慢神而犯威灵也。其畏信勤事于吏，孰若畏信勤事于神也？吏于凡小事犹皆动有法令约束，违则有罚，

孰若神之变化不测而能与民转灾为福也？吏朝夕拜祷，弥旬越月而无所感动。神之招呼风云、开阖阴阳而役使鬼物，顷刻之间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为，犹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为也。况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亲，神宜爱之，而又有可以转灾为福、变化不测之能也。吏谁敢与神较，而修辄以此为黷者，盖哀民之急辞也。其政不善而召灾旱，又以为黷，神宜降殃于修，而赐民以雨，使赏罚并行而两得也。民之幸也，修之愿也。尚飨！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四九）

醒心亭记 曾 巩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欧阳修门生。庆历七年（1047年）八月，侍其父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见欧阳修，住且二十日乃去。除此文外，另有《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曾巩集》卷二）。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歿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辞託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选自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

书楞伽经后一首 苏 轼

按：此文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阐发《楞伽经》经义，并记张方平“二生经”故事。张方平（1007—1091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宋城人。庆历八年（1048年）继欧阳修任滁知州，游琅琊寺，得手抄《楞伽经》半部，悟前世为僧，抄经未完而逝。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磨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为心法。如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死生，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楞伽》义趣幽眇，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而况遗文以得义，忘义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是，几废而仅存也。

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尝为滁州，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划，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入。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圆；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

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六，中华书局，1986年）

日观亭记 吕元中

按：日观亭在琅琊山山巅。元祐二年（1087年），滁州知州陈知新建。吕元中时任滁州通判，作此文纪其事。

英国陈公治滁之明年，与僚属游。一日至于琅琊山后，丘荒之间，升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木列，辟地而清风生。却立而视之，其突然高广如丘陵者，为蒋山；湛然而渺茫如陂泽者，为长江。夜未艾而岩穴明，林霏开而鸟雀噪。虽溪谷邃密，林木阴翳，而四方万里之远，若咫尺之可辨者，为日出之光。由是恍然若有鬼神异物阴相之焉。且疑其在于六合四表之外，而不知其地虽高旷深远，而人迹犹可至也，乃作亭其上焉。既成，而名之曰“日观”。

余尝以谓士之处己也，愈高，则其所见益明；愈深，则其所养益厚。故传恃无私而荣光必照者，日之为性也，然于此，则易以见。始于拱把，而终以合抱；始于为薪，而终于为栋、为梁者，木之为物也，然于此，则易以成。未非其地之高旷深远，则何以及此？故太仓之鼠，无人犬之忧；牛山之木，无斧斤之患，盖以其所处不同故也。

滁上民物丰阜，花竹胜繁，为淮右胜地。而陈公之所乐，独在于山林高旷深远也，盖其所以自处者，如是云尔。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龙蟠山寿圣寺记 曾 肇

曾肇（1047—1107年），字子开，建昌军南丰县人，曾巩之弟。绍圣二年（1095年）夏四月，出任滁州知州。在滁期间编有《滁阳庆历集》十卷。寿圣寺位于城南十三里龙蟠山中，俗称龙蟠寺。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于中土。学者得其书而传之，凡数千万言，要其大旨，示人去恶而趋善，舍邪而归正者也。后四百余年，有为禅学者，来而告之曰：“彼书所载，皆名相文字，佛之粗迹尔，非道之至也。佛之迹有出于名相文字，可一言而尽者，曰‘禅’。其说以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学者以心传心，不必外求，其操术甚约，其收功甚速。非若他学之有次第阶级也。”于是禅学始兴，趋之者如水走下，枝分脉引。至于本朝，而其流寔盛。

予尝求其说矣，盖非出于人心，不能使人趋之。若是其众传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万物无不具于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无无间，细无不入，增不为赘，减不为亏，默尔而自运，寂然而善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体不能拘，度数不能穷，此心之所以为神也。道至，神则至矣，无以加矣。佛之为佛，岂外是哉？

夫人皆有是心，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故忘己以逐物，弃真而取伪，卒于流荡不反者，举世皆是，而卓然能尽其材者，盖寡也。尽其材者无他，去心之蔽，复性之本而已。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其不几于此乎？

质之吾儒，孔子言性，不可得而闻；孟子则谓尽其心，知其性；杨〔扬〕雄亦曰：“人心，其神矣乎！”《诗》、《书》以来，言修身以及国家天下，未尝不以心为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传出于人心，故自汉唐以来，有欲辟之而不能屈也。

道人昙广，传禅学者也。始居滁州龙蟠山之寿圣寺，有僧庐而无佛殿。乃与其徒归式、元祐、希受、绍安，并力营之，八年而成，极土木之丽。又前为重门，后为堂寝，以谨启闭，以备宾燕。栋宇 巍巍 丹碧炫耀，其费为钱千万有奇。既事，会予来守是邦，请予为记。予于佛学未能周其文、竟其义也，姑诵予所闻大略、不悖于吾儒者，书而予之。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滁州重建醉翁亭记 孙 覿

按：南宋绍兴二十年（庚午，1150年）知州魏安行重建醉翁亭，嘱孙覿作此文纪其事。孙覿（1081—1169年），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人。

文忠欧阳公庆历中尝谪守滁阳，直治城六七里得琅琊、幽谷之胜。有泉坳然溢于两岸之间，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为大井，筑一亭与游人游偈其上。仰瞩青山，俯听流水，晨烟夕霏，开阖变化，争效于左右，名之曰“醉翁”。盖滁为小州，在淮海穷绝处。晋琅琊王尝国于此，遂名其山。山舒水缓，年丰事少，公日从僚吏

宾客徜徉泉山，把酒临听，乐而忘归。于是望清流关，吊古战场，而川堙谷变，不可复识矣。登怀公怀嵩楼，酌庶子泉，观李阳冰小篆，而笔划雄怪，号天下之奇迹。记菱溪石，徙置幽谷中，以遗好奇者，洞心骇目之。观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栏幽榭，隐见木杪，泉鸣涧中，乍细乍大，若奏琴筑，嘉葩异卉，红紫低昂，百鸟相命，鸣声上下，千岩万壑，回巧献伎，意其天造地设，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当是时功名震天下，流风余韵，蔼然被于淮壖楚甸间。一时巨儒宗公、高人胜士声气相求，大篇杰句发于遐想，如富郑公、韩康公、王荆公皆赋《醉翁吟》，以不克造观为恨。曾南丰记醒心亭，以姓名列于文公之次，以为荣；东阳沈遵不远千里，援琴听泉，写其声为《醉翁操》，而苏东坡为之辞，又伐石为六碣，刻公文为大字，列之亭上。

公去郡久矣，人画公像，偕王元之，号“二贤”，置屋二祠。李邦直来临州，视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与夫钓游之处，为《琅琊记游》，龛于厅事之壁；曾子开增治祠屋，具牲醴，为文以祭，率州之属宾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故自庆历抵今百余年，富贵磨灭不可胜记，独醉翁构思如新，而琅琊山水自公表发之，亦遂为冠世绝境，可谓盛矣！

建炎初，大盗起，黄巾赤幘，群啸于山区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废于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践之，为州者积十数人，支欹柱坏，趣了目前，日不暇给。今太守魏公博达古记，尚友千载，所与交皆贤公卿，而当世名士多从之游。尝佐廷尉，议狱问，三尺何如，无所徇谒。来滁阳政平讼息，间关坐啸，无余事矣。公曰：“此邦虽小，文忠公尝辱居焉，而醉翁亭者，盖尝与民共乐于此。比经寇暴，颓基岿然，父老过之，有出涕者。”会寺僧请建亭，踵智迁故事，公喜从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划剔芜秽，疏治泉石，具木瓦，庀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数楹，尽复醉翁之旧，于以慰滁人之思，而移书属余为记。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忠言嘉谟，峻功茂烈，载之旗常，编之简册，炜炜煌煌，与日月争光矣！固不系夫一亭之有无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师慕贤达，尊德乐道，听想风声，恨不同时。殆欲骑云气、跨汗漫、追绝尘于八极之外，固有抱乌号之弓、藏曲阜之履，以为宝者；固有聆优孟之谐笑、睹虎贲之容貌，以象贤者；固有爱南国棠而赋诗，过西州门而恸哭者。诵其诗、读其书，昼思之、夜梦之，如出乎其世，如见乎其人，则是亭之作也，所以表斯文于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之垂无穷，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见，夫仁智之所乐，有在于是也。”

公讳安行，字彦臣，官为左朝散郎云。绍兴岁次庚午十一月日，晋陵孙某记。

（选自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二，《常州先哲遗书》本）

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崔敦礼

按：乾道八年（1172年），知州辛弃疾兴建奠枕楼。此文系崔敦礼代严子文而作。严子文，名焕，进士，常熟人。与辛弃疾为友。

乾道元年，疆陲罢兵，烽火撤警，边民父子收卷戈甲，归服田垄，天子轸念两

淮，休养涵育，俾各安宇。二千石能宣主德属之民，则居者以宁，流者以还；否则境内萧条，民戚戚不莫厥居。

八年某月，滁人阙守，诏用右宣教郎辛侯幼安，至之日，周视郭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藉苇，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侯慨然作曰：“是可已也耶？自兵休迄今，江以北所在宁辑，鸡鸣犬吠，邑屋相接，而独滁若是，守土者过也。余何辞！”于是早夜以思，求所以为安集〔辑〕之计。郡之酤肆，旧颓废不治，市区寂然，人无以为乐，侯乃易而新之，曰：“凡邸馆所以召和气、作民之欢心也，非直曰程课入云尔。”即馆之傍，筑逆旅之邸，宿息屏蔽，罔不毕备，纳车聚柝，各有其所，四方之至者，不求皆予以归。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即又揭楼于邸之上，名之曰“奠枕”，使其民登临而歌舞之。面城邑之清明，俯闾阎之繁伙，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矣。楼成而落之，侯举酒楼上，属父老而告曰：“今日之居安乎？壮者擐甲胄，弱者供转输，急呼疾步，势若星火，时则思太平无事之为安；水旱相仍，耒耜耨耨一墾不得起，余甚贵，衾稠不易斗粟时，则思丰年乐岁之为安；惊懼盗贼，困逼于饥馑，荡析尔土，六亲不得相保，时则思按堵乐业之为安。今疆事清理，年谷顺成，连薨比屋之民各复其业，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东望瓦梁、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前瞻丰山，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遗风，岂不休哉！”

侯喜其政之成，移书二千里，乞余文以为记，余曰“是不可不书也”，故为之书。侯有文武材，伟人也，尝官朝，名弃疾，幼安其字云。

（选自崔敦礼《宫教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滁州奠枕楼记 周 孚

周孚（1135—1177年），字通道，号蠹斋，济南人，寓居丹徒。进士，官真州教授。文章不事雕绘，近于自然。此文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以纪辛弃疾创建奠枕楼事。

乾道八年春，济南辛侯自司农寺簿来守滁，时滁人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侯既至，释民之负于官者钱五百八十万有奇。凡商旅这过其郡有输于官，令减旧之十七。侯又陶瓦伐木，贷民以钱，使新其屋，以绝火灾。夏麦大熟，商旅坌集，榷酤之课倍增，流亡复还，民始苏。侯乃以公之余钱，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闲兵，创客邸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于其上作奠枕楼，使民以岁时登临之。

是岁秋，予客滁，滁侯为予言其名楼之意曰：“滁之为州，地僻而贫，其俗勤于治生而畏官府，自力田之外无复外慕，故比他郡为易治。然处于两淮之间，用兵者之所必争，是以比年以来蒙祸最酷。自乾道初元迄今八年矣，天子之涵养绥拊两淮者至矣，而滁之水旱相乘凡四载，民之复业者十室而四。吾来承乏而政又拙，幸国家法令明备，循而守之，无失阙败。今岁又宜麦而美禾，是天相吾民也。吾之名是楼，非以侈游观也，以志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须臾之安也。子

以为何如？”

予以为天下之事，常败于不乐为者。夫君子之仕，凡事之在民者，皆我所当尽力也，尽吾力而不成，吾无憾焉。苟曰吾乐大而狭小，岂民望哉。今以侯之仕进而较其同列，盖小屈矣，人意侯不乐于此也，而侯勿惰勿偷，以登于治，亦可谓贤矣。故楼之役虽小，而侯之心其规规然在民者尚可验也。夫敏以行之，不倦以终之，古之政也，其可无传哉，故予乐为之书。十月三日，左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学教授，济北周孚记。

（选自周孚《蠹斋铅刀编》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贤堂重修记 尤 袤

按：王禹偁与欧阳修并称“二贤”，滁人于醉翁亭北建二贤堂祭之。后毁于宋金战火。淳熙四年（1177年），魏汝功以閤门祗候知滁州，于故址重修二贤堂，今“二贤堂”摩崖题刻亦其所立。此文是尤袤应魏氏所请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以纪其事。原题已失，现题为编者所加。

兴旧起废者，为政之先务；思贤尚德者，风化之本原也。滁阳本淮甸幽僻处，在全盛时，不能当一大县。自翰林王公与文忠欧阳公，以天下重望，屈临此邦，二公不鄙夷其民，涵养教育，如抚幼稚。方时太平，内外晏然，既不闻田里愁恨之声，因得日与斯民同乐于山巅水涯，因自放于酒。二公既去，犹眷眷不忘此邦。此邦之人，亦怀公之德如怀其父母，至今如一日。虽名公伟儒，来守是邦者，前后相望，皆不敢与此两人者齿。至人诵其诗，家传其像，过其所经行之地，亦必为之动容敛衽，其爱与思之如此其深且久也。始翰林乐其溪水之胜，发于吟咏，迨文忠益疏理泉石，作诸亭于琅琊、幽谷两山之间，而自为之记。一时名士竞为歌诗，更唱迭和，文献之盛，播于中都。由是滁之为州，遂名于天下。

先是滁人绘翰林之像于琅琊山寺。绍圣中，曲阜曾文昭公作二贤堂于郡学西南。其后邦人别建堂于州城之南七里，岁时必祭。自经兵火，其堂与亭宇焚烁俱尽。其仅能复建者，醉翁一亭而已。淳熙戊戌（编者注：淳熙五年，1178年），寿春魏侯作州之二年，铲敝剔秽，补罅室隙，威信既行，盗遁奸革，年谷存稔，帑积盈溢。暇日登览，访古遗迹，慨然叹曰：“是邦两公之桐乡也，而美迹湮没，祠宇弗治，瞻敬之所，谓斯民何！”于是因帑积余财，撙节纤悉，经公庀材，揆之以日，爰即故基，载新祠室，图绘像设，以慰邦人之所以思公者。凡一泉一石，经昔人之所题品，必表而出之。既又建丰乐、金声、班春三亭于旧址。经始于十一月甲戌，落成于十二月戊申。向之荒榛，今焉轩楹；向之瓦砾，今为阶城。财取于赢而用不费，役出于卒而民不知。旧观悉还，景物效奇。滁人父老，来游宴嬉，瞻望咨嗟，如睹汉仪，如见二公，摩手拊之。

自建炎迄今五十余年，有废未克举，至侯始尽复而兴起之。虽若余事，然变凋瘵创痍之俗为雍容闲暇之邦，其材为可尚；于治民理财之余而致思贤尚德之意，其事为可法也。维侯曾祖库部，在嘉祐间再为是州，去文忠公为未远，流风善政，犹

有存者。诗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在侯有焉。侯以书来言曰：“愿有述。夫二公之德在民心，虽无此堂，民之思固自若也。然滁人见其像则恭顺爱敬油然而生，鄙暴之心无自而作，庸有奸其上之令乎！则其为治也易，此前所谓风化之本原者也。”惟今州郡非财赋狱讼所及，漫不复省。侯独能怀昔贤之高风，葺其祠宇，兴其遗迹，而致其尊事，是其志非苟然者，固将景行其德，而益修其政，其必有以大慰滁人之心者矣。予既窃幸托名诸公之次以为荣耀，故乐书其事，又为滁民幸焉。明年二月望日，锡山尤袤记。

（选自《永乐大典》卷七二三六，页八引《永阳志》，中华书局，1986年）

永阳思贤堂记 张商卿

按：希贞堂为北宋宣和年间知州张商英所建，后毁于宋金兵火。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张商卿出任知州，于希贞堂故址重建新堂，取名“思贤”。此文即是为纪此事而作。

思贤堂者，永阳郡厅后希贞堂之故址，太守张商卿（编者注：张商英之误）所创建也。郡经兵火，厅圯而堂亦不存。今垂六十年，瓦砾丘墟，榛莽蓊蔽，胜残之气未复见，昔病之。累政睥睨莫敢举，惜民力也。

淳熙壬寅秋，予初到官，瞻顾慨叹。暇日课卒，乘畚除芟薙，缭为垣墙。念欲规恢远图，追还旧观，尺椽一瓦，无所取办。若待储峙而后集事，岁不我与。寔搜铢积，得钱不满十万。厥材售之上江，厥役董之暇兵。叉负偃植，砖瓦竹芦，不以语民，悉营诸市，皆先优给其直，取期而偿，至者不爽。幸岁屡丰，工用毕集。明年堂成，凡为五楹，规模轮奂，弗僭弗偪。鳩余伺隙，旋加增缮。又明年，周围廊庑，悉以成告。灯夕邦人和会，因以落之。父老感泣，合辞而前曰：维滁之为郡，自隋而始名。至唐李幼卿、韦应物、李绅、赞皇公出守而名始彰。至本朝王内翰、欧阳文忠、张文定、曾文昭诸公出守而名益大。壤地褊狭，舟车之运不通，民用俭嗇，唯耕凿是务，风俗号为近古。实皆曩昔贤太守熏陶渐渍，反朴还淳之赐。郡治奋雄壮，亭馆无虑十余所，希贞堂乃其一也。山川之秀，于游于观，见之歌咏者多矣。今虽无事标月，未害于治。若夫拊摩之术，镇静之方，盍亦致思前贤之施設，晓夜孜孜，举而行之，惠顾于后者乎！遂相与颂《庆历集》中罗畸之诗，请榜之曰“思贤”。繄予何人，其不敢勉。

滁今为极边郡，租税之复，力役之宽，朝廷劳来安集之恩至矣！古人所谓茧丝保郭者，可不致思而知所先后哉！于是父老乐甚，又从而歌之曰：“伟哉斯堂，知所究矣。前直郡厅，胡能就矣。滁山之木，维其茂矣。滁阳之民，维其阜矣。迟之岁月，所积厚矣。有志者竟成之，惟恐后矣。悠悠我思，式谗来者。”

淳熙十一年岁在甲辰正月望日，朝散郎、权知滁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屯田事，古括张商卿记。

（选自《永乐大典》卷七二三六，页三引《永阳志》，中华书局，1986年）

麋鹿贐奏 林 嶠

林嶠，字珙中，福建福清人。淳熙十一年（1184年）武状元。嘉泰三年（1203年）任滁州知州。朝廷祭祀需用鹿贐，而滁州已无麋鹿可猎，此文即是林嶠为免除此项赋役所上的奏表。

嘉泰四年正月甲戌，武翼郎、权发遣滁州军州事，臣林嶠言：

臣承乏边陲，始拂左龟，延见士民首询利病，耆老踵至，蹙额相告，皆以为害民之甚，无若贐脯。是邦曩罹兵烬，草木荟蔚，麋鹿生息，硕大繁滋，故郊礼宗祀之需，岁事经祠之用，贐脯攸供，厥有常数。比年，民居稠密，野无旷土。重以旱暵，流移辐辏，樵采薪樗，以给朝夕，崇山峻岭，今皆童颠，麋鹿几无噍类而猎者久已易业。督发倚办尚循旧典，州责之县，县责之乡保，文移旁午，下不宁居。臣领事之初，适际郊岁，务革前弊，且虑乏供，亟遣吏市于旁郡，庶免违阙。大惧后无以继，即欲具以实闻，而一介疏远，未敢冒昧。

近睹臣寮奏，请以盱眙属邑岁有鹿贐之扰，乞下有司就有鹿州县计数给直，市于猎户，不以费民，果蒙圣慈，即赐俞允。仰见陛下虔恭祀事，轸恤边隅，黎元闻之，孰不鼓舞。本州接眇盱眙，事体不异，廷臣比因御命，得于所闻，一言上达，积害顿革，而臣滥忝州麾，目击宿弊，傥或缄默，将负公朝委寄之意，且祀天地、飨祖宗，丰洁严具，本以为民，至治馨香，乃能昭格。今取于愁叹，而欲感召和气，其可得乎？傥蒙圣慈察，臣愚请与盱眙一体施行，上以谨祀事，下以宽民力，实千里无穷之幸。

奏上，报可。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滁州端命殿 王明清

按：端命殿是为纪念赵匡胤清流关大捷而在滁设立的祭祀机构。原址在今第一小学西院内。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人。《挥麈录》分为《前录》、《后录》、《三录》、《余话》四部分，《后录》作于绍熙五年（1194年），本文即作于该年。文中称赵普（韩王）为清流关下塾师显是误传。原文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

滁州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败江南李氏十五万众，执皇甫晖、姚凤以献周世宗，实为本朝建国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图经》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创端命殿宇于天庆观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今焉洊罹兵革，殿宇焚荡之久，茂草荆棘，无片瓦尺椽存者，周视太息。

还朝上言，以谓太祖皇帝历试于周，应天顺人，启运立极，功业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创。故号“端命”，诚我宋之咸、镐、丰、沛，命名之意可见。乞再建殿

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礼部讨论，而有司以谓增置兵卫，重有浮费，遂寝所陈。盖明清亲尝至其地，恭睹太祖入滁之伟绩。当其始也，赵韩王教村童于山下，始与太祖交际，用其计划，俾为乡导，提孤军，乘月夜，指纵衔枚，取道于清流关侧芦子谷，浮西涧，入自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燕劳将士，养锐待战，仓黄闻变，初不测我师之多寡，跃其爱马号“千里电”奔东郊，太祖追及于河梁，以剑挥之，人马俱坠桥下，晖遂擒。姚凤即以其众解甲请降。自此兵威如破竹，尽取淮南之地。凤之投降，时正午刻，击诸寺钟以应之，至今不改。绍兴壬戌，郡守赵时上殿陈其事，诏付史馆。东渡犹有落马桥存焉。如是，则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问邪！

（选自《挥麈后录》卷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

滁州全椒县宝林寺重修大殿碑 王禹偁

按：本文作于至道二年（996年）十月，王禹偁在滁州知州任上。明泰昌《全椒县志》载：宝林寺在县西南半里，唐贞观七年创。

寺名花山，县牒所传，坏于会昌，缙徒散亡，兴于大中，层构崇崇。显德沙汰，兹名独在，聚并阖县，凡十六院。我皇御极，始赐今额，嘉号宝林。用光布金，有庄隶属，桑柔土沃，岁取稼穡，以供香积。靡夏靡冬，僧来憧憧，大殿岁久，基倾柱朽。有僧德缘，革而修焉，録事张戴，同兹大愿，化于邑郭，施及村落，得钱百万。吾事斯办，全椒林麓，材惟朴楸，西走山阳，号大云仓。伐木编桴，栋梁栌桷，荡波而来，厥惟良材。其谁运斧，维曾维吕，翬飞翼张，望之堂堂。既成栋宇，彩绘无取，有晓贞师，先师从依，衣钵遗留，愿舍而修，乃备丹雘，晶荧交错。殿堂肯构，佛事犹陋，戴复化率，能始能卒，塑释迦像，金容可仰，菩萨善神，各三其身，对待拱立，金碧耀熠。矢谟雍熙，蚤夜孜孜，偃功淳化，檐楹稊稊。令佐经营，曰殷曰祜，政平颂息，兹出余力，有范百宗，成名泽宫，为贼曹椽，旧识吾面，聿来诸郡，再拜恭恳，曰公词臣，久司帝纶，兹殿之碑，非公而谁？健毫不抽，实寺之羞，顾其勤勤，敢吝斯文，直书事实，词句鲁质，庶几胜缘，垂乎亿年。

后序

雍熙中，予为大理评事，知长洲县。范以进士见予于姑苏。今年，予自翰林学士出守滁上，范为属邑吏，碑之请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柏观》体韵而书之，一挥而成，不复加点，盖任其俊而不系乎文也。时至道二年十月日记。

（选自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十七，《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蔡姥庙祷雨记 徐徽

徐徽，字仲先，号独山翁，徐象贤之子，全椒人。嘉祐四年进士。曾集唐宋以来滁州诗文，以示知州曾肇，肇裒辑为《滁阳庆历集》。此文作于元祐七年（1092年），虽为祈雨记，但对研究滁河变迁有重要意义。

宋元祐七年夏四月，不雨，至于五月，田畴皆涸，螟螣将起。县令姚君滂忧民之忧，不遑启处，遍祈于神，未获嘉应。丙申，斋戒夙兴，诣蔡姥祠致祷。丁酉日中，忽有暴风驱云雷，自西南而至，须臾大雨，沟浍皆溢；向晚复雷震电耀，雨益大注，高下流湍，远近告足。自是膏泽继至，多稼丰茂，一县士民，莫不快悦曰：“蔡姥之神灵如此，可不敬之哉！”或曰：“非吾令尹至诚，何以致其然，宜有以纪之也。”

于是独山翁曰：蔡姥之神，《图经》不载其事，然余闻昔日自赭涧之南至鹄门二十余里间，皆陂泽，滁水复流其中。每年春夏，滁水泛滥，则东西横流，浩无津溪，时有风波不测之险，行旅必俟风而后济，士人因立蔡姥祠，以祈往来之福，如巢湖之有灵母庙也。今庙下有湖，曰“蔡湖”，湖下有城，曰“蔡城”，有林，曰“蔡林”。疑当时有蔡氏居其地而最著者，故后人因亦号曰“龙女”，祠曰“蔡母”焉。当伪唐初筑城，蓄水于此，以绝天兵之来，未尝疏道。及平江南，议者于是决瓦梁堰，以泄滁水入于江，自是滁无泛滥之患；而赭涧南遂成田泽，民得耕耘于其间。而蔡姥庙独在高阜，人不敢毁。至今庙下湖水，冬夏不涸，蒲渔灌溉之利，民共有之。每岁旱，则祈祷必有应。

余闻于耆老者如此，又记其遗迹，亦皆近之，因序其事以为之记，庶使郡人知蔡姥之有德于此久矣。亦有以见姚君仁民爱物，竭己事神，其德岂细哉！《诗》云：“嗟尔君子，无常安处，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其斯之谓欤。噫！君子能靖共其位，正直其心，则幽足感于神，明足感于人矣。神既介之以景福，则人将益之以荣名，岂止于一雨而已哉！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三《宗幽志·寺观》，泰昌元年刻本）

重建敕书楼记 邵 康

按：据明泰昌《全椒县志》引吴革《重建敕书楼记》云：“艺祖一定天下，令置楼以藏敕书。”北宋嘉祐间，县令徐倬始建敕书楼；元丰三年（庚申，1080年），县令李彦明重建，后毁于兵火。南宋绍熙四年（癸丑，1193年），县令陈察再建敕书楼，邵康作此文纪其事。邵康，字似之，婺州金华人。淳熙十一年进士，累官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官。

往余分教皖城，姑苏陈君仲恕为理曹掾，每见其治狱文书无出于吏手，虽其倥偬中，谈笑如暇日，余故心异之，使作巨邑，当有可观。

全椒为邑，盖汉晋循吏之流风善政，庶几可考焉。仁贤所历，虽去之千百年，山川草木犹能有以自见于世，官守者所当勤心也。艺祖开基会诏所在，为楼以藏敕书，全椒之有台门昉乎此，实令仿之所建也。阅二甲子，当元丰庚申，而更新焉，则令尹李彦明所作，而庐陵太守吴革所记也。中更兵火，楼不复存，继令者无虑数十人，岂尽无修旧起废之意，因循玩愒，前后相仍，亦尝鸠工聚材矣，故基遗址无能加益，况望其勿忘汉晋循吏之流风善政乎？

仲恕为令，下车未几，士民合辞以请，即日谋之僚佐，以谄于州，上下胥劝，

风动影随，斫削丹雘，众作毕举，越十旬而就绪，广高过于其旧，而费于官者不过米百石、钱三十万，邑人伤圯坏之积久，怅经画之徒劳，而一旦改造之速如此，咸愿书其事以诏来者，而属笔于余，是何足以究仲恕之才，且邑人既知之矣。仲恕干道间从其父宦于蜀，蜀帅辟置幕下，同时宾客相继通显，仲恕乃犹在选调，宜若有郁郁不得志者，而所至事无巨细，辄尽心焉，是宜全椒之政，将大书特书而未已，岂但是役之足传哉？抑不知全椒境内刘孔蒸尝今不替否？仲恕尚亟图之。

楼成于绍熙癸丑之四月四日，后二年而始作记，亦以是月是日又殆有数然耳。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建置志·署廨》）

全椒重建学宫记 杜旂

按：全椒县学在县治南一百五十步，始建于宋崇宁四年，此后屡毁屡建。南宋宝庆二年（丙戌，1226年），史洽出任全椒知县，于绍定元年（戊子，1228年）重建学宫，属杜旂作此文以纪其事。杜旂，字叔高，婺州人。尝问道于朱熹，与辛弃疾诸人游。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馆阁校讎，年已八十余。此文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

全椒，滁邑也。按《旧记》：全椒有孔子庙，崇宁间始立学。绍兴辛巳，金虜犯淮，滁落边。学毁，民习军旅，莫闻俎豆。至淳熙之丙寅，令张君泌因废作新，寔崇旧规。开禧，兵又毁。于是令章君良朋乃兴学于嘉定之戊辰，明年兵又毁。后十有二年，今天子改元，于杭史君洽以令视学，曰：“令不当起废坠耶？”以宝庆丙寅（编者注：宝庆无丙寅年，应为丙戌之误）谒先圣于学之废址，以绍定戊子奉先圣于学之新宫，走书二千里，属记于予，以示来者。

予嘉其志，悯其勤也。推考前后废兴之故。噫！何学兴之难，废之易也。然其兴也，必得贤令惻然以尚学为志，所谓存十百于千万，孔氏之学尚可寻也。岂责之司空城旦书哉？予知前二令之为人，泌老于学，能笃于古之道；良朋隗于材，能敏于今之道。二令之趣不同，其为尚学之志则一也。昔之武城弦歌，夫子莞尔而笑，谓其物小而用大也。全椒蕞尔小邑，介在戎马之乡，民胥逃亡，令摩瘝扶危不暇给。乃于是时斧荆棘畚，砾壤一新，黉宇于废圃断垣之中，凡殿庐、廊庑、斋房、庖湑皆洁以严，凡六经、百氏皆萃以聚，凡笱豆簠簋皆具以修，又戒有司师弟子员，上下皆释菜相与，升降俛伏，讲弥文其间，甚足观也。得无贤者莞尔而笑乎？然学之为教也，微其入人也，终不忘子游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夫子是之。令其武城，全椒乎？使邑人皆劝于学，则为吏者必爱人，可和无寡、安无倾；为小民者，必易使可亲其上、死其长；为士者兴于学，则知吏爱人、民易使之义，则读书为学，固有关于从政也。其为利岂不博哉？故予乐书之。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建置志·黉宫》）

孝子苟与龄记 白颜晖

按：苟与龄，字寿隆，来安人。以孝行闻，《宋史》有传。由郡守唐恪可知，此文作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后。白颜晖应为白彦晖之误，《宋会要辑稿》之《职官七十》有建炎二年二月七日，徽猷阁待制白彦晖等落职事。与《来安县志》称其为修撰一致，应为同一人。

滁有邑曰来安，苟氏以姓雄一邑。士而名与龄者志向高洁，学虽优而不愿仕。性禀纯孝，以事其亲，生养死葬，力竭而礼尽，乡党推称之。至孝钟发，休然和气，熏为草木之祥。有芝生于母张氏之墓域惨柏亭，轮囷擢秀者一十九茎，色理紫润坚致，是为植物之上瑞，灵贶感通，以昭示孝德，裕人子之庆也。

于是阖邑之人，贵贱稚老相与欢趋，而请于州，一惟苟氏之懿德，得乎天经地义者如此，而瑞物之应又如此，愿飞章显闻于朝，以丕赫我天子教民亲爱之圣德。郡守唐恪上其事，诏赐旌表门闾。德音褒谕，人指其荣而歆艳之。

尝考周王命父师保厘东郊，其训辞之首，必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人主所以明示好恶，风动天下，而助宣世之名教者，莫此为尚。盖至治之世，德化熏渐。忠孝义烈之士克自崇劝，旌褒表式之典所必加也。今所谓士者，指禄与位为足以荣亲。通都大邑之子弟，有命儒者，或耗其千金之产，学为文章，将显其身以及其亲。褒然为材进士，一出于有司，则乡邑之间訾笑而耻之。苟公之贤则异于是，服膺诗书，不以钓爵位，独得古人所以善事父母，为人道之始者。率而行之，善积名著，取赏于朝。环淮左千里之地，列士籍而齿缙绅者，不知其几。何人而独被旌表门闾之茂典？呜呼！其所以荣亲而显家者，过利禄远矣。昔武洪度丧亲，负土筑茔，有灵芝产庐前，诏旌其门；许法慎母歿，庐墓行服，茔有灵芝，诏表其门闾。垂誉史册，章焯暴著。前人之美，今复见焉。苟公字寿隆，家世虽饶，而子侄多以儒学贡名礼部，中科选，岂非唐王珪所谓：“忠孝之道，当年可以享天佑，余芳可以垂后叶”者哉！

（选自清雍正《来安县志》卷十一《集文·记引类》，雍正十三年刻本）

宋永福县丞赵君墓志铭 吴 开

按：吴开，字正仲，全椒人，绍圣四年中鸿词科，有《优古堂诗话》。赵晦叔，名察，来安人。以特奏名释褐。调永福县丞，未赴。此文系吴开为赵察所撰墓志铭，作于政和六年（1116年）。该墓志始录于道光《来安县志》，前志未载。

同郡赵晦叔长予十岁。予方总角，晦叔已游郡学，有声。后十年，予中进士第，晦叔数试礼部辄不偶。绍圣初，天子修学政，四方士辐辏，隼异蜂出。晦叔慨然来，上庠众未有知者。一日，群试二千人，晦叔为第一，祭酒、博士交口誉叹，名声藉甚。知晦叔者皆曰：“困而亨，晦叔且光显于世矣！”已而复连蹇，又十□年，乃以特奏名释褐。又四年，调桂州永福县丞。予时为宗正，过予曰：“吾老矣，

安能复远宦？吾儿为六合簿，去里间接境，吾将遨游二邑间。”予既叹晦叔之终穷，又窃贤晦叔之虽穷而泰然自得也。明年，予出守山阳，以书约晦叔。过六合，会有旨促之官，不果往。明年春，晦叔以疾不起，时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也。于是，其子汝翼将以六年正月十七日葬于县之万善乡梅岗之阳，以状来乞铭。呜乎！非予其谁铭之？晦叔讳察，世为滁之来安人。曾祖文庆、祖政、父寅。晦叔为儿时，先府君教之力，晦叔亦颖拔，巍然能自见，持亲丧毁瘠如礼。家饶财，群从出分，晦叔一不较，抚孤侄如己子。居乡以行义，为众所推，争讼得晦叔一言即引去。治经邃于《易》，为文简严无长语。性沉深，动有法度。与人交，久而不渝。享年五十八。娶同县苟氏。子汝翼，上舍中第，通仕郎，□州州学教授；次汝为、次汝明，皆从学。三女归士人。长苟彭年，次于浚，次苟章。铭曰：颖出初岁将蚤成，债而中振宜晚亨。两不一遂理莫明，志意内修薄世荣。行高于乡众所矜，以克有子亢闲闾。君乎不亡亶来今！

（选自清道光《来安县志》卷十三《艺文志》，道光十年刻本）

濠州双穗堂记 王 质

按：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濠州得双穗麦，古人以为祥瑞。知州张公将州治偏堂命名“双穗堂”，并请王质作文纪之。王质（1135—1189年），字景文，号雪山，其先郢州人，后徙兴国。文学家、诗人。濠州知州张公，名不详，据此文知其籍籍渔阳，后徙安丰。王质有《题张君量恩波寺》诗，或为此人。

淳熙元年夏四月，得麦于濠梁之郊，一本而二岐。太守张公曰：“‘桑无附枝，麦秀两岐。’此吾祖渔阳之诃也。吾何以得之？”凡州之人咸曰：“‘维时穰哉，维民康哉，太守良哉！’”公曰：“异亩同颖之禾，唐叔得之，献诸天子；天子得之，归诸周公，《归禾》之书是也；周公得之，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焉。成王不肯有，叔父是归，周公犹曰：‘天子之命也，敢辞况唐叔哉？’国有祥，天子承之，其不有谦也；臣扬之，罔敢居之，在小臣尤宜也。”凡州之人又曰：“‘往者资政沈公使淮西，其未入为大臣也，有芝开其先焉，堂以识之，其名为‘玉芝’者也。于是濡湏重矣！公诚不自有，毋亦肯堂以宠吾邦。’”公谢不敢，曰：“小儗大，非伦也。”凡州之人又曰：“‘五谷奚别，而麦见谓首种，其有以也。夫天将兴周，以来稯貽之，及其降也，《春秋》他谷不书，至麦禾不成，则书之，非末矣。斯堂也者，重民事，承天休，太守之职也。公其毋忽。’”公又谢，不敢，弗能得，则左其治之偏而堂之。公曰：“以‘双穗’名若何？”凡州之人曰：“‘宜！’”公曰：“‘宜则当书。’”

来告曰：“苟宜书，公其为我书之。渔阳在汉为宛人，我于今为安丰人，间因乱避地而去之，残牒尚有考焉。今逆数渔阳为建武初元，得一千二百余年，而是物也复出，大惧无以绍前人之休。然天子之泽，非我之力也。”余曰：“公之言义之正也，不忘渔阳之烈，知尊祖也；不自有濠梁之祥，知尊君也。为人后知尊祖，为人臣知尊君，于法当书。”

余之言，义之正也。初淮南被完颜亮之师，公以诸生纠义旅，护乡闾，故安丰

不亡。太上皇帝义而官之，以郡参佐付之；主上又以提封俾镇之，以储阁俾直之，居十有余年，安丰烟火桑麻，有承平之风焉。又以节俾持之，濠梁要地既归，节又起而俾典之。期年濠梁又成乐国，民无荣悴，地无肥饶，兹惟人哉！天无心孰两夫麦之岐，麦无情孰秀夫岐之两也？有冲气行焉。条达絪縕，而为此祥，兹惟人哉，公于渔阳虽其详未可见，而其人相似者，为祖若孙，或可以言之也。渔阳少从世祖，以儒家子为壮夫事，下公孙述于成都；破匈奴，渔阳高柳以少击众，诸将服之，敌人畏焉。以健武才施慈祥政，开田畴、劝耕耨、陶富庶于闾阎，能者难之。此与公气象规模，余以为似之。非耶！渔阳班于郭伋、杜诗、廉范之间，如公则将谁班议者，必有以处之矣。始公为安丰，有莲一干而两华，及为濠梁又如之，其祥不独此也。然非民政所关弗著，著其堂，所自得名，以示夫有志于育民者观焉。

（选自王质《雪山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濠州新建石韩将军庙记 刘 宰

按：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年），金兵袭濠州，宋军守将石俣、韩仔战死。濠州通判钟颖应州民之请，建石韩将军庙。次年庙成，刘宰作此文纪其事。刘宰（1166—1239年），字平国，号漫塘病叟，金坛人。绍熙元年进士。

嘉定己卯秋，濠之士民无少长，咸会太守庭下，叩头，言曰：盖闻无德不报，《经》有明言；有功则祀，国有彝典。濠阻淮为州，当西道之冲。异时，敌入边必始祸于濠；其去也，犹据濠为后拒。乃正月辛亥，敌济自马村欲薄城下。赤白囊甫至，故某官石俣与故某官韩仔躬率锐卒，直冲敌阵。时石将步卒仅百有七十，韩将骑二百，而敌众弥望，自午迄酉，战数十合，所杀过当。逮暮，复擒其将李万户，敌气夺引去。众料敌觐吾寡，必且复至，议走险且请济师。二将曰：“敌之复至，愚智共知。但暮夜退保，势难必全，而城之守备不可分也。”乃亲巡士卒，激以重赏，而告之曰：“人谁不死？死国乃勇。况勇不必死耶！诘朝之事，余与汝同宜一乃心，无创重伤，无悼前猛，惟余马首是瞻。”众曰：“诺！”则即其地为营，解鞍休士。敌惮其勇，不敢迫翼。

日夙兴，飧士秣马，鼓严以待。比明，敌果四集。二将一呼，士勇百倍，前旌所指，势如摧枯，而敌负其众随散随合。二将知不敌，则归士卒于城中，使益为备，而引其众趋曹山，欲以牵敌师，而与武定选锋统制秦允合，至白石，则允已战没，敌调新军适至，前复遮截，久疲之兵不足以支新锐，遂遇害。

谨按：俣，濠良家子。开禧中，出家财募军，以从征伐。仔，泗人。以恢复为志，合众自归。二人之进不同，而其董率忠义，屡致克捷，积战多补，官起徒中，为知名将，为敌所忌，以至于死，亦略相似。二将死而敌之英锐亦略尽，又其自谋以为城内遣将如许，则其城守可知，且数百人不可当，况其出全师以拒我乎？乃骤为去，留以疑我，而卒以遁，西道以安。是二将以一身之死，易千万人之生，以数百裹创之卒，为千里长城之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畴不谓宜，而庙貌未兴，报祭无所，使行道嗟，咨闾里涕泪，殆非所以报功也。君侯以为如何？

时通判州事丹阳钟颖，实权州事，平居与二将以义相勉，敌之入，外战内守，多其主议。至是，闻民言，慨然曰：“同官为僚，吾尝同僚，敢忘其死？且旌死事，所以劝事君也。余何敢不力？！”即度地，揆日鸠工庀材，使者冯公多福、制帅赵公善湘咸翼其成。庙未成而钟以堂稟去，后守柴公叔达、今守杨公绍云复相继酌。民言：“克竟厥事，盖忠义感人，不约而同如此。”明年春，濠人使来告成，钟谓：“不可无纪。”以属其友漫塘叟刘某叟，既为绪次颠末，复为诗以遗濠人。俾歌以祀，辞曰：

云莽莽兮淮山，烟冥冥兮淮之浦。望侯兮未来，泣涕兮廷佇，灵旗兮逶迤，剑佩兮陆离，侯之来兮慰我思。风泠泠兮袭帷，苾芬兮馥烝，尊澍澍兮渌醕。将侯兮无怒，息驾兮容与，玩寇兮深居，粲明珰兮绮疏，嗟若人兮偷生，愧此身兮非夫。雄名昭兮烈日，忠魂妥兮邃宇，秋月兮春花，长娱乐兮吾土。

（选自刘宰《漫塘集》卷二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浮山堰赋并引 秦 观

按：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高邮人。世称秦淮海。清秦瀛《淮海先生年谱》载，此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浮山在今安徽省明光市境内，浮山堰位于今安徽省明光市、五河县及江苏省泗洪县三县交界的淮河浮山峡内。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欲以淮水灌寿阳。乃假太子右卫康绚，督卒二十万，作浮山堰于钟离。而淮流湍驶漂疾，将合复溃。或曰：淮有蛟龙，喜欢乘风雨坏岸。其性恶铁。绚以为然，乃引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益以薪石沉之，犹逾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广。魏人患之，果徙寿阳戍顿八公山，余民分就冈垄。未几，淮暴涨，堰坏，奔于海，有声如雷。水之怪祆蔽流而下，死者数十万人。初，镇星犯天江而堰实，退舍而坏。呜呼异哉，感而作《浮山堰赋》，其词曰：

繁四渎之并酺兮，实脉络于坤灵。惟长淮之湍漫兮，自桐柏而发源。贯江河以下鹜兮，会泗、沂而左奔。走狞雷以赴海兮，驾扶摇而薄山。固元气之宣节兮，熄众兆之灾患。

萧梁之命服兮，抗北魏以争衡。信降虏之诡计兮，阻汤汤而倒征。依两崖以受土兮，羌合脊于中央。撻竹笛之不足兮，又沉铁以厌不祥。袤九里以中峙兮，截万派之奔茫。大堤屹乎如墉兮，杞柳菀其成行。展源深而支永兮，虽暂否而必通。脩鲸吼以奔溃兮，与苍苍而俱东。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争遁。驺怒而嘘蹠兮，虎蛟咆而相纠。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

背自然以司凿兮，固神禹之所恶。世苟近以昧远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螂怒臂以当车兮，精卫衔石而填海。惨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于异代。岂方迫于寻引兮，不遑议夫无穷。将奸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四壮之有数兮，特假手于憧憧。

系曰：敦阜寇冥大川屯，精气扶輿变干文，运徒力顿漂无垠，潮波复故弥亿年。

（选自周义敢等校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送朱郎中诗序 文 同

按：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文同于临潼驿馆遇天长人朱寿昌，听闻其辞官寻母之孝行，夜不能寐，作诗送之。朱寿昌寻母得见后，时人多作诗称颂其事。朱寿昌之子瞻之编为诗集，复请文同作序，即此文。文作于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十五日。

熙宁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还台，宿临潼华清道馆。朱康叔引名见访。康叔昔守阆中，以治称，同未尝识之，而尝相通书也。遇于此，尤自喜。问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欣然谓同曰：“不肖不幸，少与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能得有告之者，然终不能得知其所以归。逮冠，游宦四方，虽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辄少，时不营营于彼，期于母氏之见也。去岁在广德，一日若有所感者，遂解官，决欲走天下，冀万一或遇之。当先出函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仿佛殊可信。乃断荤血食，刺臂镂板，写摹佛书，辇散于所经由道，区区祈徇母氏之听闻，至此累日。”又言：“傥在金州者，明日且复如南矣。”言罢，涕泣呜呜。是时，同亦新免削杖，闻之摧咽不自胜，起抚康叔曰：“君尚有母求，繁我无之奈何？”相与歔歔久之，夜分散去。同辗转至晓，不得寐。因口占百字诗送康叔，谓其精愿如此，不获之神理，昧矣！明朝，上马授之而别。

至京，未几，闻长安大尹钱公明逸表康叔于朝曰：“朱某向弃官，本繇寻其母。今既得之冯翊矣！宜还之旧秩，且褒宠之，以劝激天下。”当时，士大夫相逢遇，欢然骇异，称叹谓：“非世之所有，在昔亦无几矣！”其秋，康叔侍太夫人入都，都人逐板舆，前后拥观至所居，闾巷谈说，扑蹈嗟咨，至有感慨堕泪而不能自语者，如是阅月而后已。上嘉赏，特召见。复其官，又封赐其母长安县太君。康叔请愿，且倅河中，庶近母前，所在慰之。诏许，于是好事者争赋诗以赠行，凡若干篇。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雒县尉瞻之，遣使致书，授之大轴于前，此诗也。且曰：“大人昔求祖母时，其端涯绝未知，而公与之诗，谓必得，后果然。瞻之将欲益以诸公所为，刻传之，幸公复序之，使明白。”同既已高康叔之懿行，又爱其子能章大其父之令名，故为之云云，以警当世之薄俗，以貽史氏之愿作佳传者。康叔，名寿昌，今为驾部郎中。壬子中元，平云阁序。

（选自文同《丹渊集》卷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 代

滁州重建醉翁亭记 胡祇遹

按：元至正二十七年（1290年），滁州总管万户府达鲁花赤托欢、万户厉昭勇及同知张仲豪重建醉翁亭。仲豪与胡祇遹同乡，故亲赴苏州请祇遹作此文以纪其事。此文是唯一一篇有关元代醉翁亭的文献。胡祇遹（1227—1295年），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人，官至山东按察使，拜翰林学士，谥文靖。

德之感人也厚矣！言出于口曰德言，事及于人曰德政。福当代而泽无穷，使人旷百千世，敬慕法效而不能忘，此德之所以成已成物之效也欤？故有德者之一止息、一游历，凡论议经涉之泉、石、草、木，德其人而被以佳名，亦可以终天地而不朽。古今台阁、楼观、亭榭、宫室之美，一时乘富贵、挟豪势，浚民之膏血而为之，豪夺巧取而有之。雄壮华丽，得江山之形胜，快风月之登览，银屏珠箔，盛集高宴，不为不多。然而终其身而遗子孙者，几何？身未死而名无闻，一灰寒而不见知于闾里者，皆是也。惟德其物，岂虚言哉？

不肖自儿童时，得东坡大书《醉翁亭记》，而知欧阳公之德业。自时厥后，复得《六一居士集》、《五朝名臣言行录》，而熟公之平生。每以不得一至于滁，览大贤之遗迹为恨。至元己丑冬，同乡文士张君仲豪得官倅滁，众皆为贺曰：“欧阳文忠为太守之惠政，一游一行之佳迹，石刻手笔之辞翰，朝见夕览，三年之内，何乐如之？”明年夏六月，不肖亦以事客姑苏，门者曰：“同知滁州事张侯来谒。”不肖首以怀念贤为问，遂出柳侯再立石《醉翁亭记》为贄，且曰：“亭废于兵，镇守滁州万户府达噜噶齐托欢、万户厉昭勇，洎仆倡率同志，以月俸重起之。愿得数言以纪其岁月。”

呜呼！公之道德勋业、学术文藻，亭兴亭废，名并天壤。泉可涸，山可夷，而兹亭犹在。可喜者，牧民者能以崇德化民为先务，如文正之祠祀严子陵，而后尚德者，名州曰：“范公倡始于前，使来者继美于后”。因感古人有德有功于世，虽异代辽邈，如亲拜德仪倾向，报谢之罔极；无德无功者，权威雄猛，生已不足恃。公之神游故治，智僧晤语，问树亭者之姓名，此记之不可以不作。武安胡某书。

（选自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重建滁州学记 吴 澄

按：元大德八年（甲辰，1304年）秋，滁州达鲁花赤徐君庆主持新修学宫落成。同年十二月初一，吴澄应学正刘默之请，作文以纪之。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元代理学家，谥文正。此文在《吴文正集》中无纪年，据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补。

滁州学正刘默言：“滁学在城东偏，滁水经其南。宋季年，安抚金之才修州城，修官廨，修诸神祠，亦新孔子庙。其时，滁迹边界，日有儆备。于多事之际兴百役，不数月俱告成，率苟简取具。距今才四十年余，败坏而不可支。奉训大夫徐侯守是州，洁己爱人。为政期年，民怀其惠，士服其善。视庙屋不修，礼器不中，度与同列议更之。一日谒庙毕，慨然曰：“滁州，古名郡。前守多名贤，以文教治民。治民之本，盖自吾夫子出。天朝崇道兴学，以昭化原。今庙貌如是，凡我政人与尔学子安乎？”闻者感奋，输资效力以先。市良材，命良工，撤其旧而改作，侯亲劝率之。经始于癸卯之夏，落成于甲辰之秋。庙四阿崇六仞有二尺，南北五筵、东西五筵有奇。两庑崇三仞有五寸，东十有七楹，其修十筵，西亦如之。门之崇如庑，深常有四尺，广五寻有一尺；东、中、西凡六扉，列二十有四戟。左塾之室三，右塾之室三。外三门之楹六。祭器以梓、以陶，古制也。大尊、山尊、著尊朋参之，为

壶尊；牺与壶钩，象倍牺之数。爵二十有九，俎五十有四，笾豆以十计，簠、簋以三计，皆八。罍、洗各二，篚七。爵有站，笾、尊有纂，罍及酌尊有勺，诸用称是。此默所职掌，而得免于瘵旷。繁侯之赐，请记其事，俾后有考，期有嗣而修之者也。”

澄观今之莅政者，非昏墨以遂私图，则苟且以道公责，夫孰知治之当务？其知者不过精谨狱讼、簿书间以为能，夫孰知治之有本哉？徐侯治政可称，而知士学为重，知圣道为尊，知天朝敦教厉俗之意，不可不承宣也。可谓知治之本矣！侯之民，滁之士，其亦知学之本乎？记诵以夸其赡，辞章以炫其艳，末也。必也处内处外而有孝慈恭逊、廉耻忠信之行，明于人伦日用之著，通于天道物理之微，审于公私善利之几，存其仁义礼智之心，检其气血筋骸之身。其静也中，其动也和，周于家国天下之务，无施而不当。退则有志有守，进则有猷有为，庶乎其可也。若夫日讲圣师之书，而不真知、不实践，于是数者无一焉，则亦剽窃训诂、涉猎文义而已，彼记诵辞章之末何以异？而岂侯之所望于滁之士者哉！

侯名君庆，许人，世有令闻。默，卫人，习《四书》朱氏之说，其传有自，非以记诵词章为学者也。滁下州，不设教授官，而以学正行教授事。大德八年十二月朔记。

（选自吴澄《吴文正集》卷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重修学记 李孝光

按：至顺二年（1331年），曹瑞出任滁州知州，元统元年（1332年）重修孔庙。滁人丁梦松等人请李孝光作文纪其事。李孝光，字季和，温州乐清人。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后被召入京，卒于官。氏著《五峰集》未收此文。

曹侯君瑞守滁之明年，大修学宫。既成，其郡士丁梦松、杨巽来请余纪其兴学之续，而曰：“侯始至之三日，上谒孔子庙，兴拜降陟，曳踵周视，仰见栋宇下压，榱桷坏堕，则伛偻蹢躅，若弗遑宁。因进博士及其高年谓曰：‘天子命我守兹土，将使祇事夫社稷而淑民人，惟日夜惧弗称。夫开民以善，宜先教化之物。今学宫废不治，则教事弗修；教事弗修，将无以淑人心。吾其与而父兄共兴起教化。’侯乃钩考凡学之积为成金，责成于学正吕氏仲纲，课其功匠氏。于是作其压者而隆之，而挺之，而振之，而翬之，而腹之。内严栖神之功，外树设戟之门。崇配哲象，从祀张神，幄广斋庐，又为之铸饬尊、罍、簠、簋、椀、巵、豆、笾之制，凡庙事罔有弗严。又设经师，教弟子以时，蹶其小大之节。人乃大劝，益乡问学。惟是父兄不敢忘侯之大惠，愿从子求一言以开民，而以报侯之功。”

余辞弗获，则推程伯子、叔子、子朱子所为言仁之意以复之。夫将淑人心，必由学问始。而求仁者，又学之所宜先焉。故将淑人心，莫先于仁。自孔子、孟子言仁，千五百有余岁，其书固在，而其为说莫传。程子始独疑之，卒得夫子之意于《易》之复，由是其说复传。程子没，微言又几绝。子朱子作，乃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盖取诸《易》“复，其见天地之心”。至是，仁之说始益大明，而群言皆

若发蒙。夫孟子言仁，人心也。程子言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子朱子言仁，天地生物之心，其指岂不同哉？顾人弗察耳。是以朱子于三仁夷齐以及颜渊，皆以全其心之德称，而于仲弓、司马牛、樊迟、子张、子夏，皆与之存心。夫圣人，全其心之德者也。贤人以下，存是心而弗失者也。众人，则求其放心而存之者也。若颜子，盖弗失是心，而几于全其心之德者，故夫子以“三月不违”与之。当其不违，则能全其心如圣人矣。人能求放心而存之，其与存而弗失者，固有间。然能求其放心而存之，其于全者之事，夫岂远哉？今侯之言曰：“学校弗修，将无以淑人心。”推侯之心，其以淑人心者，知所本矣，然犹有望于侯。其惟行之以无倦，则仁将兴。于仁诚行之以无倦，而人兴于仁，则君子必曰：“侯于是乎知教民。”元统二年春二月己未记。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大成乐器记 张 翥

按：至元三年（1337年），刘琪出任滁州知州。五年，为文庙添置乐器，以奏《大成乐》祭祀孔子。至元六年（庚辰，1340年），张翥作此文记其事。张翥（1287—1368年），字仲举，号蜕庵，晋宁人，寓钱塘。召为国子助教，官至翰林承旨。

滁守刘侯为治之二年，政令修行，百废绪举，顾州学释奠无乐，非所以礼先圣先师也，乃出俸帅先之，版于儒者，莫不欢应。于是使滁士王琰命工吴中，冶金为钟十有六，琢石为磬十有六，笋簴备，练丝为瑟二，琴以一三五七九弦副者十，空中为管为篴为箫者各二，笙埙抃拊如竹数，柷一敔一皆以木，麾一则乐正所执以号乐者也，凡器二十九，为钱二千贯。明年来滁，延以吴中王中为乐师，择弟子员三十六人教肄之。侯将刻石著首末，使中请记。

夫礼乐在春秋，孔子已不见全书，汉去古近，制氏之乐，但记其铿将鼓舞，而不能言其意。陈旸所撰书，又仅载器数名物、论辩律吕乐歌等法而已。礼虽残缺，《仪礼》犹存十五篇，而乐竟亡，岂不以礼为文可见，乐之声必由神悟，不容传写于言也。然古乐虽废，法律自在，天地之风气，人心之和乐，因世道治忽为之变。今天下隆平，教化方兴，人心欣合，阴阳顺成，而风气随之矣。有作者起，以是调律，则无不得其正者。苟泥一黍之尺寸，强以求合于千七百年之亡传，其如古乐何哉？国制遍天下庙享得用大成乐，滁名州，前后长吏乃暗不知置，而待于刘侯。侯治有绩，又能崇学校、裨阙典，备礼以祀神，设乐以导和，陈其器，昭示其数度，正其音，克谐其条理。洋洋乎殷荐之盛也，肃肃乎承祭之敬也，秩秩乎观外礼者之知所节也，黼黻乎闻于乐者之知所感也，将俾之滁人动荡流通、沐浴歌咏而有所兴起也，可谓知本矣。侯名琪，字德卿，泗水人。孔氏乡侯于圣教宜素服习，而试诸政如此，矧中明音律，又知所以教肄之道乎。至元庚辰季夏日记。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瞻学田记 葛敏问

按：文庙祭祀、维修，州学士子伙食皆仰瞻学田之供给，学田租赋不清是影响文化教育的大事。至正八年（1348年），滁州达鲁花赤札牙进、知州安皞清查学田，刻立碑石，命州学训导葛敏问作文以纪其事。

瞻学有田，其来尚矣。滁学自前宋旧有蠲税圭田，在于属邑，迨归我皇元，复增之，诏以其岁租奉祀事、修黉舍、食士类焉。然其砧基故籍，祇载顷亩，而无租数，且字迹磨灭，日久诈生，考其籍与户租或异，勘其田则顷至实多，盖缘租人家业进退，于券交佃，上下诡计，以致田租隐没，日给不敷也。

至正八年，奉直大夫、扬州路滁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札牙进，奉议大夫、扬州路滁州知州兼劝农事安皞究知其弊，相与谋曰：“奉法久则弊，易变则通，斯圣贤因时立政之格言也。今学租之弊，苟不立法防闲，则作伪者日甚，恐废弛愈久，而莫能振举也。”于是移文仰学正张□□较其故籍，验其新额，明顷至，实租数，拟饬诸贞珉，将为不朽之计，属余作文以记焉。余维明政化者以崇学校为本，崇学校者以足钱粮为先，若然，则祀事备，府舍完，廩食充，而士类教化，胥得其效矣。是举也，匪物田顷租数有所征验，亦可使上下诡计隐设之习，不复敢萌。是天朝右文之意，郡尊主政之方，庙学有恒之产，俱为盛事，可书。于是为记。

总计三县水陆田地共六十二顷五十二亩五分八厘，交米麦五百九十四石九斗六升八合。三县白地、柴山、鱼潭，每年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二两五钱。宫墙外并射圃白地，杨春等十户起盖房屋居住，纳钱七十两五钱。

（选自清光绪《滁州志》卷九《艺文·金石》，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增修儒学记 王 纲

按：元至正五年（1345年），全椒县令李安增修文庙殿庑，堂舍焕然一新。王纲作文以纪其事。王纲，滁州府长子县人。从学于陕西侯伯政，喜性理之学，不乐仕途，曾荐辟，隐逸不仕。

元至正改元，圣天子诏复科举、兴学校，所以继道统、宣人文也。故天下风宪有司奉行惟谨，勉励提调，营瞻严饬，教养休明。惟全椒学，廩入既鲜，加以屡歉，荒荟圯委，岁久弗治，庙貌弗蔽，师士无所。越四年八月，县令李侯由国监历仕，来尹是邑，首以劝农为务，欲及学校未遑，跋涉王事。明年，李甫归。是秋，淮甸大旱，农以侯劝，故塘沛储水灌既。旱岁有获，乃命乡社各置馆塾，弦诵之声，洋溢境外，遂与监县丁好礼计，仍选其能干者领其责。泻材于江，攻石于山，冶陶于野，鸠工集徒，定表扬土。早作而夕辍，悦使而勤省，悉新之。大殿修庑，崇陛广墀，棖星列戟，重门廓新。会讲有堂，习肄有舍。丹漆渙渥，紺碧绚烨，而墙宇周焉。面山枕溪，槐桧葱郁，俨然圣居也。凡圣贤像塑，从祀图绘，冕藻章服，一视监之制。冬晴温燠，天相其役，至此而毕，仲丁释奠，遵豆静嘉，衣冠跽

济。终礼，大设犒燕，而落成焉。诸儒以书征记于予。予谓方今六事考功，学校居先。风俗盛行，人材乐育，于是乎在诸绩乃具余效尔。视民之职，诚皆以李侯之心为心，必来取法，则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岂曰小补之哉？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二《建置志·黉宫》）

重修来安县治记 汪景浩

按：明天启《来安县志》载：元泰定元年（1324年），达鲁花赤马合谋砂、县尹郭让建厅事、仪门、谯楼于故地。钦州路教授、六安人汪景浩为之记。

来安为淮右壮邑，南北交接，兼以北燕川陆之途，悉经于此。昔罹兵燹，莽为盗区。民未苏，生养休息，户仅百而已。时议谓不足置县，遂改为镇。继郡守和景因民之请，今复旧额，官府下县，报可。后又罹寇扰，凶残益甚。干道癸巳，部使者高禹议省吏员、宽经费，仍为镇；不二三年，郡守章冲复请为县，宋淳熙乙巳之秋也，绵亘至今。皇元混一区宇，振文明之风，布公平之治，邑宰相继而听讼于数椽之下，震迭可虞。幸天开花县之春，监县马合谋砂将仕来治斯邑，刚明果断，威行百里，如秋霜烈日之厉，凛然而不可犯，绰有能声，终始循良，悠久不渝。一日鸣琴之暇，于同僚曰：“更楼以警昏晓，仪门以耸观瞻，公厅以署县事。前官因陋就简，几易一腐朽，补一空缺，不足为经久计。凡我政人，安可玩愒追责，岁糜廩禄，而不知撤旧更新，以光耀斯邑？”县尹郭让刚方之操，练达之才；主簿杨禄清廉有守，公己无私，以监县之言为是。典史郭国瑞以儒饰吏，案牒详明，亦善于赞成者。

由是规恢远图，于时建地，各捐诸俸为一邑倡。民皆欢趋之，来赴斯役。木市于商，瓦作于陶，工以佣役，财以助取。监县亲为董督，夙夜程作，不替风雨。逾月，宏规一新，前后雅肃，内外宽夷，飞栋以崇其庇，疏楹以通其蔽，气象轩豁，盛矣哉！今日之琴堂也。

予尝于言外之意求之，监县之父以爵秩名家，职亲禁卫，初仕江淮财赋总管，复授江浙行省理问，寻调致用院同签，政绩昭然，延及于后。父之爵秩，监县以天伦为重，遂以弟荫序，谓非义让不可也。今监县荣膺前职，不叙荫之中，书在钦奉玉音序秩之日。莅事之初，严法以戢奸宄，劝耕以益军饷。民弗用灵，制以刑；托散诸物，屏以迹。僧人争院，助虐豪霸，以治之。兰沛建桥，往来行人悉便之。于化民成俗之余，益思所以重建厅事，诚无愧于莅官者。风宪之官巡历郡县，亦礼貌之。今粗举言外之意，附诸兴造岁月之后，初非美其德政也，识者其无议于后乎？僭功甫就，耆老请文以识远，于是作而曰：天下无难事，得其人则易。昔僖公修泮宫，文翁兴学校，是皆设施于一时，流芳于千载。今各官以建造为贤良，于前贤修泮宫、兴学校，夫何异同归而殊途。后之来字民者，登森严之琴堂，盍亦相与兴行美化，俾邑民日恬以愉，日鼓以舞，岂非为太平之民与？今何幸，拭目以观盛事。

（选自明天启《来安县志》卷二《建设·县治诸署》，天启元年刻本）

杜居敬德政碑记 党 安

按：元泰定二年（1325年），杜居敬出任来安县尹。五年（1328年），县学学官党安撰此文以纪其德政。文见清雍正《来安县志》及民国《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但文皆有阙，今以《志》载为底本，参校《金石古物考》，录文如下。

泰定二年乙丑春二月，承事郎、来安县尹杜由河南行中书省掾史升今官。前此两主勾稽，皆著廉能，未至来安，先声载道。来安士民喜曰：“吾山邑腴剥之余，今贤令尹至，其有瘳乎！”及侯至，士民争逐，如失哺之婴儿得慈母也。侯至，下令恤周瘵，招流亡，旌善良，锄强梗，民安生乐业，如作邑之初者，侯以身任其事之力也。侯以公明廉勤之德，行宽平安静之政，其于事，井井有条，有如悍吏藏踪，乡闾安息，城池有更鼓之明，义仓储水旱之防，社学立孝弟之义，桥梁修而无病，涉农桑成而纾饥寒，人吏优暇，取孔子四书，偕职教者授以经旨。吏犹训之，何况人民乎？一日，视宣圣宫，侯曰：“此不葺，民何知崇儒重道之风？”观三黄庙，则曰：“若不修，则何以报开天立极之本？”乃令隶儒、隶医有力者修葺，至于民力无损也。曰儒曰医，不忘侯德，勒石备载，其详已。至若办决可否受词讼，是以讼简；分民等第定徭役，是以役均；劝民务本无逐末，是以户增、田辟、盗息。人谓侯来三年而五事备，廉能生百善之效也。有若丁卯岁六月，飞蝗由泗达县界，我侯斋戒致祷，神明嘿佑，悉往天长、六合，沿江而逝。真卓茂之令，密蝗不入境，德诚全也。

噫！贤侯何以遵此哉？盖心公而政平，天辅其德也。侯日绝请谒，人不迹其门，戴星视事，祈寒暑雨皆然也。由是民庶而知教，三年而政有成。行将大用，不可得而借留。父老士民踵门而告曰：“子前职教吾邑，言公而笔直，盖为我文诸石，以寓去思之怀？”余不敏，何足以□之？请者益□□得□靖恩曰：“汉唐以来，最亲于民者，令长之职也。循吏贤否，百里安危系焉。盖今世仕之可称者，惟廉与能，多有优于此而拙于彼者。惟两全其义，故宜事不扰而易办，民所以去而见思也。”

侯，汴京古洧人，名居敬，字简卿，嘉山其号也。尝读《汉史》，南阳太守杜诗身节俭而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时人方于召信成，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今来邑士民树碑诵德，是不忘父母子民之思，抑亦有南阳古君子遗风焉。今按史克诵鲁僖公法，繇其实，而系之以颂。颂曰：

永阳山城兮介乎淮楚，兵燹蹂躏兮离离禾黍。天开太平兮统一寰宇，四海清谧兮万民安堵。贤才笃生兮为国之辅，忧民之忧兮庶务毕举。莅政廉勤兮十令同伍，如鉴如衡兮滁民仰睹。旄倪加额兮千载斯遇，三年遗爱兮召父杜母。承流宣化兮仁沛春雨，刻石纪德兮名留万古。

（选自清雍正《来安县志》卷十一《集文·记引类》，雍正十三年刻本）

送朱子范赴来安县主簿序 赵 汴

按：明弘治《徽州府志》卷八《人物·宦业》载：朱模，字子范，休宁苦竹人。“国初癸卯年，有司以模应贡，授滁州来安簿。时兵戈之余，民无百户，模建言以来安并入清流县。从之”。癸卯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今皖省大部已在朱元璋统治下，但明朝尚未建立，故仅称干支。赵汴（1319—1369年），字子常，号东山，休宁人，理学家。

求木于山林者，巨细无或遗，匠石一过之，则拔其萃者，必十围之材也；市马于边陲者，驽骏常并收，伯乐一顾之，则空其群者，必千里之足也；为国家者，取士天下，其亦有异于是乎？吾邑朱君子范用举者言，得主滁之来安簿，同时以举得官如君者众矣，其儒且贤不必人人皆君。若而来安寄治郡中，如古行县，疑若不足以屈儒且贤如君者，其门生子弟与交游之士惑焉。余谓不然。余闻古之取士，其始常宽，其终必严。不宽则入官之途狭，而不足以尽天下之材；不严则考绩之效微，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务。今君所由进者，入官之途与人同也，三载考绩，儒者之效，必将有异于人乎。君自此且大用，虽欲人人同于君，得乎？十围之木，不登匠石之场，与拱把同；千里之足，不入伯乐之厩，与下乘同。士之未达，何以异此？先正有言：“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是岂非君素志欤！江右，古文明之都，盖匠石之场而伯乐之厩也，岂有儒且贤又有志如朱君，而恒在下位者乎？毋患其宽而有以成其严，则上下俱得矣！仆与君居相近，交相好，而衰病日增，不能追交游之后，设祖道傍，与君握手为别，顾不可无一言。乃书是说以赠君，其尚有取于斯也夫！

（选自赵汴《东山存稿》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应宜儿赤猎虎记

按：清光绪《凤阳县志》载：“元应宜儿赤猎虎记，碑在凤阳县刘府西太山庙前”，并记录碑文如下。另据清钱大昕及赵绍祖的记录，可知所录碑文不全。钱、赵二人跋尾一并附录。此文所称“戊子”为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

元安远大将军应宜儿赤在濠屯田打捕，七八年间，禽杀一千余虎。戊子仲冬，猎至定远村北及光山，亲射杀二猛虎。至元二十六年，巡检王侃、郭直立石。

（选自清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六下《艺文考下·金石》，光绪十三年刊本）

元应宜儿赤猎虎记 至元二十六年九月

右《应宜儿赤猎虎记》文与书法俱劣。至元二十六年，钟离、定远二县民所立，以颂淮东、淮西鹰房、屯田、打捕总管府达鲁花赤应宜儿赤为民除害之功，后题江淮等处行尚书省札付钟离县遗碑市巡检王侃、郭立石。濠州时称临濠府，属江淮行省。至元二十八年，改江淮行省为江浙行省，别立河南、江北行省，画江为界，凡江北州县皆改属焉，而临濠亦降为濠州矣。碑今在凤阳县西南刘府集东岳

庙。知县宛平孙君维龙以予嗜石刻，乃募工搨一本见予。考王象之《舆地碑目》：“唐《杜亭碑》，在钟离县西七十里。遗碑拭元和中太常寺协律郎杜牧作。”象之，宋南渡时人，称“此碑尚存”，市名“遗碑”盖以此。今小杜碑久亡。明初勋臣、东胜伯刘谦居此，土人因呼“刘府集”，而“遗碑”之名县人无知其故者。孙君方撰《凤阳新志》因书所闻，以遗之。

（选自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八，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重刊本）
元应宜儿赤猎虎记 至元二十六年 在凤阳府 存

按：《杜亭碑》遗碑“拭”下有“视”字。恐是“拭”、“视”二字连读，今此跋以“遗碑拭”为句，疑误。赵绍祖识。

（选自赵绍祖《安徽金石略》卷七，清道光刻本）

重建曲阳文庙碑记 王国英

按：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年），阿剌帖木出知定远，重修文庙。濠州儒学正王国英撰重修碑记，以纪其事。另撰有《安公县尹德政碑》，见明嘉靖《定远县志》。

国朝学校遍天下，其来尚矣，自秦汉之间未有也。曲阳之学在县治之东南隅，废弛已六七十年，未有执经之地。皇庆壬子岁，达鲁花赤阿剌帖木承事来宰是邑。是年壬子月，圣天子下明诏，仍谕之曰：“庙宇损坏，随即修完”，恩至渥也。乃委学职曹先登、刘汉臣、杨嗣宗，县吏侯祚董事。鸠废材、用余力，未半载而事毕矣。是役也，不劳官府，不费民力，大有规划，尽合制度。盖事以乐而易为，人以乐而易从。为西淮之甲第已而多士，言曰：贤大夫为是举也，岂特使子弟群居俗谈，但为作养人材之计乎？亦岂使子弟习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使超出时辈，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三代导之，教人为本。人伦明、小人亲，则王道行矣。夫子在当时阐无穷之传，其传果何欤？曰道也、仁也。率性谓道，博爱谓仁。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知格物、饮食起居、徐行疾行、进退周旋，凡所谓道与仁者，岂有外乎？吁！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发之差，天壤之谬，此所以求道与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也。及其应物处事，其或发见，所以然者，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完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而中，则道与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而其则初不远矣！是乃圣贤所传之要，终吾身而后已，可也。虽约居屏处，得时行道，而亦何加损焉？岂特为不负贤大夫作新斯学之美意？同志之士，属之为记。实惟仆不敏，不足以推本贤大夫胸中所存万一，是则愧且惧耳。

（选自明嘉靖《定远县志》卷九《文·碑》，明嘉靖刻万历增修本）

定远县重修通济桥记 余 阙

按：元统二年（1334年），定远县主簿薄从善（字实来）主持重修通济桥，次年

落成，余阙作文纪其事。薄氏曾任职泗州，余阙对其多有夸赞。余阙（1303—1358年），字廷心，唐兀人，家合肥。元统元年进士，授泗州同知。后升淮南行省左丞，分治安庆，至正十八年正月城陷，投水自尽。氏著《青阳集》，未录此文。另有康存诚《重修通济桥碑》，见嘉靖《定远县志》。

溪出韭山，并定远县北流入于淮。邑之西门，斩木联杠以济行人。每春夏水潦，则荡析漂没，无存焉。故岁或再葺，居者劳而行者病。凡经几人、几岁无有以为意者。主簿蒲君实来捐己俸，惟资民之工力以成，为梁五街，树石以为柱，中施铁钜，覆以石版，琢为栏楯，穹隆轆轳。上可以载大车，下可以通百斛舟。所用灰石人工可胜数，自元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戒事，至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成，乃揭华表，其东西端题曰“通济之桥”，君赋有方，程有度督，役有期故，工固而敏，役虽大而民若不与知者。然是故邑之人，以暨四方之来者，皆交颂君曰：“可谓能！”今年春，余过寿阳，见有为单父侯指路石者，以得君之为政。既来佐泗水，邑人具告，君尝修三皇、孔子庙，饰俎豆，创接官亭，凡公府、衾褥、帷帐，一切所以奉公上者，无不治具，而通济桥乃其绩之征也。

我国家稽古建官，典农以尹，治道以丞，以簿官有常职，事宜无不至矣。然为吏者率乐于从仕，而惮于尽职。诘旦拥旌张盖，扬扬入曹司，引笔摘纸，署其上上者；曰上下者，曰下至午而休，他凡所以利民者，拔一毫而不焉也。其统理千数百里，如古方伯、诸侯之贵者，皆若是，而况佐邑之任哉。甚者又饰虚功，执空文，以调上曰：“某事、某事备”。如令求诚，能尽其职如蒲君者几人？夫位不贵于高，而贵于治；位高而不治，虽锡王儋爵，危危然。此余之所深耻，亦必蒲君之所耻也。邑人既上君之治，行部使者又愿刻石以垂不泯，予故乐书之云耳。

元统三年八月日，赐进士及第，承事郎，淮安路同知泗州事余阙撰。

（明成化《中都志》卷七《文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本）

建法华禅庵兴慈宝塔记

按1：法华禅庵在今明光市大横山，有元代兴慈宝塔，建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塔分三级，每级均有建塔铭文。民国汪雨相存有塔铭拓本，《金石古物考》载：杨智杰等建法华禅庵兴慈宝塔记“在嘉山县西大横山本寺兴慈塔第一级。拓本连额高一尺二寸，广九寸一分，十行，行字不等。额三字平列，字径一寸五分，均正书。”

建塔记

法华禅庵伏承持戒信士杨智杰、母亲智善、室李□因泊家眷等庆遇胜缘，谨捐净财，恭入本庵，建造兴慈宝塔第一级。集斯胜利，上荐先考，不求人天福报，愿结净土正因，更祈业消冤解，身心以获轻安，梦觉云收，位品独登极乐，存亡俱益，恩有均资，见闻随喜，罔圆种智者。

大元至正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主庵释法珪题

按2：《金石古物考》载：王智成等建法华禅庵兴慈宝塔记“在嘉山县西大横山

本寺兴慈塔第二级。拓本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四寸，十二行，行字不等，正书。”

法华禅庵伏承持戒信士王智成同母徐智□，弟王法昱、智□、智慈、智仁、智衷，妹夫李智旺，妹王智茂、王智俊，劝缘合家眷等，谨捐净财，恭入本庵，营磬灵牙舍利兴慈宝塔第二级，积斯善利，永为净土之资粮，藉此胜因必获金刚之种智，存亡俱益，老稚咸安，法界有情，均沾利乐者。

至正十一年中吕月上旬日劝缘释法珪谨题

按3：《金石古物考》载：许法贞等建法华禅庵兴慈宝塔记“在嘉山县西大横山本寺兴慈塔第三级。拓本高一尺二寸，广二尺，十五行，行字不等，正书。”

横涧山法华禅庵伏承滁州来安县嘉山乡洪溪檀越、奉佛戒女善人许法贞暨男徐法坚、法杰合家眷等谨发诚心，捐舍净贿，恭入本庵，建造灵牙舍利浮屠第三级及施塔心二柱，助成宝殿两檐，所祈善利，上报四重深恩，下济三涂极苦，见存福慧，募修报尽，俱生净土，法界有情，同圆种智，三保证盟，诸天洞鉴。

大元至正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劝缘开山勤息法珪谨题

（选自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十七《补遗》，民国23年铅印本）

天长县兴修儒学记 张以宁

按：元至正六年（1346年），天长知县侯偁重修县学落成，张以宁代淮东金都御史杨惠作此文，以纪其事。张以宁（1301—1370年），字志道，福建古田人。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授黄岩州判官，升六合县尹，坐事免官，滞留江淮者十年，历国子助教、翰林侍读学士。入明，拜翰林侍读学士，洪武三年卒。

淮安郡泗州之属邑，曰天长，背淮腋湖、面大江而履平楚，弥数百里，自前代为朔南交地，事会劬勤，文教率未遑。我朝统四海而一家，兴学设科，励精为治。至正纪元之六年，寔河间郝侯偁宰是邑之明年，政孚声着，废举滞兴，顾瞻邑黉，独圯弗治，大惧无以称上旨，意亟图新之。会金陵孙尚忠主文学，力以是请，誓任其劳。侯慨然谋之，官联而合，乃捐己之餐钱以倡，蠲籍儒之力役以劝，众志成城，景从回应，摅志陈力，鸠材庀工，化腐而坚，易挠而隆。礼殿、仪门、讲堂、斋庐，东西之庑，丹碧黝垩，举以其度。复建文昌之祠于庑之左。始九年夏，迄秋落成，为工五百，缗以五千。先是，县为社三十有六，社有学，鞠为蔬圃，具文相沿，侯始择民之童子可教者，立宫置师，弦诵相闻。又东乡民某者佃田一十二顷四亩有畸，碑坏籍去，掩为己物，租入于学仅三之一，强贪弱慑，久莫能正。侯躬率僚吏暨文学，履畎亩，核隐匿，出田为顷者七，为亩一十有九而赢，遂藉于版，用垂永规。既事，分浙金宪刘君遵道来请记。

予为之言曰：士生三代时，耕有恒产，学有成规，考之德行道艺，不以占毕词章，而兴贤有定制，隆古之治于斯为盛，后乎是而有志者严庙祀，使儒知所尊，崇室庐、丰廩稍，使士有所居、有所养，日肄月稽，拔其尤，使贤者有所阶，而仕法视古甚详也，然而教失而学废、文弥而实丧，材兹不逮，治亦随之。君子观于唐宋

氏，盖有嫌焉。今昭代慎选长民，以还古治，郝侯祗奉德意，以举学政。尔邑起百有余载，因仍之旧，用心实劳矣。矧其地去中州而近，水土厚以深，风气质以愿，有受和、受采之地矣。尔游尔歌，相规相诲，陶成于诗书，兴起于礼乐，尚克副侯所望哉。于乎！教育之不具，令之责也；自修自养之不力，士之过也。甄贤能、励风化，兹非风宪之职乎？矧予忝科目进，故不辞而记，既以劝理人，又以儆为士者。

侯字子荣，官承务郎，先钧州同知，以治称。大父企，中大夫，异样局总管；父克敬，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世有令名云。

（选自明成化《中都志》卷七《文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明 代

大明皇陵之碑 朱元璋

按：皇陵在明中都城西南10里太平乡，今凤阳县城西南8公里，是朱元璋父母的葬地。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年），朱元璋亲撰此文，立碑于皇城前金水河御桥北金门前左侧，东向，与右侧无字碑东西对峙。碑身高420厘米，宽189厘米，厚63厘米。26行，行56字，字径6厘米，楷书，共1101字。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其辞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莫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时乃长淮盗起，民生攘攘，于是思亲之心昭著，日遥眊乎家邦。已而既归，仍复业於皇。

住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非？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于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

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即起趋降而附城，几被无知而创。少顷获释，身体安康。

从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讨罪，将士汤汤。一攫不得，再攫再攘，移营易垒，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与枪。予脱旅队，驭马控缰，出游南土，气舒而光。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渡清流，戍守滁阳。

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歿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钢。群雄并驱，饮食不遑。

暂戍和州，东渡大江。首抚姑孰，礼仪是尚。遂定建业，四守关防，厉兵秣马，静看颉颃。群雄自为乎声教，戈矛天下铿锵。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何有乎仁良。予乃张惶六师，飞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赞襄。亲征荆楚，将平湖湘。三苗尽服，广海入疆。命大将军东平乎吴越，齐鲁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险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锋刃而灿若星铎。已而长驱乎井陘，河山之内，民庶咸仰。关中既定，市巷笙簧。玄菟、乐浪以归版籍，南藩十有三国而来王。

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天堑星高而月辉沧海，钟山镇岳而峦接乎银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臧。于是祀事之礼已定，每精洁乎蒸尝。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七月吉日建。

（选自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之《〈大明皇陵之碑〉考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御制柏子潭龙神文 朱元璋

按：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朱元璋驻兵滁州，天旱无雨，往柏子潭祈雨得应。洪武六年（癸丑，1373年）遣文原吉祭祀柏子潭龙神。《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祭柏子潭龙文》即此文，但无系年。

维洪武六年，岁次癸丑，九月己亥朔十三日辛亥，皇帝遣秦府右傅文原吉，祭于柏子潭神龙曰：

昔兵驻滁阳，适当秋首，正禾苗畅茂，时乃无雨。军民惶惶，予亦甚沮。询及土人，言丰山之东，潭有神龙，每遇旱患，祷之辄应。予亲诣，恳切于祠。神不我弃，后三日乃答。俄风生万壑，倏墨云偏[遍]于太虚，须臾，霖雨济我军民。然虽去此而常想，二十年间凡旱患，犹极目于神方。

今年郡牧在斯，掬渊泉饮，有告我者：“蛇入神祠”。予想非蛇，必神有所为至，岂牧竖褻渎而有所恶欤？抑神心悦而至欤？呜呼！倏然忽然，予所不知。特遣

官致祭，并禁掬水，神其鉴焉。有司岁以六月六日合丰山神致祭，著为令。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御制柏子潭神龙效灵碑 朱元璋

按：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二月，朱元璋亲述滁州柏子潭祈雨事迹，于次年四月建碑亭于柏子潭边。碑已不存。《高皇帝御制文集》无此文。

昔元末帝纪至正十有四年，岁次甲午秋七月，朕率兵驻滁阳。正禾苗畅茂之时。值天久旱，农树将槁。时所帅者众，爰恐乏食，皇皇不已。于是询于土民之耆年者，曰：“滁阳郡在方册，其来远矣，水陆英灵，孰民怀之？”语既，郡耆默然，中有志士杨文素者曰：“滁之西南有山，曰‘丰山’，阳谷有峦，峦侧有渊，名曰‘柏子潭’，浅深莫测，神龙出没往来乎其间。前代雨愆期，凡官守于斯者，必悬祷于是，诚则輒应。于是每遇旱患。祈必丰稔。滁民怀泽。临渊而建祠，先后人相继，无不仰瞻。今天久不雨，必诣神祠，陈其所以，或者雨乎？”

朕既听是云，即策马极所在。去将百步，税骑而步趋，钦钦而临渊。思之，洋洋乎在渊，跃跃乎游云。于是斋焉，饭僧，临祠而祷之。初，土民有云：凡祷之日，潭必有异，或鱼尾于渊，或鼃鼃浮于面，斯雨泽之先兆者。朕亦欲是，至期无见。祷已毕矣，亲跻峦侧，立渊西崖，扳弧俯视，以矢入渊者三，祝谓神曰：“曩有祷于神者，谓神有异，今乃无是朕与神约期三日，神若我答，无不神敬；设杳然，还可祠于渊乎？”祝毕乃归。

是日天朗。明日，万里无云。三日，其晴愈甚，漏当已正之期，纤云不飞，待至午漏将正，出视四天，滁之西南，丰山之右，墨云一点，昭示碧天，其巨如斗。噫！久旱不雨，今碧天万里，所望之云不过如斗，量岂济哉？果若不答，神必我较，将有也变欤？于是闕息于中堂。

少顷，视外澹影幽阴，即出仰视。呜呼！欻然忽然，墨云已偏太虚，雷轰天外，电掣九霄，霖雨大作。时朕冒烈风迅雷，即诣神祠，谢神如朕所约。邑中去潭多不三里余，比至潭所在山川，滂沱盈溢，无不浩浩荡荡，神乃我答，不伤不溢，民获丰稔。

朕自去此三十年余，若遇旱患，心目朝向是方，意欲诣祠而祷，斯慕神之切也。遂于洪武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特敕有司建亭宇，刻坚石，著神效灵，树当渊，所以昭示泽民之验。洪武十九年岁次丙寅夏四月。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感旧记并序 朱元璋

按：明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辛卯，朱元璋前往中都凤阳，途经滁州，追忆征战滁州的往事，有感而作此文。

予因督功中都，道经滁阳。乘春之景，踏青西郊。细目河山，城雉如故。怀壮

戍此，今河山虽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颜。花木谢而再春，人已苍而不少。感彼此之时势，执笔留心，特叙困兴之事，以为记。

息驿时闲，登丰峰而临下，观四山以环滁，识欧阳之不谬。昔虽驻斯，当挥戈角逐之时，何暇遍游？今勘定祸乱，宅于宇内，时逢民福之时，故得暇游于旧戍。景多古迹，川旷而水纡。醉翁亭下，酿泉备酒，掬饮者酣。黄精蕨薇，扶老以泽颜。民淳风厚，闾巷情欢。因睹民之乐天，于今始见。叹往日之危难，何下万千之数。当有元弛纲之时，氛埃渤于宇宙，鸿蒙于中原。群盗纵英而驰骋，荡民命如驱羊。予潜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余粟，度残生以候时康。何天狼之晃朗，弧矢乃倒芒。吾将居无何，于是乎匹马单戈，奋兴淮右，聚良民于乡里，收残胡遗士于诸营。祝天以保众，利剑以除精，射揜抢而清太虚，摧坚垒而安厚土。谋当有志之初，于是乎张惶六师，九伐威于海内。不几年间，偃兵息民。时亨亨兮，日月运行，民欣欣兮，乐岁康宁。符应兮有准，修德兮在古与今。岂崇朝兮飘风，何终日兮骤雨？景物异前，河山如故。既定乱以安民，犹得思往以阅今。足当年之初志，述而为记。

（选自朱元璋著，乐韶凤辑《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四，嘉靖十四年徐九皋校本）

钦定滁阳王庙碑岁祀册 朱元璋

按：郭子兴，定远人。元末兵起，散家财结豪杰，攻拔濠州城据之，自称元帅。朱元璋尝隶其帐下，以所抚马公女妻之。乙未（1355年）卒于和州，归葬滁州。洪武三年（1370年），追封滁阳王；十四年，诏建滁阳王庙；十五年，诏滁州千百户及庙户，制订滁阳王庙祭祀礼仪。

皇帝制谕滁阳千百户王杰等：自古豪杰之士，有大功于天地人神者，生虽不获其福，死必血食庙祀焉。所谓死而不亡，名传永世者也。惟滁阳王，定远之民。当元运将终，群雄并起，王亦乘时倡义，旅克濠城，拒守二载。时朕从事，恩礼甚厚。岁癸巳，王行兵盱眙。甲午，移驻环滁。乙未，南巡和阳，婴疾而薨。先是，命朕率兵镇御和阳。及王薨，王子不能驭诸豪英，兵且乏食。朕帅众渡江，秣马厉兵，东征西讨，凡十有三年，帝业乃成，朕追念旧恩，特封滁阳王，立庙于州，岁时奉祀。洪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阳千百户等，免征田租者二十员，名永供时祀，其宥氏首率而祀之，故兹制谕。

一、祭祀日期用四孟日：正月初三日，四月初三日，七月初三日，十月初三日。前件四孟之祭，系是古礼，其余俗节不行。

一、祭祀礼物每祭合用：山羊一羴，三十斤；猪一口，三十斤；香，一炷；烛一对，一斤重；果子随时，不拘多少；酒，一瓶；馒头、粉汤，照神位；纸，一阡张。

一、奉祀人员二十户，照田数多者多出，少者少出，买办祭物。

官十七户：

王杰，田地二顷九十七亩五分，正米麦一十七石五斗六升五合。
 何众，田地二顷五十三亩四分，正米麦一十硕五斗二升七合。
 黄忠，田地三顷四十四亩六分，正米麦一十八石斗二升三合。
 陈良，田地一顷六十八亩六厘，正米麦七石二斗八升一合五勺。
 郭才，田地三顷四十九亩八分五厘，正米麦一十七石七斗二升二勺五抄。
 费诚，田地二顷六十三亩一分四厘四毫，正米麦一十二石七斗一升五合八勺。
 骆聚，田地二顷一十二亩二分，正米麦九石三斗九升九合。
 许贵，田地二顷二十九亩五分，正米麦一十一石一斗一升五勺。
 杨和，田地一顷九十二亩九分七厘，正米麦八石七斗五升四合一勺五抄。
 宋用，田地二顷八十八亩九分三厘四毫，正米麦一十三石九斗七升五勺五抄。
 纪通，田地一顷九十五亩，正米麦一十一石一斗三升七合五勺。
 曹胜，田地一顷七十五亩，正米麦九石六斗八升二合五勺。
 朱英，田地一顷三十三亩八分六厘一毫，正米麦七石六斗二升七合六勺八抄。
 陈兴，田地一顷七十四亩，正米麦一十石二斗六升。
 俞胜，田地二顷五十三亩四分八厘，正米麦一十五石八斗六升一合。
 林皋，田地八十四亩三分三厘二毫，正米麦四石九斗四升九合二勺五抄。
 吕胜祖，田地五顷二十七亩，正米麦三十一石六斗九升五合。
 看庙人三户：
 宥姝子，田地一顷三十亩，正米麦八石七斗六升。
 范兴伍，田地九十三亩五分，正米麦六石四斗二升七合五勺。
 刘兴旺，田地一顷亩，正米麦七石六斗五合。

（选自《钦定滁阳王庙碑岁祀册》，《国朝典故》本）

御制龙兴寺碑 朱元璋

按：朱元璋少年时曾出家於皇寺为僧，后寺毁于元末兵燹。朱元璋称帝后欲重建寺宇，以纪往事，但因於皇寺故址靠近皇陵，遂择地新建，命名为“龙兴寺”。洪武十六年（癸亥，1383年），朱元璋作此文追溯於皇寺历史及兴建龙兴寺的情况，立碑寺内。该碑已不存，据民国23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记载，该碑拓本“高一丈，广五尺二寸，二十行，行四十八字。字径二寸。正书。”

寺昔於皇，去此新建十有五里。奠方坤地，乃於皇旧寺也。寺始刹之由，为因累经兵废，其焚修者不一，况前无刊石之可稽，故失始刹之由。但知昔宋时，先为金所废，后亦为元所废，诸僧因兵而云水，不知何之者，其数无纪。唯一僧名宣者亦被伤，入钟离旧城东岳庙焚修。后金亡宋终，元定天下，其宣者出城，于瓦砾中建茅宇而度弟子，以成其寺，应供是方。宣在宋末元初，作开山住持，师徒相继，传至住持僧德祝。于元至正十二年，群雄并起，寺为乱兵焚，瓦砾荆棘。

三十二年朕尝思之。昔幼时，师高彬者，托身于寺四年。初栖之时，其年蝗旱，寺罢僧饭，师长弗济。彼时朕年十有七岁，方为行童五十日，于教茫然，因师

弗济，且父母兄长不踰二旬尽皆崩逝。家道零落，归无所恃，出无所怙。虽如是，亦飘然西游庐、六、光、固、汝、颍。三年后归，归方四年，天下乱，从雄倡义旅，南入滁阳，次入和阳，已而东渡大江，角立群雄。又十四年，息群雄，即帝位，统寰宇。又十六年，天下太康，召询旧僧在俗愿复为僧者，许之。惟昔住持德祝座下弟子善杞，去须发，应召而至京师。朕与议旧寺之基，去皇陵甚近，焚修不便，于是择地是方。寺成，大臣入奏，更寺名曰“龙兴”，以善杞为开山住持。是时诸僧经兵日久，失传授，怠记问，况平昔供应之仪，相传讹谬，特召仪真地藏寺阍黎文彬者，讲其所以。文彬深通显密之教，特勅翰林与是僧，将平日繁紊之词，尽行删去，定真析伪，以成科仪。越两月而成编。时僧甚少，江东诸幼僧闻文彬奉勅官龙兴寺，愿为座下弟子者四十有奇。于洪武十六年秋八月，善杞授显密法师，文彬授善世法师，会集诸方，愿从焚修者，大阐瑜珈显密之教。

是寺之建，非为佛积福而建。止因幼托身于寺四年，寺因兵废，其应供是方者无有，失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因此，立刹之意，留心岁久，数欲为之。恐伤民资，若将民资建寺求佛，福从何来？盖民资劳于筋骨，力为之而养父母蓄妻子，岂帝王不劳筋骨以施而求于佛仙者乎？若以是而云，无乃佛仙不可求乎？不然，佛之善、仙之化，世无上者，安有不可求之者乎？所以民供朝廷者，为求安也。朝廷所以积仓廩者，为报以赏善、以安天下也。故不敢不谨出纳，以应上帝。岂肯恣意而糜费焉？因非帝王已劳而成资，资乃民力也。故不敢轻用，由是不遂建刹之意。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焉。今也寺成，佛地已完，自建之后，凡焚修者，愿祝福于被役军民，令其已往、见存者获无量福于身家。是辞，每遇晨昏节令，讽经同向，必依是谕而祝，永世无穷，而僧妥焉。故勅记之。

洪武十六年岁在癸亥九月吉日立。中书舍人□廷弦谨书。

（选自徐乃昌《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六）

敕赐滁阳王庙碑 张来仪

按：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草拟郭子兴事迹，诏张来仪撰写此碑文。十七年，立于滁阳王庙内。滁阳王庙建于宋端命殿故址，即今滁州市第一小学西园内。碑现已不存。《高皇帝御制文集》无此文。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亲稿滁阳王事实，召太常寺丞、臣张来仪谕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庙祀，而碑刻未具，甚阙典也。汝其据此为文于石。”臣来仪谨再拜奉诏。

谨按：王，讳子兴，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术数，常从异人游，得其书。年长未娶，南游定远。邑人神其术，将有为，叩之必验。邑中富翁，翁家有处女，以瞽未许嫁。王父过其门，翁以女命求卜。数成，曰：“此贵人也。”翁曰：“瞽目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则妻之。”翁曰：“诺。”既而娶。不数年，夫妇家日瞻，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谓人曰：“是儿得佳兆，异

日非常，必大吾家。”

既长，兄弟别籍，三人皆善殖产。元末，民间有造言者，王误中其说，信之甚笃，忽不事业，而妄散家财，阴结宾客。至正壬辰，汝颍兵起，王识天下当变，乃召所结宾客子弟，拔濠梁据之。时皇上潜居民间，为讹言所逼，惧祸将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居数月，王谓曰：“汝单居，当为汝婚。”王暮归，与夫人饮食，语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为使为他人的亲，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

王为人勇悍善战。时军师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刚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语难，而王剖决通敏，数以非语侵之，众故含忿。未几，客军首帅彭、赵以兵来驻濠，二姓皆僭称王，王等遂为所制。一日，众挟赵势拘王于狱，将害之。皇上自军驰归，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难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帅闻，遣人释王以归。

明年夏，还故里，收元卒七百献王。王就令将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闻元义兵欲归，将说之。左右无可使，特过寝门，示意越趋。因请扶疾往，卒说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赵东屯泗州，因挟王以往。时皇上方驻滁阳，知众不可共事，独坚守以待。复遣人赂彭、赵左右，赂行，王得纵，归滁阳。时王兵共四万，其麾下仅万人，皇上所部三万有奇。

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阳。既而信流言，亲至和阳视师。值王讎人亦驻其中，闻王至，移军异处。皇上礼送行者，俄为所艰。王闻惊惧得疾，寻卒。归葬滁州。

夫人张氏生三子，长战歿，次为降人所陷，幼与群小阴谋伏罪。次夫人张氏生女一，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

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帝业所始，乃封滁阳王，建庙墓滁阳，命有司岁时率滁人祭之。

臣来仪伏闻，自古帝王之兴，虽受命于天，未始不因乎人，盖必有所佑助维持而后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维持之者，亦得以与享其荣，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惟我皇上奋布衣，提一剑而起，外无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脱危难、识潜微，纳于二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业，可谓有知人之鉴矣。及今大统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寻源，寔由于王。爰建显号，俾永永血食，盖非王无以开万世之业，非皇上无以永王之名。

臣谨即是为铭。铭曰：

皇受天命，发迹濠梁。方其始兴，附于滁阳。滁阳先知，识圣于微。圣有大难，王脱其羈。取彼神龙，翼之风云。浴日咸池，洗其垢氛。龙腾日升，伊谁之功。有相自天，寔启王衷。皇奋无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嫔，王命女之。谋行諫从，肝胆弗疑。萋斐之言，终莫我离。秉钺专征，付以阃外。颠强蹙骄，有众日大。变生不意，卒疾于惊。何启其绪，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既臣万方。割符锡爵，乃侯乃王。

爰念旧恩，极天罔报。一饭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庙廷。
 乃复滁人，护其园塋。祠官孔严，报祀春秋。鬯酒铜羹，黍稷羊牛。
 王其来歆，母曰母后。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庙祀。
 棼棼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诏，作此铭诗。勒著贞珉，以永无期。
 洪武十七年三月吉日，承直郎、太常司丞、臣张来仪奉敕撰。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琅琊山游记 宋 濂

按：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元末明初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明初，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修元史，累转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以老致仕。长孙慎坐法，举家谪茂州，道夔州病卒。此文作于洪武八年（1375年）十二月，宋濂扈从太子游览琅琊山之后。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诸王久处宫掖，无以发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猎以讲武事。濂实奉诏扈从。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驿。濂进启曰：“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颇闻秀丽伟拔，为淮东奇观，愿一游焉而未能也，敢请。”皇太子欢然可之，即约四长史同行。秦王府则林伯恭，晋王府则朱伯贤，楚王府则朱伯清，靖江王府则赵伯友。

遂自驿西南出，过平皋，约三里所，望丰山盘亘雄伟，出琅琊诸峰上。唐梁载言《十道志》又云“丰亭山”。山上有汉高祖祠，又有饮马池，世俗妄传汉高祖曾饮马于此。国朝以山麓为畜牧之场，别凿池饮马，仍揭以旧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洼，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欧阳公修所发。泉上十余步，即丰乐亭。直丰乐之东数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转而西入天宁寺。今皆废，唯凉烟白草而已。”濂闻其语，为怅然者久之。

山东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亩余，色正深黑，即欧阳公赛龙处。上有五龙君祠。皇上初龙飞，屯兵于滁，会旱暵，亲挟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约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宝历，为作栏楯护潭，且新其庙。庙侧有时若亭，濂坐亭上，问潭侧双燕洞及其南白鸽洞以肆穷览。人无知者，乃止。

复西行，约三里所，有泉泻出于两山之间，分流而下，曰酿泉，潺湲清澈，可鉴毛发。傍岸有亭，曰“渐入佳境”，今亦废，唯四大字勒崖石间。淳熙中，郡守张商卿等题名尚存。沿溪而上，过薛老桥，入醉翁亭。亭久废。名人石刻颇伙，兵后焚炼为垩殆尽。亭后四贤堂亦废。亭侧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栏覆之，栏下压以巨石，中疏一窍通泉，径可五六寸，手掬饮之，温。

是日天阴，雪花翩翩而飘。伯清亟倡曰：“雪作矣，不还将何为？”濂游兴方浓，掉头去弗顾，其步若飞，历石径一里所，至回马岭，伯友追而至，伯清继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从矣。”二客，伯贤、伯恭也。其谓“回马”者，建炎寇盗充斥，郡守向子及因山为寨，植东西二门，西曰“太平”，东乃“回马”也。岭之东有醴泉，又其东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头山，山之下有熙阳

洞，皆未暇往。蛇行盘折黄茅白苇间，莽不知所之。

宋熙宁初，僧崇定获佛舍利六百，垒石为四十九塔于道隅，累累如贯珠，塔虽废，幸有遗址可凭。径行无疑。其路若穷，又复轩豁，盖峰回路转，九锁而至开化禅寺院。院在琅琊山最深处，惜乎山皆童，而无蔚然深秀之趣。唐大历中，刺史李幼卿与僧法琛同建此院，即张文定公方平写《二生经》处。三门外有观音泉，入院皆瓦砾之区，唯新构屋三楹间，中施佛像。僧绍宁出，速坐方定，龙兴院僧德学同太子赞善孟益、秦王伴读赵鐙、吴王伴读王骥、楚王伴读陈子晟，闻濂入山，咸来会。晟云：“太子正字桂彦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进，恐随二客归矣。”宁具饭饭客。

饭已，学引观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发，李阳冰所篆铭，铭已亡。张亿书三字碑，亦断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诸儒题名，陷石为一方，勒镌其中，自皇佑、淳熙、乾道以来皆有之。字或篆、或隶、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东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龙泉，祷雨多验。重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吴道子画观音及须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镌“淮东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记》”，颇不合文体，为之破颜一笑。又稍南，有华严池。由明月溪而上，入归云洞，访千佛塔遗址，过石屏路，俯窥大历井，井亦幼卿所凿。沿山腰陟磨拖岭，远望大江如练，钟阜若小青螺在游气冥茫中。岭下有琅琊洞，洞广两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测，名人题识无异庶子泉。惧日夕，复不暇往焉。然自幼卿博求胜迹，凿石引泉以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禅室、琴台，后人颇继其风。山中之亭几二十所，而日观、望月为尤胜。今荆榛弥望，虽遗迹亦无从求之，可叹哉！

夫亭台废兴，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间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处于偏州下邑，无名胜士若幼卿者黜黻之，故潜伏而无闻焉尔。且幼卿固能使琅琊闻于一方，自非欧阳公之文，安足已达于天下？或谓文辞无关于世，果定论耶？然公以道德师表一世，故人乐诵其文。不然，文虽工，未必能久传也。传不传，亦不足深论，独念当元季绎骚，窜伏荒土，朝不能谋夕，今得以厕迹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胜，遂获穷探，岂非圣德广被，廓清海宇之所致耶？非惟濂等获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惊之患。是宜播之声歌，以侈上赐，游观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记》中语“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字为韵，各赋一诗，授主僧绍广，刻诸山石云。

（选自宋濂《翰苑别集》卷六，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重发紫薇泉纪略 李维则

按：永乐元年（1403年），黄冈人李维则来滁任儒学训导，寻紫薇泉不可得。三年（1405年）三月三日，知州陈璉与李维则等人寻丰乐亭故址，重发紫薇泉。李维则作此文纪其事。

宋欧阳文忠公修当庆历中来知滁郡，于城西南丰山下之幽谷得美泉，因构亭泉

上，号曰“丰乐”，尝与滁人往游其间。而蔡端明、苏子瞻、梅圣俞诸公咸歌咏之。后人名其泉，曰“紫薇”。由是，紫薇之名闻于天下，后亭毁于兵燹，泉亦湮没无闻。

永乐元年春，余司教来滁，思求其迹，而故老凋谢，无可询者。越明年夏，五羊陈侯至郡，屡欲访之，亦不暇。今年春三月三日，始偕僚左往游，得丰乐故址于幽谷之东，又披榛莽，有石刻“某年月日，三酌紫薇泉上”，下视故址得洼坎一方，有水浸润。亟命发之，得石甃旧址，源泉腾涌，须臾，水澄如镜，掬而饮之，其味甚甘，汲而煮茗，馨美特异。侯乃列宾佐，酌于泉上，喜斯泉之再见也。余起而言曰：“吾人之乐，固寄兴于山水；而山水之胜，亦未始不因乎人。斯泉虽佳，自非欧阳公，则无以著之于前，非陈侯亦无以闻之于后。然则物之显晦，固有时哉！”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三《丰乐亭文集》，嘉靖间刻万历间增刻本）

重修儒学记 王 达

按：明永乐元年（1403年），陈珪出任滁州知州，三年（1405年），重修儒学。四年春，太仆寺少卿祝孟献请王达撰文以纪其事。王达，字达善，无锡人，少贫，刻苦问学，举明经，授无锡县训导。入为国子助教。朱棣即位后，擢翰林院编修，与修《太祖实录》，升侍读学士。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必建学育材，以为化民成俗之本。苟徒制人以法，而不纳民以道，非善治也。滁阳为淮右名郡，旧有学在州城东隅，乃宋景佑中所迁，元大德间所重建者。历岁既久，倾圯益甚，殆不可支。前此为郡者靳靳自守，玩愒岁月，幸盈秩而去，视官署犹传舍，奚暇理学校哉？

永乐元年冬，羊城陈侯珪由国子助教出知颍川，明年夏，改知是郡。下车首谒先圣孔子，顾瞻殿庑堂舍，叹曰：“是风化之地也，而荒蕪若是。今不经理，责在我矣。”又曰：“公帑不足以给用，民力不可以久劳。”乃首捐己俸，为笃于义者倡。而食于官、业于学、籍于农、肆于工、藏于贾者，咸欢然捐资效力，恐后于是。市材募匠，筮日肇工，侯乃身任之，心计指画，晨夕匪懈，而同知邓谦、节判郑桐、吏目叶青，咸与力焉。众心协和，工师用劝。先修礼殿，新圣容及四配像，次及两庑、殿门、棂星门、明伦堂、斋舍、庖、庾，诸所莫不缮治，涂墍坚致，弘丽视昔有加。实经始于永乐三年秋八月，落成于是冬之十一月。明年春，太仆少卿番阳祝君孟献诣翰林，请纪颠末，久未有以复之，而请益勤，有不可辞。

予惟先圣孔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终，其道与天地并有不得而赞者。故孟軻氏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然其道何道？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垂教万世。其理具于人心，其教著于六籍。苟能讲而行之，则人伦明而风俗厚，风俗厚而治道兴，治道兴而雍熙泰和之盛可致矣。

钦惟天朝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诞膺天命，奄有万邦，首建学校，育材崇化，功烈巍巍，超轶千古。今圣天子嗣无疆大历服，尊用儒术，嘉惠学校，天下士类莫不闻风以兴。而侯克祇承德意，以兴学为务，其为政可

谓知所先后矣。然廩于学者，当相与讲明先圣孔子之道，潜心乎诗书六艺之文，笃志乎圣贤体用之学，于家为孝子，于乡为善士，于国为忠臣。是则圣朝建学育材，化民成俗之意，亦侯之所望也。予重祝君之请，复喜侯通达治体，有志斯文，故为之记。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重修滁州城隍庙碑 陈 璉

按：城隍庙原在滁州州治西南，今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内。明初，朱元璋封滁州城隍神为“承天鉴国司民灵佑王”，后俱改称神。永乐十一年（1413年）三月，知州陈璉主持重修城隍庙，同年十一月完工。陈璉作此文以记其事。陈璉，字廷器，东莞人。永乐元年至十四年，任滁州知州，多有善政。

城隍之神，天下郡邑通祀也。导和弭沴，御灾捍患，咸有赖焉。滁州城隍庙距州治西南二百余武，而庙宇诸所，久弊弗治，罔以答神明之贶。予久欲兴修，以工费浩大，方与僚案议之。适耆老曹福海、王聚、王祥等来，言曰：“庙久弊不治。幸明府垂念郡人，福也！吾徒荷国之恩、食上之入，敢不协力以成厥事乎？”予义其言，许之，而劝礼兴义者，皆欣然捐资效力恐后，遂市材鸠工，鼎建寝堂及左右神司，重修礼殿与仪门、门楼以及东西庑，复周筑垣墙，树以嘉木。肇工于永乐十一年春三月，讫工于是年冬十一月。弘敞严邃，不侈不逾，庙之制斯备矣！公私相庆，曰：“神栖之宁也，民福之成也。盍纪岁月，俾后人有所征。惟明府毋靳于一言。”予义其请，不容拒。

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建极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大封天下郡邑城隍神，为王公侯伯，以配所在山川之祀。由是，滁州城隍得封为王。由高帝龙飞之初，驻蹕于滁，遂渡大江，定鼎建业，混一海宇，则滁之高城深隍，所以卫生聚者，必有神以阴宰之。此异数，所以加也。至十八年，诏天下：“凡五岳四渎诸祠，初封王公侯伯者，俱改称神。”于是天下郡邑城隍，复以神称之，配祀山川如故。其庙制自礼殿、仪门、燕寝、两庑、二司，崇广一与郡邑公署称，其塑像则易以木主。国家尊崇之意，可谓至矣。嗟夫！天下之理幽则有神，明则有人，人之所职，固有非神之所能，为神之所司，亦有非人所能及。我国家明制度、尊祠祀，岂无意哉？亦为民计耳。今天下隆平，民安物阜，而阖郡缙绅士庶日得以相安于雍熙太和之世，其阴受明神之赐者，亦多矣，又恶可忘耶？因徇郡人之请，具石刻辞，以彰圣朝崇重之典与滁人尊事之意，复系之以诗，诗曰：

繫惟明神，通祀郡邑。惟滁有祠，威灵烜赫。相尔殿宇，久弊弗治。

予忝守土，中实惭之。士民僉言，是宜修崇。众劝具来，有敏其功。

群工告成，栋宇言言。神之洋洋，来享来安。昔我高帝，驻蹕滁阳。

追惟神功，褒典有光。庙祀之仪，礼文具举。国家尊崇，度越千古。

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别而理之，式符礼经。神妥其灵，百和萃止。

导天之贶，为民之祉。氛祲弗作，灾厉弗生。士民熙熙，以乐治平。

爰刻铭诗，丽牲有石。邦人之思，永永无斁。

永乐十一年癸巳冬十二月，掌滁州事，中顺大夫，直隶扬州府知府羊城陈珪撰。

（选自陈珪《琴轩集》卷二四，影印清康熙六十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重修龙兴寺记 陈珪

按：洪武十二年（1379年），无为禅师开始重修滁州龙兴寺，历时二十余年，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修造完毕。僧正应海请陈珪作文纪其事。《琴轩集》卷二四《滁州龙兴寺修造碑》与此文同，但有删节。文末载“万历五年（1577年）石玺书丹”，可知光绪《滁州志》抄录自明万历重立碑记。昔龙兴寺址位于今滁州第一小学东园。

滁阳龙兴教寺，初为兴寿院，周显德中改今额。宋元丰间，明照大师重修之，方发地，得钱数万，由是远近竞施财力，历二十余年始克就，宏壮华丽，为一路冠。建炎中，毁于兵。绍兴二十年，重建佛殿及诸小院。嘉泰中，建东廊、钟楼及寺门。宋季复毁于兵，惟存佛殿山门而已。元至正乙未，住持绍广志欲重修而未遑。

皇明洪武十二年，无为禅师继绍广住持，始议新之。乃尽心化导，惟日不足，达官富人，竞输货泉，以后为愧。于是市材于江，陶瓦于原，炼垚于山。先修佛殿及山门，其法堂、厨房等舍以次创建。丹雘绚烂，制度宏敞。禅师叹曰：“诸役幸粗完，诸佛像可不新乎？”又欲建观音、四天王、轮藏诸殿及东西廊，方以财力不贍为虑。无何，治东廊地基，得白金六铤。禅师喜曰：“昔明照大师治地得钱而寺兴，寺复当兴乎？”于是走告诸有缘者。众以禅师得金之异，咸生敬信，大施财力。遂命工修饰，诸佛及罗汉等像，饰以黄金，种种装严。三十年，建东西廊。永乐三年，建观音、四天王、轮藏诸殿及新造宝藏。四年，塑观音、四天王等像，佛殿既新，抗以重门，翼以修廊，四阿有严，若翬斯飞，金碧灿烂，眩人心目。

先是，寺之四周隙地因元季兵燹，为军民所侵。联枕庐舍，爨爇交壁下。至是，禅师乃以资复故地，攻石累土为厚址，周树崇墉，截然有制。积二十余年，始克完美。四方来游、来瞻者，莫不举手加额，叹未曾有。其化导有缘，以成禅师之志者，今僧正应海，沙门法永、惠朗；宣劳其间者，则谢仲得、华荣甫、马士贤、曹福也。

应海一日录禅师修造巔末，属文纪之，以示后人。逊弗获，因曰：佛以慈悲愿力，摄受有情，神通广大，随愿而应。故梵刹遍一切处，崇饰极世稀有，而人不以为泰，而或废或兴，有数存焉。初，明照大师重修是寺，历二十年功始就，乃有发地得钱之异。历三百余年，始遇禅师修造岁月，及治地得金，一如明照，何前后之相符也？然而，物之废兴，岂偶然哉？因书其事，俾继承者，知禅师用力之勤，而相与扶植于悠久也。禅师，滁人，名得学，号无为，夙研禅旨，戒行峻严，人皆重之。

珪既述其事，复系以诗。诗曰：

奕奕龙兴，肇于显德。相构崇基，峥嵘突兀。明照继起，殫力修崇。
青蚨呈瑞，克底厥功。阅岁既深，宗风宏阐。逮宋季年，再罹兵燹。
岿然一殿，犹鲁灵光。或欲兴修，有志未遑。卓哉禅师，奋然而起。
发地得金，声撼远迩。群材既进，乃经乃营。殿廊门庑，次第告成。
飞甍重檐，光焕星斗。虹蜺栋梁，日月窗牖。法轮常转，宝相巍巍。
灵妙照融，上下皈依。紧寺废兴，爰有数只。匪师之逢，孰嗣前美。
敬告来者，以续以承。我作铭诗，垂千万龄。

永乐十一年南礼部右侍郎陈珪撰，万历五年石玺书丹。

（选自清光绪《滁州志》卷十《方外志·寺观》）

重修钟楼记 陈 珪

按：滁州钟楼始建于元代。永乐十二年（1414年）四月，知州陈珪与滁州卫指挥同知刘鉴等人重修，于同年八月完工。陈珪作此文纪其事。

滁阳钟楼在城中西北隅，即旧谯楼故基为之。地极高爽，一望可见百里之外。楼建于前元之至正丁丑，迄今八十余祀。楹桷、板槛与盖瓦、级砖多腐朽倾圯，若一旦推压，则钟亦随之废矣。予为是虑，议欲兴修。以工费稍大，久未克为。适都指挥同知刘公鉴奉命镇守滁阳，予间语之故，适符公意。遂以僧正应海、道正姜道澄募缘，众皆欢然捐资助力，乃鸠匠市材，陶瓦炼垚，肇工于永乐十二年夏四月，讫工于是年之秋八月。轮奂翬飞，观者欢喜。既落成，公属文以识岁月。

予惟通都大邑、城市之间，必有禁钟，以戒昏晓。然非覆以重楼，衡以巨木，悬以铁絙，其奚以历久远耶。斯楼之钟，闻铸于昔年，以铜计之，重七千余斤。模范精致，声音洪亮。当风晨月夕，蒲牢一吼，声彻九霄，响震万户，虽南阳丰山之钟不能过也。且闻钟之取象，其义甚博，扬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虑也。协韵广乐，所以达元气、彰天声也；铭勋皇宫，所以旌丰功、昭茂德也。岂徒警六时于佛土，戒昏晓于城廓而已哉。今钟之美，适与楼称。虽然斯楼，岂但庇乎钟而已？凡来登者，环滁之山举在目睫：东望菱溪，则五代刘金之宅，已蔓为碧草矣；西眺关山，则南唐李璟所据之险，已为坦途矣；南瞻琅琊，则醉翁亭之旧址犹在也；北顾皇道山，则秦皇经行之遗迹犹存也。矧滁城为太祖高皇帝驻蹕之地，而柏子龙潭亦临幸之所。天下之景，未有逾此。凡游神骋目于斯楼之上者，岂不慨然以兴怀古之思耶？是又斯楼所据之胜，不可以不记也。

（选自陈珪《琴轩集》卷十三）

重修滁阳驿记 陈 珪

按：永乐十三年秋，成祖朱棣以两京水陆驿舍多不合规制，命工部重新设计，遣官督办，军卫施工。滁阳驿于同年重修，竣工后，知州陈珪作此文记其事。此文亦见万历《滁阳志·艺文》，但作者姓名、系年缺失。括号内文字俱《滁阳志》更正。

滁州旧有皇华驿，在城内龙兴寺东。国朝洪武初，始迁于城南，改曰“滁阳驿”。驿当中原孔道，星轺驿骑，络绎不绝，与夫亲王朝觐及四夷、诸番入贡者，咸舍于此，视他驿为壮。

永乐十三年秋，上以北京至南京水陆驿舍湫隘。命工部降图式，遣官分，董军卫有司盖造。而滁阳驿旧址浅狭弗称，始于驿后增筑，地基长七尺〔丈〕有奇，阔十有五丈，高三丈，下实以桩，傍砌以石，坚固平整，始与图合。乃创建前后堂及后两厢，复周筑高墉。乃门其楼，若中门、若前两厢、东西马厩与夫厨房，重加修饰，以次完美。实肇工于是年秋之九月，竣事于是冬之十一月。

规制弘壮，大踰于昔，至于床榻、鞍辔之物，粮料之储，刍茭之峙〔峙〕，无一不备。逮夫庖湍、饮食之器，往来给役、祗应之夫，亦无一不具。凡经于此、舍于此者，莫不遂所愿欲焉。

载稽古昔，“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此后世馆舍所由设也。若晋文公崇大诸侯之馆，《春秋》美之；“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赵文子见讥于子产，是知馆舍之设，不可后也，审矣！

洪惟圣朝輿地之广，生齿之繁，文物之富，超于前代万万。今驿舍增修，规制远大，非惟耸四方之观瞻，而圣恩加惠于往来者，岂前代所能及哉？是用大书以侈上恩，垂之罔极。

永乐十三年龙集乙未冬十二月朔，掌滁州事、中顺大夫、直隶扬州知府、羊城陈璉记。

（选自陈璉《琴轩集》卷十三）

重建丰山庙记 陈 璉

按：丰山庙始建于宋，在城西南丰山顶。洪武初，与柏子龙潭共祠，称“丰山龙潭之神”。永乐十四年（1416年），知州陈璉构建庙宇，并作此文纪其事。民谚“丰山着帽，丰年之兆”，始见此文。

丰山在郡治西南不五里而近，高广磅礴，为此邦之望，山巅旧有庙，祀表封大王，实昉于宋。圣朝始改曰“丰山之神”，庙之右有石潭一，相传旧有龙居其中。洪武初，遂与丰山之神共祠，曰“丰山龙潭之神”。每岁六月六日，有司用二豕致祭。近年，圣驾巡守北京，道经滁郡，常遣礼部及太常寺官赍祝帛至，用羊豕以祀，实盛典也。旧庙久废，岁遇祀事，扫地行礼而已。

永乐三年，予忝知郡事，始构一室，仅足以栖神，迹年为风雨所坏。十四年夏，始创构庙宇三间，质朴坚固，足历永年。既落成，缙绅士庶咸愿文以纪兴建之由。予因曰：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必有神以司之，有司岁时禋祀，罔敢或后者，以其有功于民也。相传山巅有云气勃勃起者，则为雨征，故邦人以此为候，谚曰：“丰山着帽，丰年之兆。”然则神之福于滁人者，岂一日哉？予自治滁越十有三祀，间遇旱暵，躬祷于神，甘澍随应。十二年夏六月六日，祀事甫毕，神祠前有云气一缕，若垆烟上腾，顷之，弥布山巅，俄而勃勃上升，遍于太虚。越二日，霖雨

大作，神灵著见，有不可掩者如此。然则神之庙食斯土，实宜是用。记诸以著圣朝礼神之至与神灵应之迹，以告于后世云。

（选自陈琏《琴轩集》卷十四）

重修永济桥记 陈 琏

按：永济桥在滁城小沙河上，后称通济桥，俗称南桥。宋元符二年（己卯，1099年）僧德徽始建，元至元四年（戊寅，1338年）知州刘琪重修。永乐十四年（1416年）重修，陈琏作文纪其事。

滁州东之沙河，有桥曰“永济”，通淮阳、六合诸路，商旅往来，樵牧出入，络绎于道。宋元符己卯，僧德徽募缘创建，名“滁河桥”，后改“清流桥”。岁久，砖石尽废。元至元戊寅，郡守刘琪重建之，始易今名。为水门者五，长二十有五丈，广二丈，傍护以栏楯，长如桥之数，工费之巨，至于数万。迄今百余年，日就圯坏。每岁，久有淫雨则暴流汛溢，至桥下汇为回渊，冲突漂激，触斗噬啮。桥东西两岸砖石，岁尝漂没，地愈洼下。每遇潦涨，往来以病涉告。予惧役重，力不胜图，回者数四。

今年夏，大雨湍流益悍，桥西土岸几不可支。予因念曰：“使斯岸隳，桥随废，岂可坐视其弊，使前人数万之工废于一旦乎？”具闻于朝，许修理。而僧正应海、道正姜道澄、耆老王聚等，力赞其事，乃化缘以助工费。予首率同寅捐俸为之倡。缙绅士庶，咸乐从之。遂鸠工市材，凿石于山，陶砖于窑，炼垆于石。首治东西岸，以巨桩实其基，以厚石壮其址，犬牙相函，鱼鳞密次。桥东西两傍，遇有缺陷者，实以砖石，坚致平固。工逾于旧，往来便之。实肇工于永乐十四年秋八月，讫工是冬之十月也。

昔王周以桥坏，覆民租车，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其粟，为治其桥。然则斯桥，刘建于前，予修于后，特分内事耳。今记之者特为后来者劝，且以见缙绅士庶好义之笃与滁民趋事赴工之勤也。

（选自陈琏《琴轩集》卷十三）

重建醉翁亭记 杨士奇

按：明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太仆寺卿赵次进主持重建醉翁亭并重刻《醉翁亭记》碑，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完工。杨士奇于次年二月作此文以纪其事。杨士奇（1365—1444年），名寓，以字行，号东里，江西泰和人，明朝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贞。

三代而下，以仁厚为治者，莫踰于宋；宋三百年，其民安于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当时君臣一德，若韩、范、富、欧，号称人杰，皆以国家生民为心，以太平为己任。盖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时，论其功，景仰歆慕无己也。而当时同朝，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君子不容于小人，不能久安于中，或暂黜而遽还，或屡

擯而复用，而终能显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欧阳文忠公以古文奥学，直言正行，卓卓当时，其凛然忠义之气，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于滁，既复起，历践清华，从容庙堂，与诸君子坐致国家于盘石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岁余，在滁阅三岁，皆无几微迁谪之意，方日务保民，而与民旦莫相亲相娱乐，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无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东宫，览公奏议，爱重不已，有生不同时之叹，尝举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欧阳文忠有雍容醇厚气象。”既尽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

永乐庚子冬，被召赴北京，过滁，登琅琊山，问醉翁亭，但见寒芜荒址，惟“醉翁亭”、“二贤堂”六字隐隐岩石间。顾时滁之守臣无足语者，顾其从臣曰：“邦先贤之迹弃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后六年，太仆寺卿赵君至。赵君素慕公之贤，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复作醉翁亭，而刻公所为记，真亭中，亭后作堂以祀二贤。二贤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学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节，与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旧也。醉翁亭之前，旧有六一泉，疏导加石甃焉。百费所需，不出于公，而加于旧规。于是滁人岁时谒拜二贤，退而歌咏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亲见公之乐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国后人思之，至不忍伤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尝乐于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贤者倡率于上，则亦莫能遂所欲为，此滁人所以有待于赵君也。

赵君名次进，字孝礼，天台人，发身科第，累任显官，自广东布政司参政，迁太仆卿

于滁，岂弟敦厚，明达大体，所至为所当为，以贤能称。相斯举者，太仆少卿苏实、庞垞，

丞杨文达、孙嵩、宋载、刘璧，主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经始于洪熙元年四月，成于宣德元年正月。于是士良等请文记岁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记。

（选自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刘伯涵、朱海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

滁州重修醉翁亭记 周 叙

按：正统十年（乙丑，1445年），监察御史李奎巡视滁州，见醉翁亭倾圯，与巡抚薛希琯、知州段瑜等官员谋划重修醉翁亭。滁州学正周蒙请其父周叙作此文纪其事。周叙（1392—1452年），字功叙，号石溪，江西吉水人，进士。作此文时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此文又见万历《滁阳志》，但文字多有缺漏；亦见《南滁会景编》卷五《醉翁亭文集》。

滁有醉翁亭，岿然临于琅琊山间者，宋欧阳文忠公之遗躅也。天下之山得名者不啻千万，琅琊独传，以其文也。古今贤达作亭亦众矣，而醉翁独著，以其人也。诵其文、想其人而葺理其遗躅，此后之君子尚德之心也。

自有书契来，圣贤载道之文寓诸《六经》，皆经纬天地，综理纲常，邈不可尚。邹孟氏而后，正学纷庞，治道榛塞，奋起而振之者，昌黎韩氏而已，庐陵欧阳氏而已。史称挽百年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实两人之力。此其文之所由传也。宋有天

下三百年，仁厚之化几于三代，明君贤臣迭起继之，而莫盛于仁宗之世。公平生以风节自持，初仕馆阁，即贻书责高若纳不谏，继知谏院，遂以直范文正公见逐，其在滁亦以直道不容被黜，而公惟以忠国恤民为心，未尝少屈，久之，由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与韩忠献公同心辅政，定大议，决大疑，毅然以身任天下事而不回。至今称宋贤辅相，必曰：韩、范、富、欧此其人之不可及也，呜呼！后之士大夫以文名遭遇，付托隆重，固有逾于公者矣，而诚心直节，视公殆若熏莸玉石，不可同日语，沦逝未几，高閼厚阼，人辄毁败焉者有之，诎非德，有可愧哉？此公之遗躅，所以屡废屡葺，更千百年而不泯者，非偶然之致也。

亭之后，故有二贤堂。滁人以宋翰林学士王公元之尝谪守是邦，其直气文章可配乎公也。

正统乙丑之秋，监察御史弋阳李君奎按治南畿，尝登琅琊山，延览徘徊，叹亭渐就圯，而是堂漫不复存。思为永久计，适刑部侍郎、扩苍薛公希琰来巡抚，李君具图属之。薛公命其官僚成之，树以高门，缭以周垣，置人四户守之，而费不及民，其尚德之心可谓笃也。

劝其成者，知州大理段瑜，判官绍兴周同、长沙文理，吏目保定安兴也；征予记者，侍郎、御史二君子以书道其意；而速之者，予之子、儒学正蒙也。不揣芜漏，书而记之者，庐陵后学周叙也。

（选自曾显编《醉翁亭集》卷二，明弘治刻本）

重修南京太仆寺记 卢 祥

按：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设太仆寺于滁州，寺署先在龙兴寺之东，后以狭隘不便阅马，十一年迁至丰山之阴。天顺二年（戊寅，1458年），卢祥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于次年（己卯）重修南京太仆寺署衙，并作此文纪其事。卢祥（1403—1468年），字仲和，东莞人，进士，以金都御史巡抚延绥致仕。

我圣朝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驻蹕滁阳。天下既平定，首先马政。于洪武六年夏四月十一日，创建太仆寺于滁城龙兴寺之东，设官司之。寻以其地隘，洪武十一年戊午，改建于是。是寺所占，四面夷旷，校阅允宜，是盖太祖圣明所亲定也。所建正堂五间，前后厅及穿廊各三间，库房、主簿厅在正堂东西，间亦如之。公廨、吏舍环列左右，高明宏壮，深邃严密，今盖八十二年矣。阅岁既久，不能无弊。栋宇摧残，榱桷朽弊，檐楹卑隘，丹堊污染。廨宇之址沦入草莽，不几为荒凉之墟乎。

景泰乙亥，前少卿郑悠已尝修其后厅、穿廊，未及讫工，以忧制去。天顺戊寅，祥奉命来官，居止无所，顾瞻之间，良可愷惜，乃于己卯春二月谋重葺之。鸠工庀材，务求其良，未尝取之于民，筑作之役，佣其贫者，不欲劳夫民也。凡所修治，悉循其故，惟于其衰者正之，弊者去之，废者举之，缺者补之。卑隘者厂之，令其高明，污染者令其洁白。周以墙垣，防范严谨，庶几不失乎旧规矣。

或曰：“子之物备材贍，盍新改作，以加崇美欤？”祥曰：“不然。观夫是寺之制，不侈不陋，丰俭适宜，不可得而加损也。使能时加修治，亦可以庇风雨，奚必

崇侈靡，以劳民伤财乎？若马政如祖宗之法，极其详备，无可议也。使能守而勿失，亦可以使民安马蕃，奚必作聪明，以乱旧章乎？”或人曰：“子之是言，乃为政之道也。请书于壁，以告来者。”是为记。

（选自雷礼《南京太仆寺志》卷九《规制》，明嘉靖刻本）

重修醉翁亭记 商 辂

按：成化五年（己丑，1469年）十一月，南京太仆寺卿郑悠，少卿鲁崇志及滁州知州周正等重修醉翁亭、二贤堂，次年五月完工，请商辂作此文以纪其事。商辂（1414—1486年），字弘载，号素庵，淳安人。正统间乡会殿试皆第一，除修撰。景泰朝官至兵部尚书。成化初，进谨身殿大学士。谥文毅。万历《滁阳志》亦载此文，但文字多有缺漏。

滁州城西南六七里，旧有醉翁亭，创于琅琊僧智仙，而名于欧阳文忠公。宋庆历间，由龙图阁直学士改知制诰，守滁，以平易为政，民安之。暇日与宾客宴饮于此，自号“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记之，盖寓情于酒耳。后滁人慕公之德，思前守有合于公者，于亭后建二贤堂，祀公及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学士出守，文章政事与公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

久之，亭堂寝废，仅存遗址。国朝宣德丙午岁重建，于是始翼然，如旧规，迨今数十年，风雨震凌，梁柱摧折，几于复圯。南京太仆卿盱江郑君悠，少卿天台鲁公崇志，寺丞河南吴君箴、毗陵李君廷芝，知州安陆周君正慨然以修建为任，各捐俸资以为众倡，一时仕宦及义士闻之，多乐为助，遂鸠工度材，辟地广基，亭因其旧而增修之，益以梁拱，饬以丹漆，堂撤其旧而改建之，高广倍昔，轮奂有加焉。亭西南隅别构屋数楹，召方外士居守，割近亭周围隙地界之，令力耕自给。亭下故有酿泉，原无亭，盖圆亭覆之。亭前后山濒溪，杂植松竹柳，凡数千百株，凿石磴桥，筑巨堤，水环绕亭前，澄澈可爱，经始于成化己丑冬十一月，至明年夏五月毕工。

郑君暨同志具始末，来征予记。惟文忠公治滁，在庆历丙戌，至是，已四百余年，而所谓醉翁亭者，其兴废屡矣。世之君子闻醉翁之名，诵醉翁之记，恍然如醉翁在目。矧亲历琅琊之间，徘徊酿泉之上，遐想芳躅，宁不惕然有感于中乎？此亭堂之修建，所为有补于风化，非徒游观之乐而已，且公以救时行道为心，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而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顾使人思慕不忘如此，何耶？盖不能安于朝廷之上者，小人间之也。不然，韩、范、富、欧皆王佐之才，使得尽行其志，宋之治将戢于三代矣！然公自是历典名郡，重升庙堂，与二三执政同心辅治，功业巍然，有光简册，此又以见小人终不足以胜君子。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噫！后之思慕公者，岂独滁之人士哉！

（选自商辂《商文毅公集》卷六，明万历三十年刘体元刻本）

夜度两关记 程敏政

按：程敏政（1446—1499年），字克勤，休宁人，成化二年进士，官终礼部右侍郎。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程敏政南归，夜过滁州清流关、和州古昭关，作此文记述历险旅途。明万历《滁阳志·艺文志》亦录此文，并附程氏门人汪玄锡后记，知州陈则清将该文刊石，立于龙泉寺山门内。

予谒告南归，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过大枪岭，抵大柳树驿。时日过午矣，不欲但已。问驿吏，吏给言：“虽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马行三十里，稍稍闻从者言：“前有清流关，颇险恶，多虎。”心识之。

抵关已昏黑，退无所止，即遣人驱山下邮卒，挟铜钲、束燎以行。山口两峰夹峙，高百寻，仰视不极。石栈岖崐，悉下马，累肩而上。仍相约：“有警即前后呼噪为应。”适有大星光煜煜自东西流，寒风暴起，束燎皆灭。四山草木，萧飒有声，由是人人自危，相呼噪不已。铜钲闐发，山谷响动。行六七里及山顶，忽见月出如烂银盘，照耀无际，始举手相庆。然下山犹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默计，此关乃赵点检破南唐，擒其二将处。兹游虽险而奇，当为平生绝冠。

夜二鼓，抵滁阳。十七日午，过全椒，趋和州。自幸脱险即夷，无复置虑。行四十里，渡后河，见面山隐隐，问从者，云：“当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过峰后，马入山嘴，峦岫回合，桑田秩秩，凡数村，俨若武陵、仇池，方以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穷，始大骇汗。过野庙，遇老叟，问：“此为何山？”曰：“古昭关也。去香林尚三十余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驱虎也。”时，铜钲、束燎皆不及备。傍山涉涧，怪石如林，马为之辟易。众以为伏虎，却顾反走，颠仆枕藉，呼声甚微。虽强之大噪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复岭以行，谛视崖堑，深不可测。涧水潺潺，与风疾徐。仰见星斗满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员昔尝厄于此关，岂恶地固应尔耶！尽二鼓，抵香林，灯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离亲之久，诸所弗计，冒险夜行，度二关，犯虎穴，虽濒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谓不审也已。谨志之，以为后戒。

（选自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重游琅琊山记 文徵明

按：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壁，以字行，别号衡山。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与唐寅、沈周、仇英合称为“明四家”（亦称“吴门四家”或“吴门四杰”）；并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书画皆工，而画尤胜。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1485年），文林（文徵明父）任南京太仆寺寺丞，文徵明随父在滁州生活。弘治元年（戊申，1488年），自滁还长洲，三年（己酉）复至。四年（辛亥）秋，徵明有事过南京，九月十四日至滁，重游琅琊山。作此文记游。《甫田

集》未录此文。

成化乙巳，大人官于滁，征明随侍累年，弘治戊申始归。己酉复至，又居累年。自念平生于滁，岂有宿分？数年来，所谓醉翁亭者，游历无虚岁，别来几何时矣。每有人自滁来，辄问讯诸山无恙否？则未始一日忘也。

辛亥秋，予有事过南京，距滁方百里，念欲一往，而故人适以书招予，于是重游之兴，不能自阻，乃九月十有四日至滁，止东门魏氏故人家也。明日诸故人来会者数人，相见道旧外，谓山中之行不宜废，又明日遂往。是日赴约者，李君秉彝、卢君英、于君鏊及主人魏珂及予五人。并辔行二里，未至山，观道旁怪石溪。溪，前人所未尝奇者，磅礴甚喜。遂登醉翁亭，亭已圯一角，东西壁尽塌，萧然几于草墟矣，相顾叹息而去。至琅琊，败毁更甚。

唯山上下，宋元人游历名记剥落之余，尚隐隐数百处，念此亦久远物，遂谋遍拓之。至暮归，期诘朝再至，则宿具楮墨。凌晨，与魏君徒步往，至始早食，遂手拓三十余种，多名人字画，亦多奇秀可喜。且拓且阅，及午，而李、于两君来，出所携饼果，相与咀嚼，又拓数十乃归。再明日，而风雨作，连十有二日不止。愧予不能好奇，而归念又甚急，遍拓之事遂堕渺茫矣。

予生长江南，于滁虽窃慕乐，而南北绝迹，非可以徒至，故虽一著脚，犹不为易能也。而数年之间，乃至屡游不已，去而复来，岂偶然哉！虽不能尽历而览之，亦自谓于滁不薄矣。而独有慨然于此者，徙〔徒〕以琅琊为准以南名山，而所谓醉翁亭又古人茂迹，不应落寞。如是至于一时题识，其修词命翰皆极精致，至勒之坚珉，自谓可垂不朽，而后世或有见而赏之者，迨今数百年，曾几人之一顾哉？幸而有知而好之者，而又多所阻滞，况吾与诸君聚散不常，后是而谈笑于斯，所未可期也。即万一再至，尚能保其存不存乎？此予不能不为之重念也。遂叙一时之事，以归同游者。若景物胜概，与夫游观之乐，前人记之屡矣。予不能文，亦不暇述也。所发怪石溪，则别有志。

（选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卷九二《琅琊山部》，中华书局影印本）

戒石铭

按：铭文出自于五代蜀主孟昶的《颁箴令》，宋太宗摘其四句，御制颁于州县，刻石立于衙署，流传后世，成为官场警言。明弘治五年，滁州治衙署厅前建戒石亭。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选自康熙《滁州志》卷二十九·艺文）

滁州重修东西水门记 靳 贵

按：明正德九年（1514年），滁州卫千户赵嵩以水关重修，请于巡按侍御江公，因故未完工；十三年（戊寅）春，侍御成公视滁，太仆寺卿毛珵（征甫），少卿曹仿（汝学）、潘希曾（仲鲁）及滁人石禄（允升）呈请由赵嵩续修，次年工成。石禄请

靳贵作此文以记其事。靳贵（1464—1520年），字充道，号戒庵，丹徒人，进士，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

正德十四年某月，滁州重建东西水门成。于是巡按监察御史成君某、太仆卿东吴毛君征甫与其乡石京兆君允升、合州卫僚属人士以落之，千户赵嵩时董其事。谓：“兹役既成，城若增高，池若增深，万年保障，于是乎在，不得名公巨笔，曷以示后？”

京兆君，予年友也，雅相厚，乃为道忱恳，走使来请予文，且为出其书，道创建之故，曰：“维兹城建自有唐，其来最古，方九里而远。在皇朝为京辅重地，其西润贯城而东，上下有关，以通水出入，此其旧贯也。而春夏之交，山水时发，守者弗戒，日啮月冲，二关渐弛，而下关尤甚，城亦坍塌不完，盖其历年久矣。人乐玩愒，孰究孰思，往岁流贼之警，城几不保，嵩为此惧。比于正德九年白于巡按侍御江公，猥蒙允信，出庐、凤二府所积余粮九百两有奇，委嵩督工重加修饬，效力虽切，奏功维艰，谗言乘之，工乃中辍。戊寅之春，今侍御成君来按兹土，百度既举，市民咸悦。比阅视城郭，偶及水关之故，维时毛君暨少卿曹君汝学、潘君仲鲁及京兆君悉为诵其故。君愕然曰：‘此重务也！工固宜亟。’乃自运筹略，不烦于官，再增银三百两，仍委嵩终之。嵩心感知遇，夙夜益勤，不半载而工讫。凡两关各建水门三圈，高仅三丈，广十丈有奇。其上砖城高亦如之。滨关之岸与其两岸之墙，皆以石砌。增新饰旧，易腐以坚，民不告劳，财不侈费，遵宪命也。维我江公不袭故常，有以倡之于前；维我成公不惑众听，有以终之于后。其有功德于吾滁甚大。不有以昭之于义，奚可？此嵩所以熏沐以请，而不能已也。”

予闻之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池险之大者，民之安危实系之，盖为政之急务也。而人顾易之，何哉？二侍御于此可谓知所务矣！虽然，前嵩而食禄于兹者几人？同嵩而食禄于兹者几人？君不之委，而独委于嵩乎责成。是虽嵩有深虑长才，而谓二君知人之明，不过于人人不可也。即是以覩其政，则凡所以遏恶扬善者，岂不犁然？各当于人心矣乎！《传》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则兹役之兴，其本固有在欤？抑予于此，尤有感焉。今天下承平百有余年矣，天下守土之官，虽通都卫府，城守不完者，在在有之。其在县邑豪家巨室一园池之费，动至百千，顾迄无城池以为民卫。诘其由，则曰：“财物无所出也。”彼其所以饰园池之美者，岂天畀而地呈之耶？其亦不思甚矣！由是观之，则诸君虑人之所不虑，其贤如何。使嗣是者，恒存诸君之心，而不怠斯城保障之利，虽百世可也。

（选自靳贵《戒庵文集》卷十一，嘉靖十九年靳懋仁刻本）

重修丰乐亭记 杨 果

按：嘉靖三年（甲申，1523年），南京太仆寺卿杨果感于丰乐亭年久失修，滁州知州陈则清请杨果协助修复，于次年（乙酉）修复完工。杨果作此文记其事。杨果，字实夫，号鸥溪，直隶兴化人，进士。嘉靖三年三月至四年十月任南京太仆寺卿。

欧阳文忠公之守滁也，时方安于太平无事，日与滁人游山水间。因作醉翁、丰

乐二亭，且自记之，以寓其与民同乐之意。滁故僻郡，一旦，遂以山水名天下，久而益以不泯，实公之文章是赖，不诬也。

嘉靖甲申，果典牧政来滁，得拜公像于醉翁亭下。因询所谓丰乐亭者，欲并往观之，则慨其废之莫起也，固久矣！州守三山陈则清氏闻而请以修复自任。果嘉其趣尚，非时俗吏伍。为之授财续费，相与左右其成，既成，因纪之石，以诏来者，重有慨于天下之事之有数焉。

公以庆历丙戌始建是亭，今垂五百年而再建焉。明年实丙戌也。是殆出于偶然，不与？《传》谓：“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公殆其人也，非与？果于文辞无能为役，何敢拟公之后？政事拟公，而名后世谓：“非则清之望与？”则是亭也，非徒寻陈迹、侈观好，以快心赏而已也。

然欧公名亭，以丰为乐。稽之《易》，圣人顾谓：“丰，有忧道焉”。盖以丰为乐者，一时之情；以丰为忧者，万世之戒也。欧公，宋人，姑即宋事征之。宣和君臣倡为丰亨之说，而竟貽穷大失居之戚。虽天子之贵，丰不可恃，乐不可纵，如此，欧公吏州郡，身民社之责，敢逸德于豫，而忘戒于《易》乎？其能因民之乐以为乐，必本之先民之忧以为忧，而有人不急知者耳。不然，何能比德范公于当世也？果偕则清任异则均时乎？登斯亭也，民之未丰，思以致之；既丰，思以保之。先范公之忧，而后欧公之乐，可庶几也！

则清，字君扬，起进士，守三州多可称述。一亭、一石之间，乌足以尽之？尚考观其远以大者于他日云。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三《丰乐亭文集》）

保丰堂记 李 东

按：嘉靖四年（1525年），陈则清重修丰乐亭，并于亭后建堂，杨果为之命名“保丰”，并属李东作此文。李东，字震卿，号两峰，陕西蓝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时任直隶巡按。琅琊山石刻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收有该记残碑拓片。

保丰，何以有堂也？滁阳陈守则清兴复丰乐诸亭成，而曾置焉者也。堂何以名保丰也？堂在丰乐亭之后，太仆鸥溪杨公之名之也。鸥溪之意何取也？取诸《易》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丰亨有忧，圣人之心见矣。保丰之说不亦知圣人之心乎？何者丰可乐也，而圣人以为忧？是犹否可悲也，而圣人以为喜，圣人之忧喜不亦见天地之心乎？吾知丰歉之渐也，否泰之基也，圣人贵未然，此圣人所以为忧喜也。

丰乐诸亭与醉翁亭相望，皆建自宋欧阳公守滁之日也。按公所自为丰乐亭之《记》。意本乐滁之丰山与其饮丰山之泉而乐也。未复幸滁民乐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之游也。是固趣味之所到。亦其文字之英华耳。盖非不知圣人之心。作《易》之义也。保丰有堂，又不起自今日之鸥溪乎？丰本可乐也，以其不可常而忧焉。此鸥溪所以名“保丰”于丰乐之堂，为滁守告也。为滁守者能知如保赤子，则是保其丰于民矣；能知于时保之，则是保其丰于天矣。保丰如此，则鸥溪有补于丰乐多矣。永

叔复起，将必以余言为是，而有感于鸥溪名堂之扁也。

堂之前即丰乐亭，鸥溪记之。保丰之大意已见。堂之左萦迂曲径，登山百步许，山上有亭，名“壮怀”也，少卿西塘牛公记之。堂之右山径高下，步计倍左，醒心亭在焉，而记之者，少卿虚鹵陈公也。诸亭之修复，滁阳守继欧阳而作也。鸥溪诸公属堂之记于余。时方忧旱，辞弗获。一日公余，登堂作记也。忽沛然下雨，四野沾足，而官民胥庆。亦天时、人事之偶合，保丰之乐何如也！因并书之以归，遂刻诸石，以为记焉。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三《丰乐亭文集》）

修军器库记 王邦瑞

按：滁州卫旧有军器库在滁城中，年久失修，军器亦被盗。王邦瑞会同指挥蔡勋检视军器库，抓捕盗窃军器者，并请军器库留滁，以司保卫。后作此文以纪事。王邦瑞（1495—1561年），字维贤，号凤泉，宜阳人，进士，嘉靖五年（1526年）至八年任滁州知州。官至兵部左侍郎。谥襄毅。《王襄毅公文集》无此文。

滁州城中西北隅，旧有滁州卫军器库云。予初视滁，求其故不得，召耆老而问之，或曰：“国初时遗器也，库而藏之。”或曰：“卫岁造也，藏之以豫冈〔见？〕适主。”因窃叹曰：“军器，国家大计也。遗而藏之，是干旧典；岁造而豫，戒不虞也。今乃弃莫省，滁其何恃乎？”遂声其事，缮屋以贮之，设人以典之，立籍以昭之，而又欲恕已往之究，谨将来之交。于时，巡抚都御史高公、巡按御史刘公咸报曰：“可。”乃会蔡指挥勋同视，得军器数若干，间阅枪、箭，或书纪年，远之则有宣德四年造者，近之则有成化十三年造者，然后知为岁造无疑也。

盖卫中每岁必造军器，弘治以前则存贮各境，即此是也。继后，定运京之制，故无贮焉。初，予之廉其事也，闻有谢清者，曾兴守盗取无算，拘之则遁，既而获之。方询其状，未几，南都有犯盗銃者，至铜数百斤，曰：“自清来。”巡江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问库始末，责有司之疏，并索清，而予已先发其事，随系清往。朱公遂上疏，以为军器重多，请移置南都。命下，高公转下予议，议曰：“滁州为南都屏蔽，不可无守，留滁便”，遂留滁诸甲叶铁；又请每年给卫造器，少宽科派；则又设守者二人，俾宿食其中，计是可无虞也。呜呼！兹库也，更数十年，藏数万器，军民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尘土，何成之难而弃之易也，岂不可惜乎？晁错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况夫不备，岂不可虑乎？予为是惜之、虑之，故修复之，复虑后之视今，犹今视昔也。故刻之石。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建大观楼记 戚 贤

按：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滨州人赵大纲出任滁州知州，重建谯楼，命名“大观”，请戚贤撰文纪其事。戚贤（1492—1553年），字秀夫，号南山，晚更号南

玄，全椒人，嘉靖五年进士，师事王守仁。授归安知县，擢吏科给事中，后贬山东布政司都事，寻辞官归隐，卒于家。

大观楼者，吾滁守春台赵公之作也。盖有郡治必有法象，有法象必有谯楼。设虞业以悬钟鼓，制壶矢以司晷刻，昭晨昏以警出入，时登眺以涉气 曠 表崇墉以系瞻仰，在在然也。滁界江淮之间，名称颇旧。钟楼修而鼓楼废，盖有年矣。春台浴身东海，观光上国，揽太岱之辔，历徐兖之墟。采胜入滁，视篆未几，睠斯独缺，爰始爰谋，爰请当道。选材鳩工，指期登筑。巍巍峨峨，倏焉就绪。诗云：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于楼有焉。丹漆既饬，陟望已遂，走使率帛，征言勒石。

夫领民社而泯声教，因循懈弛，弊也久矣。春台此举，首先庶务，其大观乎？夫四境关心，则四日四听，率罔攸蔽。慨想斯楼，群峰环列，如壁如画，清流缠绕，如沸如练。枕荆涂而踏江汉。云汉昭回，楼之岑阁也。雷霆奋迅，楼之钟鼓也。星月皎洁，楼之灯火也。风雨露雹，楼之更漏也。烟霞霜雾，楼之吞吐，变态无穷也。退公之暇，俯仰之余，洞乎闾阎，而休戚之机类焉；考乎山川，而通济之术出焉；徘徊乎残碑荒藓，而长驭远驾之志沛焉；匪直牖滁之聵，振滁之聵，达滁之政而已也。其大观乎！或者进曰：“顾名思义，吾儒家法也。坐郡斋而理烟旷，亦其常耳，得无衍乎？”呜呼！春台是举，顾名思义也。初短木时，以公至椒谋余：“拟扁谯楼、鼓楼，天下之常也。皆山、皆春、环山、环滁，滁郡之常也。子如何？”余曰：“惟滁自唐宋以来，代招名世。宋有四贤堂，以崇欧阳诸公之盛。楼名‘齐贤’，可乎？”春台默，徐曰：“不敢。”余时愧愧。春台厥抱，雅超秦汉，其不敢者，姑舍是耳。别去数日，复以公至，揖余而笑：“遐钉吾楼，无逾‘大观’。大观，尽之乎？”余乃拊掌：“大观，尽之矣！”继而夜饮，因讲《孟子》论世尚友之章。春台跃如，欠身举杯：“此吾大观楼也。”余起更酌：“此公大观楼也。”

然则春台之是举也，又非顾名思义已乎？夫以一隅而欲观万方，以一身而欲观万民，以一时而欲观万世。春台厥报，独可少乎？或者唯唯。于是乎书。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重建丰山神庙厘正龙潭神位记 于 鏊

按：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滁州知州赵大纲重修丰山神庙，并将柏子龙潭神位还于本祠。郡人于鏊作此文纪其事。于鏊（1470—1548年），字器之，号云心，滁州人。正德三年进士。终贵州按察使致仕。

滁维江淮名郡，山势四塞。西南有峰，盘礴雄伟，特出群峰之上，是为丰山。兴云致雨，泽润群生，远近仰赖，固滁之望山也。山体丰隆，又滁人有祷辄应，岁因以致丰稔，是故得名。其谓曾有汉祖原庙，旁取丰沛之义，则土人之剿说，郡乘之漫纪云尔。山椒庙祀，实昉于宋。大明开基，聿定祀典。铲革历代荒号，正名“丰山之神”。兼以庙前石潭栖龙灵异，名以“丰山龙潭之神”。岁取六月六日并祀于庙，荐以二豕，臣工允宜钦承。

永乐间，庙貌适敝，郡守羊城陈公尝一新之，迄今岁久复圯，鞠为榛莽。每当

祀日，则旋除山左之麓，草率即事，无复登临展敬之仪，且以柏子龙潭神位混列于其上，谬戾非制，识者慨之。

乃嘉靖癸卯，赵春台莅滁，逾期，政善民安，百废修举。余尝以是庙兴复之计告之。春台遄已庶务，乃招乡宦朱逊泉、张四峰、刘约斋及余同往相视，至则喟然叹曰：“祀乃国之大事，坠失若此，岂圣朝礼神之意、有司奉职之道哉？是诚在我。”遂辟翳鸠工，度材运甓，犹仍故址，特扩新规。

计所建置，南向正庙三间，大门一座，东向神厨二间，瓦皆用筒，不惟其华，惟其固。缭以石垣，树以杂木，严以扃钥，畀附近醉翁亭僧以守之。制丰山龙潭之神位纳于庙，而还柏潭神位于其本祠。工始于季秋，曾不两月而告成焉。嗣兹莫献者，期必登山。盖礼仪中度，神人胥悦，所以锡贶于滁者，应倍常伦矣。事竣，征余一言以纪实。

窃惟名山大川有益于人，而人之报之明禋弗替，古今之通礼也。《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夫鬼神享于克诚，诚之弗立，而更仪之，弗备，其如礼何？故滁之丰山发育群生，虽莫测其运动，然稽诸载籍，博以见闻，若梅执礼之立祠有状，六一翁之赛龙有文，明太祖御制柏潭之碑，成祖遣祝帛加羊豕之典，洎州守曾泰和之祈晴而晴，林颐庵之祈雨而雨，王桂泉之祈雪而雪，古今效灵著异不一而足，其有功于滁，端不可诬。顾苟简之礼，奚足以酬报称之心？

维春台果断之才力，任而复乎旧章，达体服义，兴废正伪，遵制格神，一举而众善集焉，不其伟欤？老我无似久事明农，乐盛典之有成，惟深冀穰穰可以卒岁，敢曰：“忧国云乎哉！”第斯庙之成，先之以羊城，绍之以春台，二贤相承，若有默启于其间，使后若而人以心感心，谨其护，葺其颓，循其礼，庶其永以徼惠于神，而致福于民，克副抚字之寄，是固春台之所属望，尤吾滁人之至愿也。并附此于末，庸诏来者。

春台名大纲，字万举，山东滨州人。幼岐嶷著闻，登嘉靖辛丑进士第，试守滁甸云。

（选自清康熙《滁州志》卷二九《艺文志》）

滁州重葺上下水关记 胡松

按：滁州上下水关建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明洪武、成化、正德屡次重修。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滁州知州赵大纲再次重修上下水关，胡松作此文记其事。胡松（1503—1566年），字汝茂，号柏泉，滁州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肃。《胡庄肃公文集》亦录此文。

余郡故多山，惟丰山为最近，郡城在丰山之麓。山以西诸溪之水汇沙河，径城中，又东汇清流，入于江。城不可尽城，前人为上下水关以阌之。上水关据城西面，当上游，按《志》，为宋嘉定十年建，有字刻悬圈口，差可读。下水关直城之东，正德中，尝稍易其处，其详毕具靳太保《记》，语多不能载。

比岁以来，潢潦时至。关既历岁久远，灰石渐疏豁，加以大水日夜震撼漱啮，故上关三圈之底，与城北疏水大墙、御人短墙，并崩离毁泐。又两关虽设而常洞，

故人、马、牛、他物，宵旦过之莫谁何。先是，掌卫事指挥佾事韩君某、军政指挥使白君某，同知崔君某，盖数谋之而弗克。会太守赵公某来知我。居顷之，有报群盗行劫于郡城之北者，公令往捕。主者畏公威重，中夜出关捕获之。公漫诘之曰：“中夜城门尽扃，谁与出者？”主者具质言。太守大惊，起曰：“我既可以夜出，盗宁不可以夜入耶？何城守为？”乃毅然思以为己任，遂上状于大中丞、巡抚张公。公报如议，第敕遵人。

始事选于众，得镇抚武寿。寿故肄武举业，莅事惟勤与慎，治之不啻其家。太守又时来督课之，于是前所云诸工告成。既又虞外盗，每闸閤增置铁栅各一，其上并设辘轳桩石，以时启闭。旁复置铺一区，及门鐃铃柝之属毕具，且议增官军侦察。惟是下关隙地多萑苻，又距民舍远，颇难于防。乃召旁近居人占焉，令其葺庐种树，以为关屏卫。计费金二百有奇。工既毕僦，于是诸卫使以状请纪岁月，且饌太守之功诏永永。

余览今状，因感往事。盖昔在正德庚午、辛未间，剧贼刘六等寇中原，所在抄暴。其徒逸吾郡界者财，数人尔。时下关坏，即城中股弁大哗，怖欲死。会官军追贼急，贼势穷困，自遁去。当是时，贼苟驰数骑攻吾之瑕，则吾且望风逃遁，相枕藉而死尔，尚安望完城哉！故今日之举，在安平若不甚急，一旦有事，则遂为倾舟之瓠矣。

余读书登仕，中外扬历，见古今庶事每若此，而庸众人往往玩忽慢易，猥流渐积，使江河之势成于蚁孔，匹夫之言重于泰山，岂不可为痛哭流涕哉？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悠悠斯世，谁秉斯心？太守其知道乎！故如是，然后天下国家可得而理也。

太守字万举，滨州人，辛丑进士。其宏材远识，政事不为近小计，若此类甚众，如辟贤馆以谷才，筑军庾以养士，缮谯楼以授时，肆雅乐以崇德，修丰祠以秩祀。是皆非簿书期会之吏所能及，余是以附载焉。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重建通济桥记 胡松

按：通济桥，俗称南桥，在滁城小沙河上，明永乐重修。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滁州知州毕竟容重建通济桥，滁人胡松作此文纪其事。毕竟容，字仁叔，江西贵溪人，进士。1976年，通济桥拆除改建新桥。

我（滁）于宋元前，固僻左安闲之壤也。国朝两都并建，斯要以冲。自顷，人使艰得舟楫，惮蹈江涛，加以缘河递传，苦于横索，往往闭关塞户，遁以免淮。又有都御史察革伪繻，故东西经行濠、泗、真、扬者，半从六合趣我，必径斯梁。稽诸郡乘，桥所从来盖久远，称名亦屡变，其易今名，则自元至元间太守刘公琪拓治始。我大明永乐中，羊城陈公珽嗣治其坏，因仍逮今。

郡西山溪以千数，率汇是入江，每夏秋之间，潢潦暴集，率灭桥顶，湍激悍怒，岁久崩渤，而又无阑楯，盖他日尝堕没马、牛、人，道路怨怵。

岁乙巳夏，公以职方郎中左官知郡，下车拊循，问俗过我。余首斯对，公则慨然。会岁侵，人庶艰食。公首斥俸入，倡导僚吏。已，令僧正真玺、道士吕绍贤，民虞力佐费，而以义民邹涌敦事，涌竭心力，治之不啻其家。出旧于潭，伐新于阜，煨灰于山麓，征力于隙夫。太守雅称慎修，能悦民，而又时来劳藉之，公私忘役，数月僦工，且柱以贞珉，阑以坚木，翼之修隧，表之崇坊，盖往来江淮之人弗病于徒且舆矣。

嗟乎！夫自功令弛格，习俗偷窳，郡县之吏，即能治讼牒、毕租赋、整齐车、骑徒隶，以称过客，足矣！其于功庸民事，自非大吏之所程督。畴暇知恤，公于兹役惓惓，而又以其余力，改筑王欧二先生祠，其诸善政，具载同郡孙方伯所为记，公岂世俗吏等哉！公，毕氏，字仁叔，贵溪县人。

（选自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四，明万历十三年胡梗刻本）

新建广惠桥记 胡 松

按：广惠桥，旧称弘济桥，又称赤阑桥，在州治东。唐宋时桥在东门外；此后城址东拓，桥则在城西，故俗称西桥。原为木桥，岁久倾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知州熊琦、滁人胡松等捐资改建石桥，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夏开工，至秋建成。该桥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庄肃公文集》无此文。

郡西关山东南诸溪以百数，率从赤湖，过乌土，径城中，出下水关，是曰沙河。下漕河口汇俗所称大沙河，入于江。州治在沙河之西岸，桥所必作，然不知所自始，盖与郡治俱矣，岁久而圯。正德末，江西宸庶人变，大师讨之，道出我。前守观时之急，拄以木。今三十年矣，木又朽蠹，圯益甚。

比岁，豫章熊公琦来守，余与乡宿朱逊泉勋、周弦斋冕以告于公，谋修治。公慨然叹曰：“兹实余责，敢勤诸公？顾郡比弗登，加又多事，惟财之艰。琦请以俸入首倡，郡中人而佐以夫家之直，时以劳之。”余与诸先进谢焉，而咸有捐舍。是岁，余二亲寿并七十，余勉节饘粥之供，倍捐之，以祈益算。已，又得武君岑湖寿来相事，则议请律师真玺，道士吕绍贤，耆宿杨钊、黄安、龚谦、钱时丰，俾持赤牒，劝募郡人士。至于浹月，资半集。会今夏大旱，谷价翔踊，人靳其余，费大苦弗继。而熊公又迁刑部员外郎，戒行，不得已，募诸椒、来两邑，旁及和阳。毕至，资稍稍集。

已而，郡贰朱君用圭摄符，弗懈益勤，益之徒隶，藉之薪金，而数犒诸工。郡判林君大材，亦时施舍，襄佐孳孳焉。然务剧事殷，天又大暑蒸炽，人惮作。武君岑湖日坐茆舍中，督郡所委官老马眼任辅，泊诸匠氏作益力，或时费不继，辄借私藏钱继之。且躬指授，故费不致甚，而人称监。顾工濒成，乃积阴潦甚，匠第束手卧食，将散去。新守张公子瑫适来，天则霁，而张公又劳苦慰藉之如诸公即人益思奋，阅月毕备僦。君子曰：“是役也，天人终始之际，盖交相成焉。”故详纪之云尔。

熊守，字宪韩，别号抑斋，南昌县人。张，字仲玉，号石里，鄞县人，并名进士。朱，字原信，号七峰，文公裔孙，建阳县人，以选而贡。林，字于成，号月

桥，武陵县人，亦选贡。吏目段君琦，廷重其字，河南夏邑县人，国子生。勋，字汝德，前泉州府学教授。冕，字服之，前南京陕西道御史。寿，字子祺，致仕武举，镇抚。若诸捐资者之姓氏，则具载碑阴矣。计用金五百有奇，米一百余。顾始事庚戌之夏，讫事今岁之秋云。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新建清流关城阁铭 胡 松

按：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秋，滁州知州熊琦、郡人胡松、孙孟、武寿等人新建清流关外城及关阁，胡松作此文纪其事。三十三年（甲寅），知州沈志言立碑清流关。崇祯《南滁会景编》录此文，但无题款。今据《琅琊山石刻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管笛《〈新建清流关城阁铭〉碑文考补》（见氏著《修志笔录》，黄山书社，1993年）所录碑文增补。

郡西廿里，有清者流。有山中断，厥惟人谋。人谋伊谁，维禹凿之。
为吭为喉，四方攸宜。三季下衰，群雄如猬。一夫当之，万夫夺气。
魏吴接塞，南北分朝。斯是讥戒，孰兹敢器。隋唐代兴，并归员幅。
裔季昏荒，淮南穷蹙。南唐崛起，数诏兹营。真人方兴，大将以倾。
宋召金元，备罔或豫。胜国隳圻，荡焉失据。我明御寓，国于建康。
江表形胜，于斯式张。历祀遐修，履霜冰只。绸缪牖户，乱是用弭。
予怀斯恤，谋叶司徒。武君相止，于此筑郭。太守曰懿，予俸其先。
以募以劝，聿来胥捐。控险为墉，即墉置屋。百夫仍仍，凭崖凿隧。
严严雉堞，匪金而坚。无烦壶柝，巡鑿斯专。闻昔固国，弗以崎岖。
既敬既戒，惟德无虞。洛阳带险，关中四塞。比失厥图，终以倾蹙。
永惟时保，曰崇四维。来牧来游，视此刻词。

嘉靖庚戌秋，知州事、南昌熊琦，郡人、前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胡松，杭州知府、前户部郎中孙孟，致仕镇抚武寿建；甲寅秋，知州事、海宁沈志言刻石。

（选自李觉斯编《南滁会景编》卷四，崇祯九年刻本）

卢氏祠堂记 湛若水

按：据清光绪《滁州志·金石》载：此文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增城八十九甘泉翁湛甘泉撰文，前翰林院待诏兼修国史、长洲文徵明书并篆额。今碑在卫署，额已遗失。”湛若水（1466—1560年），字符易，号甘泉，广东增城人，进士，明朝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嘉靖时任南京兵部尚书。谥文简。清康熙二十年刻《湛甘泉先生文集》无此文。

湛子曰：以吾观于祠祀，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祠也者，嗣也；嗣，继养也。祖考之不逮矣，故祠嗣以养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死亡者犹养，而况生存者乎？故生死有养，则礼义可兴；礼义可兴，则风化斯溥。人人养其亲，人鬼安和气

顺，而天下平矣。百姓不亲，则五品不逊。王假有庙，所以为萃聚涣散，使相亲睦也。甘泉子已立大宗小宗之祠，创家训以垂子孙，同居合爨以收其心，而使之同矣。

癸丑冬，有卢氏子守益者，不远四千里而来，与其兄提舶守愚之意告曰：“益，滁阳人也，承祖宗之旧，不分居，合爨者四世矣，有先人之敝祠在。惟先生赐之教，将巉于石以不忘。”甘泉子喟然叹曰：“有是哉！有是哉！吾方欲天下人人同之，谁意卢氏先得我心之同然乎！”请益曰：“夫祠祀之际，其有思乎？”“昭穆之序，自其身而推之，而吾考，而吾祖，而吾曾、高、始祖。其初，一人之身耳，则孝心油然而生矣。由吾身而推之，而吾兄弟，而吾从兄弟，而吾三从四从，以至于远兄弟，其初乃一人之分耳，则敬爱之心蔼然而生矣。”曰：“祠祀孝敬之兴，则吾既得闻命矣。敢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道者何居？”曰：“合爨之际，其无思乎？思吾粒食皆吾祖考之遗也，思吾菜羹皆吾祖考之遗也，能忘孝敬乎？土者曰：吾所肄业书籍，皆吾祖考之遗泽也。出必告曰，某今从某政，不敢忘祖考矣。反必面曰，某俸禄若干，余无私焉，必以纳诸公贮矣。某也无公私之过，某也罪非己，致人诮之，夫何惭于祖考乎？农者告曰：某畋某田，得谷若干，必以纳诸公仓矣。工者、商者告曰：某也不敢淫巧、受若直、怠若是矣；某也不敢腾若价、饰若货器以生，玷吾祖吾考，有则殛之。”若是者，孝弟之心通于神明，放乎四海，无所不准，礼义其有弗兴，风化其有弗博乎？故曰：吾于祠祀，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遂叙其语为记，以归卢氏，并示吾守〔子〕孙于无穷焉。

（选自清康熙《滁州志》卷二九《艺文》，康熙十二年刻本）

重修阳明先生书院记 赵 鉞

按：阳明先生即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隆庆时追赠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且能统军征战。阳明学说影响深远。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王阳明由考功清吏司郎中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八年冬十月至滁，九年四月离滁。

阳明先生书院即阳明祠，在幽谷，近丰乐亭。旧为王守仁讲学处，后建祠祭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赵鉞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谒祠，祠已倾圯。知州应镡重修竣工，滁士子多来拜谒。赵鉞遂作此文论其事。赵鉞（1512—1569年），字子举，号柱野，桐城人，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

鉞尝闻先生与人语曰：“吾居滁时，见诸士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始教之静坐，一时玄解妙觉，收效良多。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后教以良知，则无动无静，随处有得。”鉞祇服久矣。今幸来滁，拜先生祠，问先生弟子，时多凋谢，间有数君子能守师说，不能倡其子弟，又相率从事口耳，其意重希世云。

先生祠在幽谷中，亦旧所示法地也。户北启，左石右土，柱渐东倾。州守应君

请于侍御少淇陈公，出羡金，埤虚易朽，始可久托。役竣时，窃以士不至为叹。

鉞曰：噫吁！口耳溺人久矣！昔齐东门子者，有道士也。人曰：“东门子能目听而耳视也。”众皆趋之。曰：“吾不能倒置耳目，能顺耳目之用而已。”众皆笑之曰：“耳自能听，目自能视，无待于人之诏之也。”又曰：“吾能不用耳而听，不用目而视也。”众咸疑而走矣。曰：“不然，子之所以能听者，谓有耳也，鸟鸣则子闻之乎？”曰：“然。”“鸟去亦有闻乎？”曰：“否。”“是子之耳以有声而聪，以无声而塞也。其能视，谓有目也，花开则子见之乎？”曰：“然。”“花落亦有见乎？”曰：“否。”“是子之目以有色而明，以无色而蔽也。是皆逐物者也。夫鸟有去来，而闻性无去来；花有开谢，而见性无开谢。吾闻以真闻，故不用耳；见以真见，故不用目。”今先生所谓良知者，知以真知，故不用闻见之。知以为知，以是来者益疏耳。曰：“士患无有倡者，今倡之而犹不至，则祠可以无修欤？”曰：“不可！此所谓感也，今人适中都必问治迹所在；经陈蔡则咨嗟四顾，车不肯进；望阙里洙泗则津津色动，神疏矣！故祠以存感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谓也，感则景，景则无有不至者矣，此诸君子修祠意也，虽然有真知，而后有真感。昔者七十子之于孔子也。有治任而归者，或治任而不归，此无它，知有浅深，故其用情有至、有不至耳。若真知阳明之学者，则必无有不至者。”是为记。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三《丰乐亭文集》）

重修醉翁亭记 赵 鉞

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滁州知州应镡主持重修醉翁亭完工，南京太仆寺少卿赵鉞作文以纪其事。此次重修是一项以工代赈工程，应镡将醉翁亭改建为楼，并重修丰乐亭。捐款者多为印马察院及南京太仆寺官员。

此文忠公所自谓醉翁亭也。亭自庆历，距今近五百余年，中迭兴坏，然风馨意远，不可磨灭。毋论宋元，入明而重修之，兹其四举云。

常谓贤人君子所至，或有一山、一泉、一石、一木，足当心意，因为亭台，取适一时，本无所要于天下后世，而天下后世宝为异迹，以山川必此而显，若不可一日无者。此其故何至于昔之以游观名者，其所创立，既据胜地，而学士、大夫又从而侈张其盛，言言珠玑，非不同照耀今古。忽焉就废，则荆棘交侵，过者不顾，甚则梁栋维新，辄萌黍离之叹，此真地灵志不足欤？何盛美之不续也？然后知君子之重于山川，在彼而不在此矣！

论者咸谓此亭得文，故久。夫欧公之文重天下，固人人诵说之矣。然不过陈叙景物及当时宴会之乐而已，何与民事？而民世守之。如以其文，则羊叔子岷首之游，不托一词，而学如元凯，信雄于文者，每文必勒二碑，一出于山，一沉于渊，思与陵谷争久，用意诚密。卒未闻有人唏嘘碑下，然则人心岂言词所能感哉？

若欧公此亭，则自有足以系滁人之思者。公之治滁，今虽无所考见，然以重臣出刺一方，非不知其旦夕去此，独喜地僻事简、与民相安，若将终身，然故爱其民以及其泉石，相与欢乐无厌。当时之民亦乐公之乐，惟恐公之不安于此，既去，而

犹思之。岁俎豆亭下，不忍废，则其为政固可想见。而后之牧者，计日而来，约月而往，一不如意，则以土瘠地冲，移幸山川，有终岁而不一至者，有一至而不再者，且无乐乎其职于山川，何故？苏长公有言：“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川，思公无岁年，则其所思顾有出于山水、文字之外者矣！”不然，滁山固自在也，本无丽瞩，而欧公之自乐与人之乐其乐者，皆不可知。要之林谷虽僻，实切典刑，固不可以不修也！

修之者：侍御少淇陈君志、近麓李君廷龙、山泉慎君蒙，皆因民情，各捐金若干；而州守见山应君鏊则雅志复古，因荒聚民，益恢大之，纳景为楼，而又推其余以及于丰乐，两地俱新。是又五百年而一见也。乐其有成者：侍御两岩罗君复、仆卿少峰林君应亮、少卿虹洲秦君梁；赞成而去者：仆卿少村黄君廷用、寺丞见平吴君炳庶、虹涧杨君棐；相度：仆簿杨君孟元；董其役：吏目甘芳。

以鉞与三侍御游，屡为亭请，因属之记。故为纪其年月，言滁人不能无欧公之亭者，以此亭成于嘉靖三十九年正月。

（选自赵鉞《无闻堂稿》卷五，隆庆六年赵鸿赐玄对楼刻本）

新建滁州青墩镇碑 万 恭

按：青墩，在关山东南，明代两京官道经其地，常有匪患。嘉靖四十年（1561年）春，南京太仆寺卿徐陟建青墩镇。万恭作此文纪其事。万恭（1515—1591年），字肃卿，号两溪，南昌人，进士。嘉靖四十年闰五月至四十一年四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徐陟（1513—1570年），字子明，号达斋，华亭人，徐阶弟。进士。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至四十年四月，任南京太仆寺卿。本文误其名为“实”。

滁之西郭三十里为清流关，关峻耸堞天，凿石为门，仅仅可方轨。其阴则广野沃壤，美田稼环，周道而居者，可闻鸡犬，行旅夜不持刃；其阳半舍为青墩，又半舍始入滁。墩多榛棘，滁之人委而弃之，以故地益旷莽，暴客多蹲草莱中，以晦昼或暝夕，候行者杀越而夺之货。州有司法不能制，置弗问。

嘉靖四十年春，华亭达斋徐公来为太仆卿，即问：“滁民所疾苦，何哉最苦？”民曰：“苦青墩。夫青墩非居者之苦也，又非行者所苦也；州有司不能制之之苦也。”公即召州有司：“盍镇而治诸？”州有司蹙额对言：“镇即责诸官，难在举嬴，责诸民，谁则往青墩者？”公乃檄滁民曰：“吾欲若居青墩乎？”金曰：“不愿也。”又曰：“吾治尔室，薄尔役，给尔恒产，若居青墩乎？”金曰：“幸甚！往青墩哉，往青墩哉！”

公乃括太仆贖金贮有司者，下滁吏目甘芳董其事。甘芳拮据，鸠工聚材，不数月，庐舍二十余楹成，募居民累累实之，省私役，给官产，悉如徐公言。于时，阗阗栉比，商贾流通，而青墩之镇成矣！

夫剪榛棘，御暴客，通行旅，佐百姓之急，治州有司所不能制，徐公亦良劳哉！徐公始其劳，以光禄任去，不及视其成。余后公数月贰太仆事，乃不与其劳而乐观其成，不可无纪。命滁判吴梦龙、吏目甘芳伐丰山之石而志焉。使后之居者

曰：“是徐公兴吾利也无穷”，又使后之行者曰：“是徐公祛吾害也无穷”，此古甘棠意也，徐公名实（编者注：应为陟），行入《国史》中，故不具论云。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三友亭记 胡 杰

按：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秋，南京太仆寺寺丞胡杰与太仆寺少卿盛汝谦、刘秉仁建三友亭于琅琊寺内。仿松竹梅三友，标榜风格，铭记友谊。胡杰作此文纪其事。胡杰（1520—1571年），字子文，号剑西，江西丰城人，进士，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寺丞。

走，麋鹿性也。即列在戟下，而丰草长林之思，每鞅鞅焉。

岁辛酉，自翰林出淞上。又明年，以同丞移滁。友人古泉盛君、虹江刘君，先后得至。公暇辄从二君后，临眺栢子潭，登醒心、倚丰诸亭，酌紫微泉，吊丰乐、醉翁之遗，穷奇竟日，放于琅琊。

滁故佳山水，乃琅琊特据西南深蔚，宋欧阳子所称“林壑尤美者”。盖其区也，山畔隙地方丈许，西北负倚岩石，如几如屏。髓瀑落猛如奔涛，细若引线，旋绕石涧，非晷恒不涸。东有僧庐，南稍偏为庶子泉，山岬起，泉上有松有竹有梅，倒影涵秀，若缔盟泉石然。

嗟哉！夫自有穹壤，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则有此卉木。璋琅琊而产，不知几十百种，兹三物者，独冠幽胜，专芳称况。

吾人乎，所以不朽而存者，良自有在，否则其不与卉木俱蔽腐者，能有几？

爱相与构亭一楹，榜曰“三友”，识久要之谊云。亭成，觞而落之。纪岁月已告于山灵。嘉靖癸亥秋七月七日。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琅琊寺藏碑刻抄录）

重熙洞记 吴 遵

按：重熙洞在今琅琊山公墓东南方鸡爪山北麓。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正月，南京太仆寺卿盛汝谦与少卿吴遵往重熙洞探险，见景色奇绝，遂辟一景，并于山顶建咸熙亭，吴遵作此文纪其事。吴遵，字公路，号初泉，浙江海宁人，进士。嘉靖四十三年闰二月至四十五年三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重熙洞，自丰山、琅琊中折东驰，葱秀回合，视诸峰加胜，其麓旧有“熙阳洞天”。丙寅正月甲子，山之颠俄出二窦，牧有索堕牛穿窦者，讹传灵诡奇绝，观者如市。丙辰，予偕古泉盛公往省，将辟之兴至，予辄梯峻，缒深而下，窦隙天光倒垂，可辨颜色，不数丈，篝灯以前，穷彻邃奥，四顾石嶙嶙，砦研如壁，出相讶曰：“是未可，俄而辟也！”公东指黄道诸山，审其向归，限以丈尺，心与山盟，冀得其门，乃止。

越二日，工来从事，搜剔土石，土石尽去，有门豁然，不假锤凿之劳，循其门

可得三洞，洞凡可容宾从十许人。于是，外扩中通，宽列几豆，苍苍下临仰，见日月回视，向所从入，若坠渊谷中，始觉魂悸神动，稍折而西，其次石垂垂如乳，如幕上下，皆龙文芝采，最后则烛光照耀，两崖变幻千状，踞者如虎翔者，如凤立者，如鹤款者，如波桥者，如蛩声相应，铿然如鼓，隐约回复者，如楼如观，燕坐久之，潜溜潏然，初近忽远，如听佩环，蜂房水涡，不知其几，千万落随目判形，盼接不暇，疑有至人玄栖其间，庶几见之，而无从也。

时皇帝御极四十五年，时惟景运周天之数，公因榜其门曰“重熙”，以申祝云。予惟我明累朝熙洽，今圣哲明明在上，幽崖閼谷无遗照焉。治隆唐虞，寿踰轩黄，千古一时也。岂非天生而地藏之，乘时以出，尽泄其秘灵耶？不然，何若是之奇也？歌曰：“山龕龕乎，帝算其崇乎；石斌斌乎，文运其昌乎。”士闻之，和曰：“螭兹奋乎，鸞兹鬯乎，寿考作人，山川其兆乎。”

于是，两峰孟公伐木遗资倡之，州大夫叶君结庐以居守者，乡诸大夫将谋亭其上，曰“咸熙”云。其地世主孟石乐捐以从之，无少靳靳，然则斯举也，其忠爱之同乎，抑游观之侈乎，君子必有辨于斯二者。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

重修滁州龙兴寺记 陆光祖

按：龙兴寺旧名兴寿院，后周显德中，改今名。故址在今第一小学东园内。明万历二年（1574年），陆光祖倡议重修，并作此文纪其事。陆光祖，字与绳，号五台，锦衣卫籍，浙江平湖人，进士。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万历二年四月，改任太常寺少卿，同年七月，升南京太仆寺卿。三年三月，改任太常寺卿。官至刑部尚书。谥庄简。

滁之寺，最古而名者，琅琊、龙蟠、龙兴。琅琊、龙蟠俱在山中，而龙蟠稍废，一二僧结草以居。惟龙兴在州城中，特岿然雄大。寺故名兴寿院，周显德中，改今名。我太祖高皇帝提一剑，叱咤英雄，定天下如反掌，实肇基于此。王气所钟，寺名适符之，岂偶然哉？今为祝厘肆礼之所，设使视其敝而不飭，则亦有司与乡大夫、士之责，不独寺之僧也。

余蒙恩，起为南太仆少卿，以万历元年二月至。会家大人始生之辰，诣寺礼佛。见佛像剥落，殿宇挠朽，瓴甃垣壁，悉破损颓圯，度将不支。乃周顾叹息，谕知寺僧，以亟当修葺。醵而对云：“久图之，而难其费。”余谋之长卿涇阳渐庵李公，各捐俸倡始，印给募簿，俾募滁之诸善信。州守李君文运闻之喜，亦捐俸为助，复令民趋之。于是僧正妙玄、住持德玉、方升、缘佑、缘 繻 比丘妙宣，共殚虑经营。乡先生孟君津、王君可立、石君玺父子、邵君梦麟、胡君梗，诸君皆输诚率众，州人梁锦、张忠、郭维敬、蒋凤等，各募费董役，乃市材取日，鸠力孱工。殿宇之梁栋，挠者易之，朽者剔之；瓴甃之破以损者补之，垣壁之圯以颓者筑之、涂之；佛像之剥落者，加以金碧而采飭之。重建天王、毗卢二殿，毗卢之左右，增禅堂、斋堂六间，又新观音、地藏二殿，以至廊庑、山门，皆次第修飭。自万历二

年季春始其事，迄季冬而毕功。时余转官南太常，李守斫石为碑，请纪成事。

余考前记，言寺一修于宋元丰间，则有明照大师发地得钱；再修于我明洪武中，则有无为禅师治基得金。天其欲隆大雄氏之道乎？故地皆出宝藏，以显相其役。今无是也，而檀施云合，不浹晷而告成，费省而事集，力半而功倍，无亦有默相于其间与？

呜呼！寺之立，凡以居学佛之徒，使之静密精专，以成其道，犹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也。自儒者诋诃佛教，缙绅先生皆不观其书，不通其说，莫究其广大精微之旨，遂奴视学佛之徒，视寺之废兴一不置意，而学佛之徒，亦卑卑以自营，悠悠而老死，偷以自存，不复志于佛法。虽居寺，与戴发之氓无异也。是故佛之道，日以湮晦而不明。今寺既修矣，学佛者安其处矣。昔梁武皇大修塔寺，而达磨圣师以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苟居此者，不能发广大愿、精进心、求契大乘之道，以合于所谓无漏者，上之不能明心见性，为人天师；下之不能修持禅戒，以酬国家护法之恩、檀施之德，但知慕发地得钱、治基得金之为神，而不以勤求法宝为事，则寺其徒修矣乎！余故申之，以诏四方释子，不独为一龙兴也。

龙兴往尝修于正德戊寅，任其事者：僧正真玺、住持海震，乡先生石君禄、于君鳌，州民濮珣、马明、梁友等，不欲泯其名，因并记之。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

重修醉翁亭记 秦致恭

按：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邵陛来滁，见醉翁亭颓毁，乃与南京太仆寺官员及滁州官员重修醉翁亭，南京太仆寺寺丞秦致恭作此文纪其事。该碑刻留存至今，寺卿石星篆额、陈于陛书丹，少卿陈行健立碑。秦致恭，号翼斋，广西灵川人，进士。万历四年前后任南京太仆寺寺丞。

柏台观风所至，上贤下不肖，固所以劝励庶官；然入之未必深譬之。雷霆脩震，人莫不凛然兴畏。但震脩已，人之畏亦顿息。惟于往哲之遗迹厥土者，尊崇修葺，特加之意，则人之观感兴起，类非浅浅。不啻太山在望，而仰企恒殷矣。劝励孰有踰于斯哉？

侍御邵先生陛奉简命，代巡留都江以北。今年首夏，驄节驻临滁阳，陈宪振纪、彰瘝旌别之施，严而明，公而恕，诚有肃清致山岳之撼，敦大蔑鸡犬之惊者也。

事竣，偕同卿石先生、少卿陈先生暨恭访醉翁亭。拜临之余四顾，见其几就颓毁。喟然叹曰：“甘棠之勿翦勿伐，而反复咏颂不置者，周人岂故不忍于一草木耶！重佩召伯之令德，因于物而寓爱思焉耳。醉翁亭非欧阳文忠公之甘棠欤？兹几颓毁乃尔，亦异于周人之不忘召伯矣！逖睨往哲，奚自启夫将来？”

遂以重修命贾州守，而发赎金为资。贾守唯唯敬承，计值市材。筮是五月二十四日飭饬师匠，择人以董其役，不时亲勤莅阅。于其朽者易之，缺者补之。曰祠、曰堂、曰楼，罔不整以绳度，门垣亦用增治。至如手植之梅树，躬浚之酿泉，咸饰

理，其若亭、若阑、若源，匪复向之芜敞堙淤，而匆焉炳耀改色，过之者作肃，见之者作恭矣。

时维七月初八日，事竟来告，即以记请。余曰：“崇往哲以风后人，美哉！邵先生之举之心也，安得无记？亦安敢辞！”余谨按滁志，守兹土者，更仆未易数，然多寥寂无闻。惟有宋欧阳公之出守是州，惠泽前懋，芳烈后流，将千载赫赫若一日。非其政事既善，而文章尤足以发之乎？今诵所遗亭记，则其时民物康阜，虽禽鸟亦无不得厥所。公之醉游，盖后民之乐而乐，实本于先忧者也。况其饮称少焉，则意诚不在酒，而亦不徒在于山水之间。与民同乐之趣，爰假一游，以昭宣之耳。公之德胡可忘哉？于乎！公之亭，召伯之甘棠，殆伯仲矣！

邵先生所以命修之者，心公之心，而醉其德，将以劝励守滁者于无穷也。凡官斯州、登斯亭、而读斯记者，一想象厥时之休光，而以今事悬较之：民果如其康乎？物果如其阜乎？而禽鸟乐意之相关也，有所近似乎？噫嘻！谅远甚矣！志士不能不痛哭流涕长太息矣！必将曰：“今之滁，昔之滁也。欧阳公何以能使之乐，而又有以乐其乐。乃今独大不然，谓非德政之不若而人欤？”中心愧而作求，然后可以庶几欧阳氏，俾滁阳之生灵不失望焉。如或曰：“世变江河。”而以彼此各一时视之，倏于难挽，恬不思齐，念民牧固当若斯耶？又或曰：“此亭方新，可供游宴。”而以酒食相追逐于其上，非直欧阳公之罪人，即邵先生劝励之意益荒矣。是殆风斯愈下，而不足齿者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志者尚绎咏而自勗诸。

万历五年十月朔日南京太仆寺主簿何俨、滁州知州贾光大、州判郭延进、吏目吴罗麒同立。杨永成、徐忠、陈言镌。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碑刻抄录）

见梅亭记 萧 廌

按：万历七年（己卯，1579年）三月，萧廌就任南京太仆寺卿，见监察御史邵陞重修后的醉翁亭及诸亭，有梅亭南之小亭，未曾命名，遂名之“见梅”，并作此纪其事。萧廌，字可发，号兑嵎，江西万安人。进士。万历六年十一月至八年十月，任南京太仆寺卿。官至兵部左侍郎。

道罔寺而西，走琅琊并龙潭而南，度薛老桥而折北，距酿泉十数武，醉翁亭在焉。亭枕山麓，拾级而上，凡数十武，为欧阳文忠公祠，并亭西行数十武，有古梅一株，相传为文忠手植，其来远矣。枝既桠干且中枵外皴，几不可辨，而生意苍然。梅之前山麓就夷，流潦载道，故弗弗治。万历丁丑，柱史姚江邵公观风来滁，既庀祠缮亭，支梅而培之，则又除麓界潦，结亭于梅之南维，北向环亭，以水环水，以垣中坐，夷犹老干参对，常若苍颜白发，照人眉睫间，真醉翁以胜也。

万历己卯，余来滁。季春既望与同寅震峰张公移觞亭上，时梅实累累矣。清香引风不断而浅水疏影，映带左右。翛然于野芳佳木之间，相与乐之，顾亭无名，以其北向与梅参对也，题曰“见梅”。题已，余与张公为之再叹，方文忠植梅不于它所，而于山间水滨，若以寄其清旷闲远之思。初，不意其扬芬垂实于世、于后世

也，亦岂意阅代者三，阅年者余五百。当年之亭榭，盖屡□屡兴，甚者堙圯于荒烟野草中矣，而槎牙者，故可见乎。亦岂意有好古，如邵公者，结亭于断础残茆之余，使人游坐其中，与梅参对，而发其见贤之思乎？

余尝行丰乐、琅琊之间，临水倚山，见梅何啻数十本？其荣其瘁，其存其毁，曾不满游者一瞬，乃兹三千支离臃肿，尚谢凡卉，而滁人见者比于甘棠，其以职守来而见者，东西行过是邦而觊一见者，几于谒孔庭必摩挲苍桧也。梅何奇哉，梅何奇哉！乃不朽至此。要之梅之不朽，以文忠；文忠之不朽，以其[文]，文忠不独其名位足重也！不然岱宗之松、嵩阳之柏，人之督过，谓何？而况兹梅乎？余生庐陵，于文忠无能为役，而与邵公旧同台，同有学古之思。公故好梅，故号梅墩。其按江北也，风纪朔沍而德意春融，居尝自期，殆将追文忠而思齐之者，所为结亭见梅，要以见欧，吾知后之游者，将文以之见邵矣。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三《醉翁亭文集》）

琅琊山植木记 石 玺

按：明万历三年（乙亥，1575年），滁州刘大德、万钧等约诸人在琅琊山植松树千株。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石玺作此文，众人并立碑石。《琅琊山植木记》是琅琊山留存的唯一的有关山林植树的碑文。石玺，字惟信，号皆春，滁州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举人，授沾化令，继守蕲，官至开封府同知。著有《食色绅言》、《寄篱稿》。《食色绅言》以皆春居士著，传于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徐悲鸿、方令孺、盛成等人游览琅琊山，盛成在游记《游醉翁亭》文中提及《琅琊山植木记》，并抄录全文。

（文见本志民国文选《游醉翁亭》盛成作）

游丰乐亭记 肖崇业

按：萧崇业，字允修，号养乾，云南临安卫人，原籍直隶上元。隆庆五年进士，历任庶吉士，兵、吏、工三科给事中，万历初，奉使册封琉球中山王。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一月，由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升南京太仆寺卿。十三年四月，升任南京操江右金都御史。同年十月，以母老乞休，后卒于家。此文约作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端午节后。

由柏子潭北行二矢，即幽谷。入狭径，岩旁镌“幽谷”二字，大如斗，“谷”字微断，难辨。蛇旋百武，为丰乐亭。原亭废久，历元迄今，代有圯葺。正门仍颜曰“丰乐”，重古迹故名不朽也。进门数武，矗矗为亭，周垣悬游人诗咏。丰碑二，乃苏东坡书《丰乐亭记》，古碑剥泐，字经后人摹写，然书法遒劲，铍铍尚存。亭后为保丰堂，嘉靖二年滁守陈则清立，侍御李震卿记，杨鸥溪取名之义具记中。[壁]壁间题刻甚多，有“从今丰乐非陈迹，还拟当年尽种花”之句，志鼎新也。

阅三重，为二贤堂，设木主，祀宋王元之、欧阳永叔。盖二公故滁守，以功德

及民，故祠之。可见人生天地间，要在先立其大者以为之本，则虽赏玩闲适之地，人每爱拟甘棠而不忍忘。苟非其人，即瑶室琼台，临春结绮，过辄渐灭耳。然则名之所传，岂不在德哉！亭故天宁寺旧址改创，其景欧、壮怀二亭亦废，并六一所移菱溪石，皆无存。意必好事者窃去，秘以自私，岁久而世无赏识者，遂因循沉没，与瓦砾等，是石所遭之不幸也。夫方其僵卧其溪侧，六一以三牛曳置此，又作记以垂炯戒，而竟不能长有此石，已借之于造物者，复还之于冥漠乎？由亭左右径北上高十寻，为来远亭，内刻《倚丰亭记》，中丞石东泉移今名，亦有记。亭畔石岩镌“六一后游”四字，王邦瑞题。

亭南下百武，为紫微泉，湮塞不知何时，始发于永乐二年州守陈廷器，嘉靖十五年侍御闻人詮立亭其上。泉甃以石，潏然而仰出，如珠涌玉漾，涓涓流涧外不绝。命从史取一碗饮之，甘冽异常。并余金声亭、金沙泉，咸迷其处。

泉右回折二十武，稍高为阳明祠。祠深三层，中多士人展谒之作。壁〔壁〕嵌先生石刻像，少司空万两溪有赞。祠东陟三十余武，更高为醒心亭，壁〔壁〕嵌曾南丰碑记，兴国徐卿为小叙纪其由。

余前二月，初游丰乐，忽漫亭堂一宴，晚仅过醒心，小酌以归，未暇穷奇。时与堇石再游，乘兴登最高处，扪罗而上，足软不能步，复坐肩舆，用力士前后引掖行，众驺奴俱张吻作锯木声。屡息，得至三茅庙，左有关公祠，右有石屋三间。入庙礼神，遇滁生五人，以午节携榼游此，各相向从余二人揖，出揽胜概，颇愜心襟。俛视幽谷内，花数十百品，古木千章，鸣鸟千群，岩石突兀千块，远山千重，岫云江霭千状，城闉人户千家，悉送耳睫，而丰乐诸亭掩映丛薄中如画，上有醒心、来远二亭，又如二童子拱侍左右甚恭，诚宇宙一伟观已，藉令不登三茅，乌睹所谓幽谷奇哉！余因笑顾五生，谭问此中关塞之由。忆及国初宋景濂尝欲访临其地，闻居人凉烟、白草之言，辄怅叹，不果来，径往醉翁、琅琊去。诂意百年后好奇怀古者，相继植颓芟翳，疏流筑土，使杰构岿然，再成巨丽。山川兴废在人，信矣，信矣！于是五生唯唯。余二人怜奇惜景，复眺望久之而别。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三《艺文志》）

游醉翁亭记 萧崇业

按：此文有碑存醉翁亭景区内，碑文多有损泐。今据《南滁会景编》点校。据碑文知，此文撰于“万历乙酉岁孟春吉旦”，即万历十三年（1585年）。南京太仆寺少卿东莞尹瑾篆额，寺丞豫章丁此吕书丹。

醉翁亭，离署稍远。由龙潭西南行，约三里许，两峰蹄股交峙，水泻其中，琤琤如琴声，为酿泉。路旁有“环滁皆山”与“渐入佳境”八字，剡岩石上，宋淳熙滁守题名在焉。行数武，过薛老桥，不知何指，岂创桥姓氏耶？次见石阑覆井水，清澈可鉴须眉，为“玻璃泉”，又名“六一泉”。

元季，地经兵燹，亭榭俱成煨烬。即，国初，宋景濂、陈芳洲诸公欲访其迹，惟睹寒芜荒址，仅仅班荆，酌泉而行。迨今，革故鼎新，始称佳境。

由玻璃泉北折而入，大门匾曰“欧门”，楼前匾曰“醉翁亭”，楼内匾曰“具瞻楼”。楼下丰碑十数，皆古今游人诗刻，并洪熙迄嘉、隆间先后重修亭记。独杨文贞、商文毅名最显。

厅堂匾曰“山间四时”。题咏连累充栋，然同署诸公较多。堂后陟石蹬二十余级，为文忠祠，内奉欧阳公神位一，明专祀也。祠上登绝顶，为“玄帝行宫”，同卿林弘斋建。至此则万山盘互，悉入望眸。但巉巖崎仄，险不可即耳。

堂左有斗室，仅容身，为“智仙庵”。庵南摩崖刻“二贤堂”三隶字，又刻“醉翁亭”三篆字，各大如斛，长逾丈，如屏。嘉靖间御史朱衣加镌之，深寸许，即千岁不磷已。楼西耳房，有东坡书《醉翁亭记》碑二。后人争摩印之，字微蚀。再西有碑亭，勒州守唐汝礼诗。又数武，自为园，曰“梅亭”，匾“醉翁手植”四字。壁刻朱紫阳书《太极图说》一篇，古健不类时笔。亭前老梅，槎牙臃肿，真数百稔以外物也。一枝中枵，而未垂偃卧阶砌下，如飞虬饮河之状，第结实累累，生意犹存。亭南筑基甃池，有宇翼然，与梅恭对，若宾主然，曰“见梅亭”。创自侍御邵梅墩，故同卿今中丞萧兑岵记，大略谓：“梅之不朽以文忠。其过是邦，觐一见者，几于谒孔庭必摩挲苍桧也。不然，岱宗之松，嵩阳之柏，人之督过，谓何有味乎？”其言哉，余为之爱而再诵。

东隔一垣，有轩相邻，曰“皆春亭”，嘉靖辛酉，故同卿枣强毛中丞立亭。负路而近酿泉，潺湲于前，作虢虢响。亭内萝木森翳，竹石蔓延，颇宜觞咏。由此出门数武，至危蹬十余，寻高培“具瞻楼”，付之五咫尺，相面曰“仰欧亭”，内匾“两山拱秀”四字。壁刻画图一幅，台榭松筠不盈纸而具，俨然醉翁绝胜也。

少憩亭中，命僧取酿泉水，煮苦茗来啜，甘馥不减惠山。加以夹岭幽岑，兢生寒树，含云限日，互相轩邈，秣阴入檻，空翠拂人袖裾。好鸟嚶鸣，凉飏飒爽，杂若调箏奏瑟，戛石敲金。其音乍高乍细，乍疾乍徐，令人荡胸吐结，勃焉，兴凭虚御风之想。故昔人有从陆抵环滁，雨中望醉翁亭甚适者。况使其身亲历乎？此岂不飘飘然欲仙哉？

噫！欧公往矣！当时直言正行，取忌于朝，以致若讷抵善之愆，明逸丑正之讪，纷纭四出，销骨铄金；及其谪西陵、移南谯也，浩然略无芥蒂，独寄意于泉石鱼鸟之乐以自怡。而天下后世景仰其风，顾迹以为奇游异迹，若宇宙间，一日不可无。往往芟辟，蠲刈增饰，于断础残茆而意在见亭，要以见欧者，历五百载，人心无间，是可徒以一水、文字之间，取悦于人尔耶？故苏长公至高其人品，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信知言矣！余登览之余，徘徊祠下，不觉泫然，因并记之。

（选自赵廷瑞等编《南滁会景编》卷五）

游重熙洞龙蟠琅琊二寺记 萧崇业

按：明万历十二年端午，萧崇业游丰乐亭，次年春游醉翁亭。此文约作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春夏之间。

余既同二公游丰、醉二亭，无何，蔡肖谦以在告去，于是荒石复订琅琊之约，

从者曰：“大人亡意为重熙、龙蟠游乎？”余谓：“二处往琅琊便否？”应之曰：“如先琅琊，则重熙、龙蟠远，恐不便归。倘先二处而后琅琊，即日暝回，无妨也。”余然其言。

从大市入全椒通衢，稍逾三二里许，仍披榛莽，由村墟曲折行。时春夏之交，晴旭邕和，山谷嘹亮，道边众芳争发，凉飙扇香，所至妍馥。余与莞石蓝舆缓步，快赏如醺，真郊外清旷不俗之景也。

俄至一山，离署可七八里而近，得重熙洞。洞居山腹，登陟颇极足力，有小庵隐隐于风篁云木之表，亦闲洒蠲人尘想。左折而西，翼然一坊，扁“重熙洞”三字。洞门卑浅，仅容一二人伛偻进，高敞如屋，可坐十客。上有天窗闭启，吐日吸月，容光掩映，万形可辨，怪石玲珑，纹肖刻画。余二人扶掖下石磴数级，欲穷所止，但岩溜浸滴，微滑，非伏地蟹行不能入。余辄中止，命从者引烛探奇以报。惟闻磬豁中石鼓冬冬响，其视包山之林屋，北流之勾漏，与滇临之万象，幽邃诡异，差不及耳。

出洞，扳岩而上，可三十武，得旷览亭。廊右读同貳陈庭竹《记》，知建自邵梅墩中丞云。门匾曰“乾坤一瞬”，日隐断云，烟迷横岭，变态渺渺，冥冥乍见乍没，尽凝眼底。

由此越溪径，穿林薄，度圆慧桥，涉桃花涧，既曲而直，若穷而通，可五里许得龙蟠废寺。宋故名“寿圣”，曾子开记。今止败础颓基，萧索可慨。小殿三间，供奉空王。旁构茅屋数舍，栖残僧一二人。后有偃月洞，传因光怪听夕现，故塞不开。门镌洞名，绍圣四年刺史曾肇题。磨岩有元丰、元祐、政和间游人姓氏，而吴兴刘焘律诗一首，字大如拳，尚朗朗可诵也。洞左德云亭废久，寺右张希尹所凿灵芝井亦堙，以芝尝产此，故名。东北里许，有白王洼、琥珀泉、怀仙洞。闻隆庆间虎故潜为患，人不敢入此寺。长杨古木，蒙络交翳，如怒如飞，迭岫重冈，蜿蜒耸伏，如垣如障。允矣，苍龙之所蟠，玄云之所栖也！第僻远，名公罕临，复无好事者黼黻其地，殊负此胜概耳。

时亭午，从者烹肥鲜侑觞，余二人颇饥，食之甘。饭已，问僧人琅琊道，乃由寺东折而北。荒山中人影岑寂，但见樵儿采刍茆归，两两立岩畔不行，候余二人过，相语刺刺啧啧，意若有所羨者。一路山皆童，且多岩石，或如人立，如城垒，如鹿如兕，如群羊蹲高踞险，了无争碍，独一二牧童时时跳傲其间。

山行数里，忽至一岩口，窄处如铁峡，出口缥缈无极，为琅琊绝顶，碧霞元君行宫在焉。倚祠放目，神魄为褫，岑巘巘岈，掀青锁翠，如屏拥春华，剑排秋爽，而此身飘浮蹇腾，已立万顷云上矣。回望丰山高与之等，至晨所游重熙洞，若培塿然，俛睇琅琊古刹，梵宇崇严，如玉娥靓妆，桧柏竞势直上，如悍卒卓旗，与夫飞霭落霞，出眇入忽，又如接安期羡门，逍遥于物外，实是欲界之仙都已。

俯岩下石磴数十百重。小松千株列植路侧，如幢摇盖覆，肩舆出树杪，十转蛇行，如凌虚御风，其妙难以辞叙，向使径游琅琊，不从龙蟠来，兹景岂易值哉？释险抵平，始得开化禅寺。山门匾曰“琅琊圣境”，余行劳，辄至宦迹烟霞堂少息。堂前银杏老树，大数围，高十丈许，影盈院落，如帷如幄。驺奴咸解衣，袒身就阴，

汲水两巨桶，人人牛饮其中。

余二人茶已，僧引步明月溪，入殿礼三世佛。金碧辉煌，檀越修饰方竣。殿左稍北，新构玉皇阁，纯用文甃磋甃，如石屋状，不假梁木，费可百千缗。此故惠觉方丈、张方平写二生经处。右旋过三友亭，松竹梅苍郁森罗，如三客拱立，久而敬之，太史胡剑西有记。殿后濯庶子泉，澄然湛然，疑对幼卿。石壁勒古今题刻，如繁星丽天，周览弗给，无李阳冰篆铭与张亿三字碑。稍南数十武，坐皆空亭，观池，涵云注玉，一尘不染，固宜觞咏，复可避嚣。余二人取壁间毛小山诗和之。亭后酌白龙泉，甚甘冽可爱，水涌碧沙，激潏湍湍，潜岩漩涧，寺僧资焉。大旱祷雨辄应。泉上寻妙相堂，睹吴道子画大士，樵王翰作菩提像，眉目津津，向人欲语，足称绝笔。

由堂左陟石径，历数十武，抵归云洞，见杜符卿诗。内褊隘如广，殊不似洞。石罅离立，如斧划刀裁。一巨石横门，欹危如坠。近洞有西竹庵、了了堂、广照塔，并废久。西登揽秀亭，野色林光，明风艳日，莽晃目前。而山之横者、拱者，拔而起者、断而续者，来若向去、若背者，又有如禽之翔，如兽之偃，如笋之迸土，如笔之书空，呈雄献秀，错列杖舄，下可揽而有，亦兹山绝佳地也，岂故日观、望月、班春诸亭旧址，今适迷其处，无从考耶。余二人随意命觞，爽然自得。又闻东西有醴、蒙、涵、逊四泉，桃花、熙阳、圣人、秋山四洞，以日夕，不暇往，乃罢酒。

由石屏路，循洗笔台，窥华严井，问御书阁，无存，不觉怅然。途中指点晓光塔，遗痕累累不灭。出回马门，复经醉翁、酿泉之间，再上仰欧亭，取水饮，清冷沁入肺腑，酒复醒。于是，乃拊掌大叫，曰：“此亦去醉翁何远？”时日暮，遥见围人然炬，如渔灯乱蒲苇内，显晦不定。须臾，兴尽而返，已烂然光照，万山逆之于途矣。古诗云：“兹游奇冠平生”，今日殆庶几近焉。遂书为记。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七）

解醒阁记 沈思孝

按：此文作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冬，万历《滁阳志》载：太仆寺卿沈思孝改醉翁楼为解醒阁，并作记，刻石。文中沈子沉溺于酒，在独醒子的劝说下，沈子幡然改过。文章立意高远，情趣盎然。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进士，万历十四年四月，调南京太仆卿。未几，谢病归。该碑刻现存醉翁亭景区内，残损数字，据《南滁会景编》所录碑记补足。

琅琊之在寓内以醉翁著。亭上有阁，以登以望，环滁之蔚然而深秀者，悉属目中。沈子一游而乐，再游而耽，玄对佳山，且有味乎。良酝或觞客，或自命，竟日累月，而醒者无几。庶几藉酿溪为酒泉，滁阳为醉乡，枕藉斯阁，幸醉翁旦暮遇之，斯亦足愉快哉！

客有独醒子，缝衣浅带，俨然叩阁而谯余曰：“嗟乎！若之为大正也，亦过庸矣，而沉于兹。独不念饮瘴海上乎？陛下明圣，一旦而起若行闲，与燕醞之会，此

为惠泽，宁有涯涘？不图称塞汪濊，顾嗑尊壘之务，兢兢谓何而濡首为？”

沈子听言，浮白自若，訕訕而谓：“客何为者，唇稿齿裂，曾不得铺糟歠醢，乃沾沾里夫之言，而规我于酒，而谓诵多，固不知酒之为德也久矣！吾饮且适，何暇遑远引借谕而侈浮辞，试言今昔游滁者，岂皆醒然者乎？而世无讥。乃醉翁一言而激怒司谏，坐贬夷陵；再言而见忌群邪，左迁此郡，故未之醉也。及称翁而醉，佞者日至，卒未有以酒媒蘖翁者。”

“又尝读史，平阳，相也，而醉以卜夜；巨源，选职也，而每醉八斗。吾兹来也，当归华之逸，无范我之劳。即日一醉，何至废曹事？乃公固醒而狂，终不若河东守，使酒难进客，何望之深也。”

客仰而大笑，俯而唏嘘，曰：“若醉甚矣！若言酒之德著，曷不谓我有德将而量克胜乎？醉翁尝醉，不醉以酒，而醉山水间；平阳、巨源以德量将之，无及于乱，故守画勿失，而启事并得，若且谓仆御无与于理也。即醉而文无害。然天闲和銮之选、疆场驰驱之群，卒赖于是。若之饮也，匪德匪量，视迷离矣，而曰‘吾明不遗’，行踟蹰矣，而曰‘吾履不蹶’。代伯乐相，将无指羸駑为骐驎、追风为泛驾乎？将无以的卢充上驷，名驹伏辕下乎？将无借听于奚，而诡谓得之色物之外乎？举策而数，安知其六；执笔而书，宁忆其五；牛骥同皂，何望千里；伊谁之卹，醉则为之，而自以为得矣，故不知醒者之在侧也！”

沈子于是蹶然起坐，改容而谢客，曰：“余，余过矣！一不知酒之为病甚至于此也！不闻妙论载胥及溺矣！”乃破觥捐觚，与客啜六一之泉，涣若饮冰，而宿醒尽解。始知醒之为乐，乐于醉也！遂名阁解醒而记之，以识闻过。

万历十四年仲冬辛卯朔，就李沈思孝撰书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碑文抄录）

汉前将军关侯清流关庙重修记 焦 竑

按：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澹园。祖籍山东日照，自谓“琅琊焦竑”，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五年，主持顺天乡试，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后弃官归宁，隐居讲学。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钦差提督南京织造尚膳监太监杨志，路经关山，捐资重修清流关关侯庙，三十三年（乙巳，1605年）焦竑撰此文纪其事，刻碑立于庙内。全碑二十五行，满行六十一字，除《重修记》外，另有杨志《小引》一篇，一并抄录如下。焦竑《澹园集》无此文。

滁西二十里，清流关在焉。旧有祠，祀汉前将军关侯，不知所始。嘉靖戊申，知州张子韬率众修之，州人胡太宰松为记，迨今五十有八载矣。侍御杨君志以董上服，岁往返其地，睹其祠之圯坏，与道之崎岖，谓“非大葺之，无以昭神贐而报国恩”，乃捐貲为倡。士民好义者翕然从之。于是划险阻，就平夷，饬颓堕，为爽垲。州士民与夫道于此者，无不踊跃欢喜，以得益抒诚于神为愉快，相率诣余请为记。

余向北征，尝屡经祠下，观其形胜与传记语合。盖宋艺祖之雄才大略，以当皇甫晖、姚凤，宜无难者。必赖赵韩王之指示，始能成功，徒以关据万夫莫开之势，

有力者无如之何也。我圣祖大业，寔肇滁阳，其取张知院、彭早住、赵均用，不啻如拉朽然。微独神武天纵，远迈艺祖，岂亦侯之效灵助顺，与有其力欤？侯忠义炯炯，肸鬯无不立应，况大圣人驱膻腥、清寰海，始事于滁，百灵无不效职，而侯可知已。祠侯于兹山，固当。

夫古之壮勇忠义如侯比者未必尽无，独祠侯者，通都大邑以及穷僻险绝之处，无所不有。盖侯之精诚，浸淫洞彻，久而弥新，谓非“千古一人”不可也。当时与侯敌者，操与权耳。操奸如鬼蜮，以大节信侯；权能害侯矣，而于其殒不难，以侯礼葬，此之为义。直欲凋三光、敝六合，至于今。贯金石而感人心，乃其理耳。

关山，南北之孔道，祠踞其上。余为此记，庶几忠义之人读之，将慷慨兴起；而奸邪媚嫉往来于斯者，亦有所颜汗而颡首泚也夫。

万历乙巳秋日，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起居注、纂修国史、东宫日讲官、琅琊焦竑撰。

钦差提督南京织造尚膳监太监杨志，谨斋沐同顿首

有《小引》。余质朽无雕，于古典虽不敢云，尚论本来面目，原自无亏。似忠真忠，似义真义，而真似燎然。常从□奉圣天子，暇翻阅坟籍，披搜古人精蕴，得睹吾侯传记。其间有为国家，荡氛扫寇者，代亦不乏，而忠□□，真似与否，吾无暇论，然不免生则烈烈，而没则冥冥，随魄飞越，自是两截。其所抒正气，孰有如吾侯之威勇哉！其所遗灵爽，孰有如吾侯之历千载如一日哉！掩卷鞠躬，敬心惕瞻，顶而仰叹曰：“汉末何不振，振而有若公以开世耶！”又叹曰：“汉历今何辽远，又何音响立应，有不叩，叩即命耶！精诚浸贯，恍乎在上，俨乎在傍，出入起止，一禀其则。”

及庚子秋，奉命南来，借道滁阳。其西北有山，庙貌巍峨，而登临间，凜冽之气隐隐刺骨。窃忆岂武安王公所耶？入而瞻仰，果然。傍有铨部陈像赞，读之，知公尝立马其地，迹即赤兔马蹄，人遂以公姓姓山焉。嗟乎！天下何地无侯祠，亦何祠无显赫，岂若今日，所履乃侯所亲立之地，所践乃赤兔马所遗之迹，其威灵英爽与更自岩肃不同，而得之转载者，始不若见知者，为益切也。时庙有圯坏，道有崎岖，敬捐资稍为修葺。非假是以极侯也，亦以非籍，是无以昭示忠义于□。功告成竣，乞国史一言以记，而志尤不敢以不文自辞，漫吐臆处。以祈帝鉴，念固不德，不敢邀福。抑敢辄肆，乃心而外，自栽培云。

钦差南京司礼监右监丞李顺、刘得，冠带舍人杨宗礼、杨善言、杨嘉言

（据清流关残碑抄录，另据管笛《滁州交通志》校补，黄山书社，1993年）

重修醉翁亭记 叶向高

按：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年），滁州知州卢洪夏重修醉翁亭。南京太仆寺卿林经请叶向高作此文以纪其事。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进士，三任首辅。谥文忠。万历三十二年四月，赴京考满，同年“甲辰之冬，以报满道滁”，游琅琊名胜，次年作此文。

醉翁、丰乐二亭，皆以欧文忠故，闻于天下。余三过滁阳，皆不成游。甲辰之冬，以报满道滁，则仲山林先生长仆寺，闻余来，甚喜。治具饮于丰乐，诘朝游醉翁，放于琅琊，觴焉。于是生平之所心艳神往、以为不了之愿者，至是而始偿。顾其山童水涸，求所谓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闻。亭之翼然者，寝以颓；泉之潺然者，寝以湮塞而不治也。心切叹之。州守卢君方谋修葺而未竟。

明年，余复至留都，仲山先生则以书告余曰：“吾顷者再游醉翁矣，是非与子同游之醉翁也！吾视其途径，甚除，其若堂、若阁、若祠，无不飭者。其泉之翳郁者，浚而加香，且护以周垣，毋使滓秽矣。其梅之手植于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为见梅者，则以旧墙之障碍而凿之，甬之门而楼之。其池之环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虞涸，又周为石栏，可倚而临池，且望梅也。其循池东折复南，而为皆春亭，业已久圯，则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决池水环之，复注为半池，如珎如钩，疏而为涧，可以流觴矣。其余力之及于丰乐者，轮奂奕然，可以览憩。凡此皆守君之画也。其水石佣作之费为金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间不费一钱。凡此皆守君之捐也。夫吾与子之游，于今半载耳，而景象之异至于如此，吾恨不得与子载酒其间，共赏今日之胜。愿吾子记之。”

余惟自元祐以前，琅琊之山川寂寥无闻，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后，琅琊之山川虽著，久而渐以圯废，至今日而始复。计其时世，皆当国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为不偶。顾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车商贾之所不至，其民得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乐、以流连于名胜之区，而脱然于风尘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

而今日之滁，则南北冠盖之所经、中使之所骚驿，其民困于征发，而失其本业，萧条穷苦，无以为生。为之长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带折腰，经营厨传之不暇，而暇及于山水之乐，又使民从之游而乐乎？盖其时势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与之休息，故其民虽病而有起色，虽劳顿困蹙，而常有宽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搜访名贤之古迹，而复其旧观，使滁之人伛偻提携而往游者，几若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难易不十倍哉？而文忠为守，虽日以苍颜白发颓然于两亭之间，不闻其时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从容览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诧于文忠者也。

独余荒陋之辞，无能望文忠复尘，是为愧守君矣。爰记其事，以复林先生。先生名烜，号仲山，闽县人。守君名洪夏，浙东阳人。役在万历甲辰冬，不逾月而竣。董其事者，为判官刘如汤、吏目方其俭。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左庶子、谕德掌春坊经局事、东宫侍班、福清叶向高撰。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碑刻抄录）

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 钱士完

按：此文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春，记述了南京太仆寺卿吴达可、少卿钱士完为琅琊寺选任住持、赠予常住田的情况，是现存最早记载琅琊寺历史的碑刻。钱士完，字惟凝，号继修，浙江归安人，进士，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至三十九年八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琅琊山在滁城西南十里，晋元帝初封琅琊，远避索虏，龙潜于此，因得名云。大历中，李幼卿以太子庶子知郡，与僧法琛建寺山中。道蒙泉，号“琅琊溪”。又于寺前得泉，曰“庶子泉”，李阳冰为铭篆，世贵尚之。周显德中，平淮南，寺废。宋乾德复建，太平兴国赐额“开化禅寺”。藏累朝御书，胜甲淮之南。比欧阳永叔守滁，徘徊阳冰刻石处，深慨庶子泉之湮灭不可考。迄于今又数百年，兴废屡矣。

余以丁未夏叨佐同，暇日婆娑琅琊，古木离立，翛然清远，意甚乐之。而寺宇颓废为甚，力不能谋也。更二岁，义兴吴先生来长同，谓：“兹灵迹宜有神护，其废者何？守僧淫酗，不堪托耳。访有戒僧觉明，喜得人矣。顾此山非众不居，众非食不久。适有匿马田者，以亩计百六十又八，爰缴州倖，以归寺资，焚修图形，立址镌石示永。”

余乃叹曰：向者读史《世家》，言沧桑之感，近者数十年，远或百年，影响消沉，几不可考。兹山开建以来，千余年于此，不绝如线者屡矣，吾辈复为之续费拓业，寢寢乎殆将复兴，其故何欤？大抵物吾有之为私，而竞于不足；吾不有之为公，而让于有余。竞则弥促，让则弥延。是故铜池金谷，平泉绿野，景物之艳，宜非兹山所可并。而兹山之兴而废，废而复兴，彼不得而并远矣，亦其势然。然而犹有废兴也。空王常住不坏，犹龙氏谷神不死，庶几不为无矣。吾圣人当其用有无之体，当其无有用之实。故曰：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兹先生以田归寺此意也，其延也、促也，乌庸计。爰书为记。

田之数及盗者姓名，详载碑阴。

万历庚戌仲春吉旦。赐进士第、中议大夫、南京太仆寺少卿、前光禄寺少卿、南京吏部考功验封郎中、吴兴钱士完撰。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琅琊寺所藏碑刻抄录）

宝宋斋记 冯若愚

按：天启二年（1622年）秋，南京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作《宝宋斋记》纪其事。冯氏以为“醉翁碑犹为故物，历五百余年”，而不知其为明初太仆寺卿赵次进重刻碑。冯若愚，字明甫，慈溪人。进士。天启二年四月至五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卒于任上。

夫物之可以不朽者，非金石欤？文字之传于世，不藉金石；而金石得文字而后传，不然则金石之在世固顽朴也。自秦汉及今，碑刻篆隶不一，是皆可谓后世之宝

矣！有家者，尝以一珠玉器玩为宝，而什袭笥篋之；有天下者，尝以秦传国玺为宝，而争夺、焚劫，贡献以为奇功，然此，皆大盗之囿也。

唯是碑版之为宝，常托于山林、祠庙荒寂之间，不幸而有存有毁，而毁常不胜其存。自王公以至士庶，夫人得而有之、而宝之。宋世所重者，晋字。故蓄字多者有宝晋斋。至我朝则文与字皆兼学宋，于元无取焉。宋碑文字之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盖碑常以字贵，而文不必绝。唯此文与字并出于欧苏两公，不得强为优劣。丰乐碑毁于兵燹，近代重模入石；醉翁碑犹为故物，历五百余年。睹此典型，顾露处墙屋外，常为游人系马之杙，颇饕剥阙蚀。余始去其旁它碑，以椽覆而壁藏之，名曰“宝宋斋”。盖明乎当世之宝，不亡于南迁而沦于北徙者，恒此一石岿然，此世世有官守于滁者之责也已。

抑余尝与二三子读是碑而思之。人言其文体学《孙子·行军篇》，而不见为模拟，可以悟学古作文之法。或得此文草稿者，首句五言，始乃为数十字改就，此则公文成粘壁上，出入观省之所得也。文必改而后极工，犹之行必改而后尽善也欤？且以欧公重名，未始不可自书以传后；而必假手于苏，前贤之虚己让善如此。人言欧不善书，常浓磨墨以壮其势，然苏公不解悬腕，书家亦不服之。夫两公之质学，论者犹有遗议，若刘贡父于欧公有惜不读书之叹；而公亦自谓当放苏出一头地。余又以知学之无穷，而人之不可自画也。人固当不止学为欧苏而已，又况为欧苏之文字也哉。此则予与门人小子交勖之道也。

天启壬戌之秋，慈湖冯若愚明甫氏书。西吴后学沈昆毕摹勒石。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碑刻抄录）

滁西清流山增建关券并修路碑记 刘文耀

按：天启七年（丁卯，1627年）秋末，明思宗朱由检命太监刘文耀前往南京采办织造。刘文耀途经清流关，捐款维修关券及道路。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四月，刘氏北返，清流关已整修一新，遂作此文以纪之，立碑关券内。清光绪《滁州志》卷一《輿地志》录有此文，文尚有错漏，今据该碑刻点校。

丁卯秋杪，今上御极之初，离照一晖，乾纲丕振，斧钺之下，魑魅销消焉。恍乎唐虞复覩，率土已快睹瞻仰，巍焕矣。耀备员扫除，谬膺简命，织造留都，兢兢思为上方袞服计，一日抵滁境，朝发珠龙镇，遥见一峰插天，飘渺云际，讯之，乃清流关之山也。及至麓仰观，不知高几许。扳附而上，纡回曲折。经几憩息，始蹊其顶。关制虽屹然雄峙，而颓圯堕落，迥非旧矣。其内，则有关圣殿，辉煌金碧，名贤多所题赞。数武而上，又有宋包孝肃公祠。一将一相，乃武乃文，展拜之余，令人不胜景仰。

伫立间，瞻望金陵，仅仅咫尺。人见长江之险，指为龙蟠虎据之翼，不知此之削壁要冲，尤天地造钟之一大藩屏也，乃徒见树绿峰清，了无重门，击柝遗意，岂非承平久而习玩致然欤？假念当五代时，正干戈用武之地，其气象且不知当何如也。是以顷者东事猖獗，而卓识之士议欲于此添兵设守，盖亦渊然保国长虑也。

余慨想久之。守僧汲泉煮茗以进，因与之考往迹，谋新裁，其谭论规画，绰可图远，遂捐橐金二百五十余两，令其庀才纠工，增关券，用壮威灵；平径路，用便跋涉。一时境见情生，意若以毕。

及越明年，瓜期经此，顿见道涂之间隘者豁，嶙者夷，往来者靡不踊跃。而关制旧之葺者半，新之增者亦半，坚固毖飭，深共十丈有奇，兼以门屏扃钥，真岸然一天堑也。令一夫守此，纵百千暴客，且奈之何？用微而功巨，意者皇图昌炽，默有以鼓荡其灵耶。余之不负于山，僧之不负于余也。

复欣欣索余词以纪其胜。余不文，何以词？谨序其概若此。亦曰俾后之愿忠于国者，嗣此加意修弥整饬，聊以固吾圉而已。

崇祯元年，岁次戊辰孟夏上澣之吉，南京织染局掌印司礼监太监刘文耀撰。

守僧继伦立石。督工耆民周文亨。清流散人张之拭熏书。徐仲升镌。

（据清流关碑刻抄录）

全椒县堂记 陈 信

按：全椒县衙建于洪武、永乐年间，后倾圮。正统六年（辛酉，1441年），知县留衢重建后堂，十年（乙丑），知县陈颀建正堂。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罗宗福继任知县，属本县教谕陈信作此文纪县堂修缮事。该文原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

县治在滁之南六十里许，石桥之右，自古沿革不一。本朝洪武十四年，始定其名，十九年，而直隶焉，自是属吴属楚之说违矣。开设既久，主守迭更，衙宇倾圮，因循度日六十余祀。

正统辛酉，县长青田留侯衢，谋于邑佐临川张君以宽、幕司宁海吕君显，斡旋材料，先成其后堂，为退食补思之具；次成其谯楼，欲概而新之，恐疲民力。是楼也，率更定时之所系，可有而不可无者。未几，留侯以外艰去，则乙丑之春也。是秋，则南海陈侯颀继焉。既治之明年，民足其赋税，官里恬然，于是贸易木植、砖瓦。工食费需给矣，又得公能干办耆老乐继宗、夏景高二人领督其事，翕然从心，择辰日告良，正堂、幕司、仪门、六房、神祠、库藏、阶墀、垣壁，辉耀壮丽，丹垩润饰，毕举无缺，可谓今日完美，而前日所无者也。

丙寅夏，陈侯亦以内艰而去。是冬，则福沙罗侯宗福继焉。侯固宜享其落成矣，恐泯其前力，仍谋于佐幕二君曰：“非创始不能垂后，非守成不能承前，兹县之新，诸君意也，宗福敢忽其事，敢没其德乎？”于是嘱余记焉。余曰：“为政在人，诸君之心得之矣”，遂刻于石。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建置志·署廨》）

积玉桥记 黄 巢

按：泰昌《全椒县志》载：积玉桥，一名市石桥，晋咸安元年（371年）已有此桥。本文称桥建于宋嘉祐二年（1057年），明景泰元年（庚午，1450年）重修。弘

治初，知县徐华再修。黄 槩作此文记其事，但无纪年。据“郡守曾公”（曾显）可知此文作于弘治三年（1490年）至五年间。黄 槩，字玉辉，全椒人。天顺四年（1460年）进士。拜监察御史，因忤旨左迁常山丞，后升化、道、德三州知州。卒于家。修《全椒志》多所考证。

全椒，滁属邑也。按《旧志》：距县治不百步许，旧有石桥，名“积玉”。宋嘉祐二年，吴讼暨僧人行悦建，积五周岁，功乃成。朝奉郎王成撰记，不存。以岁计之，七纪甲子于兹矣。景泰庚午岁，霖雨连旬，潦水暴涨，民居淹没者十之八九，桥亦损坏殆半。余时初入邑庠，携家迁学舍，继移尼院，越三日，水患息。始归。父老云：“自国初迄今，未有见之者，诚可惊愕也。”时知县事建昌傅侯，度工修补，且完备。是后又将四十余稔，潦水之患，岁或一发，或再发，桥拱为水所啮，日渐倾圯，往来人罔敢越，间有越者，亦惴惴靡旌然。

邑令徐侯华、簿胡侯本洪，度不可支，乃进白郡守曾公，命幕蓝君柏松领其任；仍率耆老贾英、白鹤观道士傅正芳，劝邑之缙绅士庶，户侯李君洵、义官祁祜等，得白金若干，卜日鳩工，伐石陶砖，鬻铁炼灰，凡百巨细之需，营办悉备，挥锤运斧，自旦达暮，越若干旬而告成。先是桥有石栏，久仆于水；继易以木，随易随朽；复甃以砖，随甃随圯。今则以厚砖甃之，石版覆之，石缝灌铁汁以牵联之。所费虽不甚广，而巩固坚致，视昔则有加。由是南北车马之经越者，居民樵采之出入者，老稚之提携往来者，商旅之晓夜经行者，率皆津津然，见诸喜色。如历康衢，如履坦道，无复异时警惴之患。厥功不其伟欤？

典教事沈君英等咸谓：“此功不可湮没”，属余记之，以示来世。余惟桥梁之设，虽以便利涉，抑以观政务也。昔郑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讥其惠而不知为政，以其但知私惠小利，而不知为政之大体也。今侯因其将圯而缮修之，使费少而成功多，不惟达为政之务，而恤民之仁，抑可见矣。是宜记之，俾后世于岁月之久近，可以考；需费之多寡，可以验；工程之缓急，可以较；而有司之贤否，亦可以知其一二。若彼助资者名氏，则勒诸碑阴云。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輿地志·桥梁》）

重修文庙正殿记 戚 贤

按：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在巡按御史杨选的支持下，全椒知县凌约重修文庙正殿。戚贤作此文纪其事。该文原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杨选，字以公，号东江，章丘人。进士。累官蓟辽总督、兵部右侍郎，后坐守备不设律，戮于市。

善补治者，必救其习；善救习者，必作其气；善作气者，必树其风。何则？天下治忽，不系人才，人才消长，不由学校乎？学政一弛，人文即塞。身斯道者，可不慎与？吾椒之学，旧在河南，水决基崩。督学黄君改迁河北。正德壬申，距今已四十年，正殿、两庑、大成、棖星、二门、明伦、两斋等处，悉皆倾卸。当路往往漫不加意，故或过而不谒，或谒而不问，颓亦甚矣。东江杨公观风淮泗，首先乐

育，今仲夏，幸历吾椒，初税棘台，即进诸生而考校之。越晨，行香一见庙貌，慨然不乐，立命具中，给帑修复。时无正官，尤以因循为虑。未几，吾尹凌子下车，闻公之命，构材储料，慨然经始，然以初任，惧难卒办，而又遍告当路，恳祈津助，于是吉庵史公、龙岗欧公、石洲张公，忻闻其胜，各以羨至。百尔既备，乃飭义民专董役，刻日兴工。于是斫者、朽者、畚者、锸者、扛者、拽者，欸乃相应。先之棖星、大成，二门重观望也；既之正殿、两庑、妥神灵也；次及明伦堂、两斋等处，示缓急也。工将就绪，尹偶叹曰：“留心学校，吾有司之责，苟非东扛提撕于上，未免姑待。今宫墙内外，焕然一新，伊谁之绩？不有名言，何以示劝？”诣广陵请命勒石，东江许可。以礼与币辄委山人，山人空疏，辞不获已也。

夫人材者，宇宙血脉也。学校者，人才橐钥也，橐不橐，钥不钥，则元气封闭，血脉何自而通哉？绣衣乘骢至棘台，必先课士，非《诗》所谓：“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者乎？吾椒□字□□不牢，外观不足，已大不振，一触于目，即动于衷，鼓舞作兴，孜孜厥成，而同台赞之，吾尹承之，庶民攻之，一倡众和，非得观风之体者乎？今宫墙内外，峨峨在望，千载一时，继自今始，冀吾师友，步亦步，趋亦趋，当不忘其所自，庶几将来上采其忱而乐劝，下慕其美而乐游，吾椒之学，宇宙不毁也。师进曰“然”，友进曰“然”，山人曰“然”，可以告矣。

夫人各有学，天付虚灵，譬则簧字也。纯一无伪，譬则夫子之圣也。五常百行，渊泉时出，譬则先贤、先儒也。戒慎恐惧，进修之功，明通公溥，充拓之妙，内之身心，外之宫墙，通一无二也。宫墙倾卸，类知责备乎，有司而身心放逸，不能善反而聿修焉，则虽家置一学人、立一师，亦何益哉？况宫墙所瞻已往圣贤也，身心所蕴见在圣贤也。希孔而孔，希颜而颜，又非有待乎？人继自今始冀吾师友步亦步，趋亦趋，超然流俗之外，庶几将来上嘉其志而益优，下驯其轨而益化。吾椒之学，宇宙不毁也。师进曰“然”，友进曰“然”，山人曰“然”，可以书矣！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建置志·簧宫》）

南谯书院记 罗洪先

按：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年），戚贤于县东南二里，改尼庵为南谯书院。十八年（己亥），罗洪先访南谯书院，戚贤属其为书院作记。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冬，罗洪先方作此文，并阐良知之学。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吉水人，好王守仁学，进士。一生多在乡居。《念庵罗先生集》亦收此文，文字略有不同。

嘉靖己亥冬，余如京师，访戚君秀夫于全椒，入南谯书院。会聚乐堂初成，遂偕之游。将行，戚君率诸生康贯等索余言为记，且曰：“勿令他日忘斯游也。”余诺之。未几，谪归，不果。后十二年，为庚戌之冬，戚君书来，理前语，余方病。明年辛亥夏，走使敝庐，促曰：“碑久罄矣！”病不得谢，因追书其事以复之。

忆落成之日，诸生有问可欲谓善之旨者，戚君逊余。余出所闻为答，不以自

疑，闻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为非者。自今视之，固不胜其愧发也。夫所谓可欲云者，犹曰自谦云耳。天之与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陈。于不可指陈中，而欲言以示人，则亦不得不即人心所自谦与所自疚者。使自求之，当人心之自谦也，必有可欲者存。不啻如刍豢之悦口，而不容己焉。苟为不然，胡为而不厌弃之乎？故即其可欲，而善可知矣。当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之危身，而恐相浼焉。苟为不然，胡为而不隐忍之乎？故即不可欲而不善可知矣。是心也，不特好仁者为然，有指善而告之，虽庸夫稚子，亦将感激而动于中。不特改过者为然，有指不善而告之，虽元恶大憝，亦且沮丧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与我也。异时所答，固不能详然于善、不善之间，不以自疑，亦曰：“余既已知之矣”，而十二年以来，谓之知善矣，而自谦或不在是，是未尝知其可欲也，不知善之可欲，犹不知刍豢之悦口者也。不知刍豢之悦口者，未尝遇刍豢焉耳。世有遇悦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则亦未尝知善之类也，谓之知不善矣，而自疚或不在是，是未尝知其不可欲也，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犹不知疾痛之危身也；不知疾痛之危身者，未尝蒙疾痛焉耳。世有蒙危身之祸，而不恶者乎？则亦未尝知不善之类也。未尝知善与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为非，何也？此出于口，彼入于耳，皆未尝求诸己故也。夫以庸夫稚子之侗愚，犹知感激矣，而出于口者，顾无得于体会之余？以元恶大憝之悍厉，犹知沮丧矣！而入于耳者，竟无得于悔悟之后，则又何也？天所与者为性之所以不泯，出口入耳之不足为知者，以期无益于学，而又不适以害之也。知口耳无益于学，而后知求诸己者之为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若诸生，则亦自有责矣。

国家养士于学，建之师长，别之斋署，厚之饩廩，肆之器业，可谓备矣！戚君惟法外之意，择名胜而馆谷之，以有书院之设，毋亦曰善，游息之地以顺遂其性，将无有相观，而善于是出于其间，近之足以善乡国，而远之足以善天下，其犹劳来张弛之道哉！而诸生者，亦既群聚而乐成矣。苟于善、不善之间，万一有如余所言者，惟口耳之传，而莫知在己之所得，不亦负戚君之望，而重养士之累哉？固在诸生之自考者，何如也？

书院，旧为尼庵。嘉靖甲午，戚君逐其倡而归之学，后署为南谯书院。前庑后寝，庖湢有序，缭以周垣，垣下为坊，坊前为池，池外为门，而聚乐堂在其左。出羨帑而嗣葺之者，清屯御史须君澜，巡盐御史陈君縡、吴君悌，知县李君舜民。慕义而董役者，义民彭龄、吴钊。全椒邑辟而旷，唯斯地溪稍邃，然为尼所据者百数十年。向非戚君倡明正学，辟而更之，则何以刷其污，而得跻于今日之盛也哉！今其地以戚君之重，游人过客无空岁，来则必与诸生登眺于斯，有如诵其愧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思有以正之，则是记也，独旧游之私而已乎？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建置志·书院》）

城全椒记 黄廷用

按：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倭寇犯盱眙、天长。全椒县无城墙，甚为危急。全椒县知县顾逢命筑城墙，于次年（戊午，1558年）竣工。同年秋，县学官

洛文光等请南京太仆寺少卿黄廷用作此文纪其事。

全椒，三面皆河也。河以内，地不满四里许，居人乡井联络，漫然旷野中，所从来旧矣。岁丁巳，倭犯盱眙、天长，逼泗州城下。警报日亟，人心惶愤，踞伏草莽间，莫所逃生。顾尹履任未期，咨于众曰：“有城则守，无城则危。弃之不可，曷为之所？”乃于河之南，伐木列栅，昼夜循行，悉调度为死守计。未几，贼遁去。咨于众曰：“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今倭奴频岁入寇中国，不来则已，来则纵火焚之。栅不可恃也！是亦折柳樊圃，何如城城？则守斯固矣！”即以白之监司，曰：“可。”遂相高低，计丈尺，物土方，程事期，审徒庸，书材食。于是年五月，詹吉经营。先筑土垣，周遭六百余丈，不期月而工成。累石为卫，凡城上堞堦楼橹，规制秩然新矣。

戊午秋，庠之师徒诣余言曰：“椒自汉唐来故为邑。我皇祖定鼎金陵，十四年，割龙潭、高城二乡属焉。隶滁。去大江不百里。正德七年，为流贼所困。嘉靖十一年，盐徒作逆，仓库券信，委弃殆尽。虽守臣累督戎师，与民人协力固守，犹不忘惧心。昔戚谏议累为此惧，语之当涂。先是，赵守疏请于朝，下宪臣议，因循，行未果。今尹因民之危而安之，因河之势而城之。始欲辟而广之，以河势滔，陆必为关，停蓄河流，导之使循故道，工繁而费广，时绌而举赢，不已难乎？抑有待也。尹城时，暑不盖，劳不乘，捐俸以与民同利。宪臣亦俯念其艰，稍给其直。士民乐与斯役者若干人，为堵雉，各有差，即撤民庐舍，而易之以地，无怨声。工竣，敢祈太史一言纪其实。”今州守嘉惠尹志，为之申其说。

夫利害之微，兴革之际，古人所慎也。自壬子倭奴流毒江以南，至今无宁岁。《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言城之所当作也。杵臼以济万民，孤矢以威天下。皆所以强国御侮，措生民于衽席之安，不可一缺者。楚为城方山，而尹为城则方河。城小儿固，苟罄知其不可胜，继自今民多内徙，日成都市。万一有警，则坚壁清野，可守而可战。尹之功，民之所庇也，得不为贤哉？是可记也。

尹名逵，余姚人。先赵守，名大纲，滨州人。今应守，名镡，台州人。谏议戚，名贤，乡之人。以文请者，学官骆文光，生员戚汝业、黄裳辈，不尽言。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輿地志·城垣》）

建刘公祠记 田 槌

按：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东汉建武年间，为全椒长，有惠政。明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晋江人田槌出任全椒知县，见刘平无祠，后改五显祠为刘公祠，并作此文以纪其事。

余尝读《汉书》，见刘公平之治椒也。椒之民视上之赋役，至增费就之，减年从之，未尝不叹公之厚于得民也。丁丑春，余应选天官卿，适有全椒之命，即瞿然思曰：“全椒，汉刘平食土也。循良声迹，历千百祀而尚新。今余得履其遗地，拜其英风，尽吾心以效吾事，吾知所向往矣。”遂治装问道之官，至则夏季之中旬也。稽往询遗，求刘公之祠而谒焉。祠旧无建，岁时当大祭之后，具官木套捧出受享，如是

已矣。余以刘公之有祠，固祠公也，实所以风在位，而于民有显相也。公祠之缺，责有在己。顾初政鞅掌，百务未遑，且岁渰弗获，费亦靡办，姑阁而待之。

迨今岁之春，余以臬檄相度约所，则见神宫一座，耸然于附郭之衢。问何神，曰：“五显也。”夫五显者，秩祀不载，景迹希闻，五显何以祠？而刘公何以不祀哉？彼重此轻，亦暗于大较矣！即欲改建重新，以崇公祀。适督学使郭公复申淫祠之禁，遂条画具请诸当道上官，咸嘉允焉。于是卜日除坛，舁五显相于白鹤宫，而两庑置之，余悉圮而土也。殿堂根楔，率用恢张，辟其门以伟瞻睇，甃其庭以便进趋，栏其楹以辨規制。朴斫既完，施以丹垩，斋荐有位，庖湏有舍，翼然敞，焕然华，人不知其为五显庙也。材工百费之杂出者，一捐秩俸以充之。事竣，蠲择令辰，张乐陈吹，肥牲芬酒奉，刘公神主而暨其中。苍黄耆硕祝慕欢眺者，非向日之焚修禳禱，徼索冥冥也。学士、大夫观祠下者，非向日拂衿敛武过门远却也。百年之缺，一朝而举，平昔之所以歆艳乎公者，亦为不虚矣。

幕僚鲁君廷璋进而请曰：“噫！盛举也。是不可以无记。”余芜陋，何能记？然既首其事，亦不得以芜陋辞。姑诺其请，而次第其语授之，盖纪实示远，诏勿坏耳。后之人入斯庙也，仰刘公之所以祠于椒，复思今日所以祠公之意。则公永有祠，而椒民且永有相也。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二《官师志·传》）

明国子监祭酒前兵部尚书乐公墓碑 杨于庭

按：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黄冈人樊玉衡出任全椒知县，访明初国子监祭酒、全椒人乐韶凤墓，墓已湮灭无闻。寻得墓址后，为其立碑，请杨于庭作此文。本文原无题。《杨道行集》卷二十三亦录此文，题据《杨集》补，原附《铭》，今不录。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八年进士。官至兵部职方郎中。

高皇帝朝，里人盖有乐尚书云。尚书以佐命为明儒宗，而其墓湮没已久矣。乃其表而章之，而属杨子为之碑也，自樊侯始也。

碑曰：公名韶凤，世为全椒人。博学能文章，有经济略。少与其友赵奎、王才、鲁文质、陈旭、陈友偕隐里中，不肯仕。高皇帝兵起，杖策谒上，与语合，遂参帷幄，从渡江，授起居注，历给事中，中书省员外郎，兵部侍郎、尚书，改侍读学士。病免，寻召拜国子司监，进祭酒。尝命定释奠先师乐章，奉诏安中都城隍神主，已又命修《大明日历》，命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式者，颁行天下，命撰祭祀回銮乐歌，命定《洪武正韵》，命仿陵寝朔望节序祀礼及登坛脱舄礼，又命定皇太子与诸王往复书札礼。上既定天下，稽古右文，凡大典制，大都多出尚书手。所条上称引古昔，核而质辨而有体，上眷之，屡蒙褒答，至亲赐之敕，目为“和易简谅”云。尚书崛起而其五友亦并仕于朝。奎、才，皆都指挥使；文质，太医院判；旭，从成祖靖难，封云阳伯；友，平蛮，封武平伯。尚书葬沿村河，距县不二十里，以代之遇与其后裔之不振，其墓浸为豪军所耕垦，二百余年莫有能议复之者。

而会今上之二十三年，黄冈樊君，以迁人令兹邑，既遍礼于封内大夫士，政以